眞實傳奇之一

吉星高照

章君穀著

章君穀作品

劍娥
沙三
白蘭花
鐵丐
大刀王五
郎家沙
吉星高照

眞實傳奇之一

吉星高照

章君穀著

皇冠叢書第三八〇種

吉星高照

照高星吉

（一之奇傳實眞）

著穀君章

目錄

吉星高照……一
人蛋……三
蟒牛哨……九
七十六號……一四
人泥……一六

吉星高照

一

臺北，中華商場，點心世界樓上，由眞北平往南走；一並排，開了幾家茶館。每天下午三四點，高朋滿座，人頭濟濟，聊天的聊天，下棋的下棋。聽朋友說：那裏是臥龍藏虎之地，三教九流的人物，所在多有。有退役的將軍，過氣的經理，安享餘年的寓公，等着談生意的營造商，吃食攤老闆，甚至於還有職業賭徒，戲院黃牛。

這兒，應該是找眞實傳奇題材的好地方，因爲大多數的茶客，都有一段或若干段驚險緊張的遭遇，曲折離奇的經歷；而且，只要話匣子一打開，他們便滔滔不絕，說得唾沫四濺，天花亂墜。朋友說：你只要悄悄拿筆記下來，便是上好的材料。

我聽朋友的話，一連去泡了一星期，果不其然，給我聽來了這麼一段頗富傳奇的故事。

說故事的這位先生，五十多歲了，高而瘦，平頂頭，一張飽經風霜、滿是皺紋的臉，一對閃

閃生光、精明銳利的眼。據我從旁觀察一星期，我的初步印象，是這個人坦率亢直，胸無城府。此外，他的一隻左手，永遠插在褲袋裏面不拿出來，因而使我懷疑，他可能是有殘疾，他的左手也許裝着義肢。

頭一次，他吸引我的注意，——他在口若懸河的談『賭經』。

『好些人說賭有三字訣：穩，準，狠。仔細的說：就是賭得穩，看得準，下得狠！其實呢，屁！』他輕蔑的啐一口，接着又往下說：『不論麻將、梭哈、輪盤、牌九，賭得穩怎麼樣？充其量，少輸幾文；下得狠如何？無非早些兒輸光而已；至於看得準呢，更是笑話奇談，隨便那種賭法，倘能被人看準了，那還成其爲賭嗎？』

『王先生，』茶座上有人岔了嘴：『依你說，穩準狠算不了賭的訣竅，那麼，你的訣竅又是什麼呢？』

『你別胡扯，我不過是跟你們瞎聊天而已。我若眞有賭的訣竅，我豈不成了郎中？我要是郎中的話，那我不會天天上觀光飯店，陪那些大濶佬，山珍海味，醇酒美人，喝足喫飽玩夠，臨了還要大撈其黃金美鈔！』

『依您這麼說，』另一個山東口音開了腔：『這賭是一點兒巧也拿不得的囉？』

『半點兒巧也沒有。』王先生十分肯定的回答，歇會兒，他又嘆口氣說：『你們各位朋友都

曉得的，我自小就喜歡這個調調兒，賭賭賭，從中國賭到外國，賭了幾十年，如今決心歇手了。閑來無事，回頭想想，彷彿悟出了這麼個道理，在賭的場合中眞要贏錢，那除非是從無意中得之。說來也算是應了一句老話，賭客想贏，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。』

『你說得太玄，王先生，』有人提出要求：『你再跟我們解釋得明白一點，好不好？』

『這還不明白嗎？』王先生微微一笑：『從小處說：賭錢這玩藝兒，你越想贏，偏輸，你並不存心要贏錢，反倒容易得手。說來也許你們不相信，可是事情就有這麼怪。四五十年裏，我瞧得多，聽得多啦！』

於是，連我在內，七嘴八舌，衆口一詞，都在請王先生說一段實例，藉以說明，並且證實他『悟』出來的道理。王先生偏頭想了一陣，然後才在整個茶座鴉雀無聲、熱烈期待之中，朗聲的說：

『好，我就給各位說這一段，眞人實事，有名有姓，這個故事的主人翁，他的名字叫吳光生。吳光生有一位外甥，是咱們自由中國頂有名的大作家之一，前些時，我還在皇冠雜誌上看到他的文章。』

我正苦苦思索，他說的這位皇冠同文是誰？王先生已經聲調抑揚頓挫，開始了他底敍述——

吳光生，四川人，家裏很有錢，只是父親死得早，民國初年，幾兄弟分了家。當時四川內戰，打得很兇，佃戶給隊伍拉走了，沒人耕田。他自己少不更事，喜歡闊濟朋友，也愛耍耍錢，再加上兵災匪患，用不了多久，就把幾千担穀子的家私，耗了個精光。

大少爺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享福享慣了，一旦捉襟見肘，心裏分外的着急。到最後只剩下一幢祖宅，頗值兩文，却是沒法賣，因爲兄弟姊妹、族人親戚全不答應。可是儘在家鄉坐喫山空，也不是個辦法。沒奈何，他只好跟幾位還剩兩文的兄弟姊妹商量，且拿祖宅作抵押，跟他們借了三萬大洋，他決心辦一些藥材、山貨，親自押運着，乘船到上海去碰碰運氣。

向來，重慶是西南和東南各省的交通樞紐，貨物集散中心，長江兩岸、福建廣東，以至於外國運到的舶來品，這些叫做『海貨』，由長江運抵重慶，再運輸到川康滇黔，甚至陝甘甯青。而川康滇黔、陝甘甯青的各項出產，統稱『山貨』，也是水陸兼程，先集中在重慶，再循長江轉往下游沿岸各省。當然，其中更有一部份是出口貨，要運到外國去的。

因此之故，重慶富甲西南，自古便有『用不完的重慶』之謂。市廛繁盛，軟紅十丈，吃喝玩樂，什麼樣的新鮮花樣都有。而重慶城裏的一些山貨行，規模宏大，資金雄厚，招待各地而來的客商，就在本行裏面設有奢麗的住處，頭等的酒席，頂好的鴉片，各色的玩樂，等於是最高級的大棧房，招待所，俱樂部。客商們萬里千里的長程跋涉，披星戴月，迭經艱險，辛苦的程度，有

的都和去西天取經的唐玄奘差不多了。所以，到了重慶，住進了山貨行，等待貨物發賣，兌取銀兩的這段時期，當然也就樂得好生休息，儘情享受，有的徵歌逐舞，追歡綢繆；有的呼盧喝雉，縱情豪賭。

吳光生爲什麼想起要去販山貨，做生意？正因爲他有一位堂叔，擁資百萬，在重慶朝天門裏開設一爿聲譽卓著的山貨行，店號『恆一行』。照他的想法，親戚總歸是親戚，他外行，堂叔却是生意場上道行很高的人物，曉得他今天家私光光，孤注一擲的處境，一定會幫幫他的忙。挑些當令應時的山貨，讓他運到上海去發賣。上海的買家，他相信他堂叔也能妥妥的爲他介紹。

所以，他等於是一條身，一家當，一張面皮，去投奔他堂叔的。他的希望很小，只求堂叔挑他做一票好生意，賺幾千塊錢，然後他就再回家鄉，平平安安過幾年日子。他出門的時候，心情很輕鬆，他在想，只當去玩一趟十里洋場大上海，開開眼界。富家公子，貪逸惡勞，依賴心特別的重，吳光生自難例外。

三萬塊現洋，帶在身上，就怕路上危險。寫信請准堂叔，把錢交給堂叔家裏，人到重慶，再向堂叔的店中支領現款，或者就便代辦貨物。

四月中，吳光生獨自一人，興冲冲的從家鄉登程，先搭木船，後乘火輪，由嘉定過敍府、瀘州，到了重慶。這是他第一次到重慶山城，在儲奇門登岸，僱簡陋的山轎滑竿，一直抬到恆一山

貨行裏。

堂叔是個忙人、要人，當時生意場上的大紅人。吳光生一滑竿坐進了『恆一行』，除了頭天晚上，在猜拳行令鬧哄哄的十幾桌酒席中間，見到了堂叔一面，簡短的交談數語以後，接下來三天，他連堂叔的影子都看不見。

可是，住進了恆一行，他便眼撣目送，眩迷五色。臥室裏的華麗鋪陳，酒席上的奇珍異餚，廳堂上一擲萬金、了無吝色的豪賭，鶯鶯燕燕，投懷送抱，嘰嘰咯咯，浪笑不停。再加上那些三山五岳，邊遠各省來的富賈巨商，揮金如土，慷慨大度。讓這西川縣份來的小鄉紳，看得呆了，傻了，迷了，亂了。當時他心中的那一份仰慕欽羨，自慚形穢，實非語言筆墨所可形容。

他知道自己見識不多，財力相差太遠，始終不敢跟那些豪客攀結，更不敢參與他們的奢侈享受，大嫖特賭。閑來無事，能夠站在賭局旁邊不聲不響，悄悄看看，便已引爲無上的榮幸。

在家鄉的時候，他喜歡打麻將，『山中無老虎，猴子稱霸王』，他居然也算是個中能手。平時，吳光生對於自己的麻將技術，頗爲自負。參觀賭博，雖以一翻兩瞪眼的牌九，最夠刺激緊張，但是吳光生從不曾見過輸贏動輒以萬計的麻將大場面，因此，他一有機會，總是站在麻將桌旁邊，全神貫注，參觀他們打大牌。

看了幾天，覺得那些麻將『大將』，除了輸贏大些之外，在技術方面，『實在沒有什麼了不

起』，就穩準狠三者來說，也許他們還比不上『曾打麻將十萬圈』的自己。知己知彼，有了自信，他便生起強烈的欲望，如果自己也能參加一局，大么二的麻將，一底一千元，牌風好的話，贏它五底十底，豈不就是五千一萬？得了這筆錢，他還千里迢迢的去上海幹嘛？乾乾脆脆，回家鄉，用得儉省，夠他過三五年的紳糧日子了。

欲望一生，就像起了熊熊的烈火，烤得他混身焦躁不安。

常時站在人家身後看牌，打牌的豪客看他長得體面，穿得也很考究，圓圓臉，八字鬍，舉止中度，儀表不俗。不免也要和他搭搭訕，閑扯幾句，問問他的姓氏來由，一聽說他是恆一行老闆的侄兒，不久將去上海的水客，這班睥睨一切、目空四海的大爺們，居然也對他肅然起敬，很客氣的攀談幾句，只是，始終還是沒人邀他入局。

一天，機會來了，四位雲南來的客商，晚飯過後，喫夠了大烟，精神一振，剛剛落座打了四圈麻將，其中一位巧家人范先生，手風好得離奇，他坐上桌子頭一牌，便和了東南西北風俱全的大四喜，引得一大廳幾十位賭客都圍攏來看，向他道賀，嘖嘖稱羨。當時，吳光生反倒心裏悶悶悒悒，因爲根據他家鄉的說法，和四喜三元，都是不吉利的。曾有一次，他明明做成了四喜，由於迷信，反而把一嵌南風，拆來打掉。

說來也是湊巧，那位人高馬大、聲若洪鐘的范先生，偏又在第二圈的頭一副牌上，一起上手

便是龍龍成對，鳳鳳一雙，齊齊的來了三張白板。其餘六張閑牌，只有么二萬成搭子，然後四五手牌摸下來，他居然湊一色，大三元，三暗嵌，單調一張八萬，他摸到第六手牌，大拇指一捺，便是猛的一聲喊：

『奇了！』

牌推下來，大家都驚呆了，范先生福有雙至，財神光臨。他又和了一副自摸大三元；湊一色和三暗嵌，還得另外加番。

四圈打完，扳風換位，吳光生給范先生算算，他已經贏了七八千。而且，看樣子，他的贏勢還不知道究將伊於胡底？范先生紅光滿面，春風得意，他接連的在和大牌。

妙極了，正當范先生摩拳擦掌，準備大展鴻圖的時候，廳堂外，天井裏，忽然傳來匆遽雜沓的步聲，其中夾着清脆的橐橐靴響。吳光生正詫異，驟見滿屋子幾十位豪客全變了臉色，人人屏息，個個惶恐，這般表情會出現在此種人物臉上，吳光生更其覺得錯愕。

頭一個進大廳的，是恆一行的吳管事，六十多歲的老者，童顏鶴髮，腰腿健壯，他一跨起高門坎，便雙手一拱，朗聲的說：

『各位大爺只管自便，各要各的，沒有事，沒有事。不過是劉司令要請一位客人。』

劉司令要『請』一位客人，還能說是『沒有事』？『只管自便』嗎？誰不知道劉司令正是重

慶之主，陰險深沉，凡在重慶的，生殺予奪，都在他的喜怒愛惡之間。——這一來，大家更驚惶了，好些人嚇得面如土色，因爲他們看到，緊跟在吳管事身後的，是八名肩掛廿連響，嶄新盒子砲的槍兵，那顯然是劉司令的衛隊。

吳光生當時正好站在范先生的旁邊，看他得心應手，予取予求，和大牌，贏大錢。這時，却又眼見吳管事領著八名衛兵，大踏步的直取范先生而來。

范先生鎭靜異常，聲色不動，直到八名衛名包圍了牌桌，由吳管事代爲宣佈的說：『范先生，請歇一下，劉司令有請。』這時候，他才嘴上漫應一聲嗯，伸手抓了一張二萬，看清楚牌，而把一副萬子清一色中，獨剩的那張二筒打出去，他再回頭，兩隻眼睛，深深的盯住吳光生說：

『老弟臺，幫幫忙，莫要掃了在座各位的興，請你代我挑把土。劉司令要請我喫茶，一兩個鐘頭我就回來，若是他請我喫酒的話，』他隨手翻了翻籌碼，很精細的算着說：『今天徼倖，這裏贏了一萬多了。老弟臺，我要是喫酒；銀錢賬目，還是應該來去分明。就這樣，不論輸贏都歸你，好不好？』

『好的。』吳光生脫口而出的回答，他且不容易等到這個上桌子的機會。范先生旺風旺角，六圈牌贏了十多底，只要自己一答應，坐下來，白花花的一萬多塊就歸他了，那還不好？

范先生伸手拍拍他的肩膀，意思彷彿說：『老弟臺，好自爲之。』然後，他便昂首挺胸，在

梁目睽睽之下，跟着那八名槍兵走了。

他一走，大廳上幾十個人，不約而同的，長吁了口氣。照說可能會有嘁嘁喳喳，議論紛紜的，但是說也奇怪，自此以後人人只顧埋頭賭博，沒有一個人說話，沒有一個人出聲。

三

凡此異乎尋常的現象，吳光生一概不聞不問，他心花怒放，興奮莫名，坐下來，便一心一意想和范先生這副未完成的清一色。在座三位雲南客商心神不定，頻頻驚視。於是，他出師得利，一戰成功，吳光生發出了一聲歡呼，清一色和成了，他自摸嵌五萬。

贏的籌碼，像滾雪球一樣的增加，又兩三圈，吳光生暗暗心算，約摸贏到兩萬塊。見不見得到堂叔休去管它！我明天就回家吧，帶三萬本錢出來，既沒買貨，又未押運，在重慶玩了幾天，打一場痲將，足贏兩萬現錢回家。日子有得過還不說，講給家鄉親友，甚至兒孫後代聽，也是相當的光采。

隨而又想到，打這麼大的痲將，也許他一輩子裏只有這一次，他曉得在座的三位雲南客商都是大手筆，輸贏一兩萬不足爲奇；一生只有這麼一個機會，不好好的利用，更待何時？吳光生聚精會神，一心只想贏、多贏、更贏、更多贏。

恰在這時，吳管事跑得氣急敗壞；他神色沮喪，滿頭大汗的又回來了。

時間，正好是在范先生走後的一小時又四十六分鐘。

『怎麼樣？』座上的三位雲南客，齊齊的側過臉問。

吳管事一臉慘笑，儘在搖頭，歇一會兒，他才轉彎抹角的答道：

『好叫各位放心，漫天的大事都過去了。只怪敝東家交遊不愼，招待的這位范先生，是滇軍的密探，他帶了十多萬的雲土，想運到重慶做活動費，幸虧劉司令早已獲得密報，剛才是派衞士來把他抓去的。』他頓一頓，望望吳光生代理的那個座位，再往下說：『范先生倒是蠻爽快，軍法官問一句，他就應一聲，罪狀確鑿，劉司令只好判了他的死刑，就在半個鐘點以前，范先生——范先生已經執行過了。』

一聽吳管事這麼不厭其詳的報告消息，一廳的豪客全怔住了。尤其吳光生，他正在代替范先生打牌。兩小時前，范先生就坐在他的位置上，和四喜，自摸大三元，予取予求，得意洋洋。而如今呢，他臀部猶仍接觸范先生留下的體溫，范先生，却已執行槍決，一命歸陰。

三位雲南客人，不曉得是『事不干己不操心』，還是大風大浪經得多。兩個鐘頭以前同桌打牌的朋友給槍斃了，他們居然聲色不動，若無其事。其中的一位金先生，將嘴角叼的雪茄烟，往烟灰缸上一放，聳聳肩膀，搖搖頭說：

『方才老范走的時候，他的話裏已經露了機鋒。我就曉得，他這一去，準定不是好事情。』

『怎麼說？』另兩個人頓時便問。

『他走時不是對這位吳老弟說的嗎？劉司令若請他吃茶，一兩個時辰就回來。要是吃酒呢？不論輸贏都歸他。各位試想，執法處裏的老規矩：人犯執行，不是先要請他喝酒的嗎？』

『不錯不錯。』衆人連連點頭說：『可見范先生早就料定他東窗事發了。』

『倒是現在我們有個問題，』金先生雙手按住了牌，眼睛望住怔怔忡忡的吳光生：『吳先生的牌起先是老范的，這陣他一去不回了，吳先生是自己接來打？還是我們就此休戰？』

吳光生從遐思中醒覺過來，一想，就此休戰，可能到手的兩萬多塊會落空，因爲只要那三位客商說聲：『人死了還算什麼賬？』他就無話可講。接下去打，輸贏雖大，但是已經贏了二十底，手氣又這麼好，難道還怕倒轉來輸錢？所以他不再猶疑，正色的說：

『我要一站起來，各位豈不是三缺一了嗎？如果三位有興致，肯賞臉，我就接范先生的牌打。』停一歇，他又聲明的說：『兄弟這次從敝鄉出來，多了沒有，倒是事先撥了三幾萬塊錢，存在家叔這邊。各位如若不信，我可以請吳管事先打銀票出來。』

『吳老弟這是說那裏話來，』金先生急忙分辯，臉都紅了：『我是怕你不想再打，既然如此，我們還是照舊繼續。』

照舊繼續，吳光生的心情便逐漸開始緊張，起初幫人家挑土，輸贏無所謂，如今變成自家的

牌，一五一十都是響噹噹的洋錢進出。他當然不得不小心謹愼，患得患失，贏了有一千倍的歡喜，輸了有一萬倍的心痛。

於是，吳光生的牌風開始走下坡，出沖了一副清一色，就此急轉直下，一蹶不振。他心裏砰砰直跳，一身一臉，大汗淋漓，然而愈是着急，愈輸得厲害，第十三圈到第十六圈，一牌不和，繳了白卷。打到第十八圈，又是故事重演，幸好，這六圈最背時的牌，牌風不大，死鬼老范跟他方才贏來的錢，輸了一大半，剩下來的贏數，還有四五千。

四

這時候，已近午夜兩點，原來早年重慶紳商的生活，晨昏顚倒，不守時間。打麻將推牌九的人家，通常都是下午兩三點鐘用午餐，晚上八九點鐘喫晚飯，午夜一兩點鐘，再來一頓豐盛的宵夜。當日，吳光生參加的這一桌，打到宵夜時分，恰好十六圈告終，四個人用過了點心，又躺到烟榻上去，噴雲吐霧好半天。

抽足了大烟，四個人又是精神抖擻，金先生踱到廳堂，將桌面的籌碼掃了一眼，好心好意的，轉臉去問緊跟着而來的吳光生：

『吳老弟，你還有興致繼續嗎？』

吳光生着實躊躇了半晌，不知應該如何回答，於是，金先生又說了：

『本來，我們是說好只打十六圈的。現在，檯面上沒有什麼大輸贏，就此結束，也未始不可。不過，因爲剛才老范出了事，我們三個，老實說，今天夜裏只怕是睡不着覺了。所以不管你老弟打不打，我們另外找人，也是要打通宵的。』

吳光生一想，一吃三的牌。三家輸，一家贏，怎好意思說是不打。把贏來的錢吐光了，也不生關係，這種大場合，面子蝕不起，充其量，今天白過一場癮，就算一文不贏，又有什麼划不來的呢？想到這裏，他點點頭，豪爽的說：

『只要三位有興致，兄弟當然奉陪。』

於是，又扳莊，講好再打十六圈。頭四圈，他扳到北風，根據他自己打牌[illegible]運信忌諱，心中就有點不自在。心想這個位子不好，可能贏不到錢。果然，喫完點心歇了氣，他的牌風始終不曾好轉，連連的不和牌，還是輸。四圈下來再四圈，起先贏到的籌碼，全部送得光光。

差點兒沒有發作心臟病，吳光生一直大輸特輸，輸到天亮，清點籌碼，他恨不得找條地縫鑽下去：贏來的輸掉不算，他應該付出四萬二千五百元現款。起先輸的三位，此刻反轉成了贏家。在恆一行裏賭錢，自然不必拿現錢付賬，當時天亮不久，吳管事和店裏的人都在睡覺。吳光生臉色發白，聲音抖抖，勉强撐場面的說一句：

『等下吳管事起來，我喊他把牌賬跟各位算清。』

三位雲南客商，曉得他是『恆一行』吳大老闆的侄兒，這區區四萬多牌賬，還怕他賴掉不成？當時，三十二圈麻將打完，個個呵欠連連，急於休息，因此他們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『沒關係，沒關係。』

『小意思，我們各自去睡。明天吳先生還有興致，接下去再打就是。』

回到自己的房間，吳光生心緒不甯，睡意全消。他呆呆的坐在床沿上發怔，心中想着，這下糟了，偷鷄不成蝕把米。當前問題，十分嚴重：頭一樁，一到下午，三位滇商睡足醒來，他要麼再打，要麼就得馬上付牌賬。四萬二千五，不是小數目，他最後借來存在店裏的本錢統統抵付，還差一萬二千五百元，折算穀子，都有四五千擔，就算讓他回家再設法，他也是沒法拿得出來。第二樁，堂叔雖然多日不見面，但是，說不定今天就會見到。倘若老人家曉得他下桌子狂賭，蝕光了三萬塊本錢都還不夠，老人家見他年紀三十幾，不一定會打，會罵，然而一頓斥責或譏誚，那是必定難免的。當面被老人家開消，叫他怎麼下得了台？

想來想去，實在是無計可施，背抄雙手，吳光生在寢處繞室徬徨，踱來踱去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就這麼着急了一個多鐘頭，突然被他想起，事到如今，只求不致於弄得當面難堪，後果如何，顧不得了。三十六計，似乎還是走爲上策。

九點半鐘，他寫好了一封長信，留呈堂叔，說明昨夜打牌，大敗虧輸，欠了四萬二千五的賭

限，除以自家的三萬元作抵，不足之數，萬望堂叔大人顧全他的顏面，替他墊付。至於他自己，無顏回家鄉，也不能再在店裏住下去，他要孑然一身，出門闖闖世界，來日如蒙祖宗庇佑，有點小小的成就，『青山不改，綠水常在』，他再回重慶來給堂叔磕頭，並且歸還堂叔代墊的賭賬，大洋一萬二千五。

信寫好，封了口，留在書桌上，十點半鐘，吳管事和一班客商都還沒有起床。他靜悄悄的，行李舖蓋也不敢拿，祇將身邊僅剩的五百塊錢，藏在腰上的板帶裏，袖着雙手，搖搖擺擺的往門外走。

到了店堂，小夥計正在打掃清潔，看見侄少爺出來，一個個向他打招呼，詫異的問：

『侄少爺這麼早就出去呀？』

還有人慇懃的問他：

『侄少爺到那裏去？要不要僱乘滑竿？』

陣陣淒涼，無限辛酸，他苦笑着回答：

『不必，我只不過起早了，隨便到街上走走。』

一出店門，便加快脚步，急急忙忙，如驚弓之鳥，漏網之魚。

轉個彎，在街口自己僱了滑竿，一路催着，快快抬到朝天門。托天之幸，第二天便有一艘渝

勝輪開漢口，上船公司一問，統艙房艙票全賣完了，只有一張官艙票，是劉司令的親眷，臨時改了行期，退給船公司的。官艙正好，可以躲在房間裏面，不出來見人。他當時掏錢買了一張官艙票，四川輪船碼頭上的規矩，旅客不願起早，頭一天隨時搬到船上，都不妨事。吳光生是心虛的人，就怕堂叔、滇客或者吳管事，發覺他留書逃走，派人來追。所以，他在街上辦了些衣服行李，立刻上船，把一扇官艙房門，緊緊關起。這一來，他受足了罪，因爲輪船上又規定，船若不開，客人統統不開飯。可憐吳光生躲在船上，餓了一天一夜，半輩子裏，從來不曾喫過這種苦頭，到了夜晚，餓得頭昏眼花，金星亂迸，無計可施，祇好抱着肚皮睡覺。昏昏沉沉，直到翌晨一覺醒來，聽到枕下嘩嘩水響，猛一驚起，方才想到是船舷擦水的聲音，船離碼頭了，他這一顆虛慌的心，方始暫時定下。

五

在漢口玩了三天，等船，還渡過長江，逛逛心儀已久的黃鶴樓。三天後買到了直航上海的船票，鼓輪前進，五天四夜，抵達十里洋場，黃浦灘上。

旅費花了幾十塊，由於人地生疏，不曉得什麼時候能夠找到差使，爲打經濟算盤，在北四川路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下。起先以爲四川路上四川同鄉必定多，可能會碰到有辦法的同鄉，不計名義，不論位置，他只要找一個足以餬口的職業。不料四川路上偏是廣東人佔多數，言語不通，人

生面不熟，上前問個路都很困難。半個月住下來，這才恍然大悟，什麼上海這地是黃金，那是騙人的誇大之詞，卽使他想到北四川路橋上推黃包車上坡，討幾文賞錢，買一套大餅油條混肚皮，都有被『幫裏人』打個半死的危險。

上海居，大不易。蹌伏在旅館裏不大出門，半個月都花了五六十塊，盤纏愈來愈少，前途愈來愈渺茫。黃浦灘上，天天有走投無路的人，跳海自殺，他唯恐自己坐喫山空，被逼上了這條絕路。家鄉回不去了，中國地大物博，偏就少了他吳某人的容身之處。半月前他惶惶然如喪家之犬，投奔上海，半月後他又整日急於離開上海了。祇因阮囊羞澀，上海的花花世界，他一概不曾觀過光、開過洋葷。

左思右想，到哪裏去好？突然，腦子裏靈光一現，他想到他的一位母舅，姓魏，叫魏光雨，這位舅舅比他大不了十歲，宣統年間，到京師北洋學堂去讀書，往後一直不曾回川。北洋學堂就是民國後的北京大學、北平大學的前身。吳光生在重慶住恆一行時，彷彿聽到他堂叔說：魏光雨在北洋政府財政部裏當科長，很有個小小的場面。四川言子說得好：『外甥到了舅舅家，要賽過皇帝。』如今他家產蕩然，淪落申江，在這種情形之下去投奔親舅舅，想必舅舅總要給他設個法，隨便找個機關，安插安插。只要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，他相信瓦塊兒也有翻身的一天。

打定了主意，他賭摸亂闖，隨便找一家輪船公司，買了一張房艙票，並且打聽清楚，這艘德

國客船是從歐洲來的，過香港、上海到天津。他將在天津塘沽口上岸，坐黃包車到平津鐵路車站，搭火車轉赴北平。

距離開船日期還有兩天，他心想好不容易到了上海，却連花花世界是個什麼樣子，都還不曾見過，豈不是枉自來了這一趟？他查點身上存款，只剩了三百五六十元。在這十里洋場，實在經不起花。然而只消自己抱定了荷包，一毛不拔，難道還怕誰把他的錢搶走不成？想到這裏，心中釋然。這天晚上，他雇了一輛黃包車，過四川路橋，向上海灘最最熱鬧繁華的大馬路，飛奔而去。

車錢化了十五個銅元，來到大馬路上，只見燈火輝煌，斑斕似錦，大馬路兩旁，高樓大廈，直聳雲霄，街上車水馬龍，摩肩接踵，種種的華奢瑰譎，都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。他東走走，西蕩蕩，劉覽大公司裏的玻璃櫥窗，來自世界各地的奇珍異寶，新穎發明，可說是燦然大備，無奢不臻。因爲上海有永安、先施、大新、新新、四大百貨公司，規模之大，陳列之富，無異全國第一，又有一間專售高級貨品的惠羅公司。這五大公司，爭奇炫麗，鈎心鬥角，他們講究的是世界各地若有任何最有名、最珍貴、最新穎、最昂貴的貨色，就能在他們公司的櫥窗，或櫃檯裏面找到。

吳光生逛大馬路，跟劉佬佬進大觀園一樣，目迷五色，眼花撩亂，却是但有由衷愛慕之念，

並無綽辜非份之想。他走着走着，被人潮一擠，不知怎的，偏偏被擠進了窮奢極侈的惠羅公司。

當時腦中暈浪，目眩神搖，吳光生只想找一處人少的地方，透一口氣。他擠出人叢，信步所之，到了惠羅公司最冷僻的一個角落，一列燈光耀眼的櫃檯；那裏專門售賣各國名牌雪茄烟。

吳光生不識洋文，但他認得阿拉伯字母，對於『大拉死』$記號後面排列的阿拉伯數字，他能辨別得出爲價幾何？於是，當他看到一盒小小的雪茄烟，$後竟是300.00的時候，他驚愕了一下，爲了細察究竟，他湊近玻璃櫃檯，一看再看，他看得專注出神，鼻子都壓在大玻璃板上了。一點不錯，那一小盒雪茄是其中最貴的，標價大洋三百元，當時在上海請普通點的酒席，儘夠請上一百桌。

『怪了，』他搖頭晃腦，自言自語：『這小小的一盒淡芭菰，就是金子打的，也值不起這麼大的價錢呀？』

這時候，有一位穿洋服，打花領結的店員，見他土裏土氣，呆頭呆腦，跑過來便猛的揮手，不耐的說：

『喂，過去過去！』

吳光生一抬頭，見他的神情手勢，分明是趕他走開。『龍游淺灘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！』吳光生再落魄，他也是四川嘉定的大紳糧，做過半輩子的大少爺，家裏奴婢成羣，鄉間佃戶上

百。就說在重慶那種大地方，他還有個家財百萬、『恆一行』老闆堂叔，他三十多年來頤指氣使慣了，那裏受過這種洋奴店員的氣。當時他臉都黃了，挺一挺胸，瞪大眼睛，一開口便義正詞嚴的質問：

『豈有此理！什麼「鼓氣鼓氣」的！』

『我是請你走過去，』那店員見他理直氣壯，心中也怕洋人稽查看到，責他跟客人糾纏不清，因而只好壓低聲音，陪着小心說：『你先生又不是眞的要買這種雪茄，何必儘站在這裏看？』

店員一軟，吳光生更硬，他又擺出了四川大爺的架子，眼珠一彈，右手一揮：

『你嘟個曉得我不買？』

他這一吼，音大聲宏，附近的人，不約而同的都在向他們這邊看。店員已經陪了小心，而吳光生還在繼續給他排頭喫，他心有未甘，氣忿忿的將那標價三百大洋的雪茄捧出來。三下兩下，用紙包了，鼓起腮幫子，往吳光生面前一推，冷冷的說：

『先生要買，請付鈔票。』

吳光生正在氣頭上，上海話『先生』，被他誤聽爲『既然』，『既然要買，請付鈔票！』嗨嗨，這話說得多麼瞧不起人！我吳某人再窮，三百塊錢總還不至於叫我當場下不了台吧？產可破，氣不能受，倒要教訓一下這個有眼無珠的洋奴才，叫他以後莫要『瞎起眼睛，看扁了人』！他

想到這裏，再一挺胸，掄起眼睛，大剌剌的再吼那店員一句：

『啥子鈔票？老子給現大洋，怕你不收？』

說罷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他一伸手，抄起了長袍下襬，就從緊繫腰上的寬板帶裏，一掏、二掏、三掏，掏出了三封銀元。都是用四川出產的棉紙，裹得緊緊實實。吳光生故意叫大把洋錢亮一亮相，拆開紙封，將三百枚白花花的銀洋通通抖出來，嘩啷嘩啷，抖滿一玻璃櫃檯。他右手食指中指一併，指着那些銀元，又喝一聲：

『看到沒有，這裏是大洋錢！你龜兒子給老子好生的點！』

店員聽不懂四川話，龜兒子老子，他一概不管，只是眼見吳光生爲賭氣買了這盒雪茄烟，他反而替吳光生心痛起來，因此，他喃喃的罵了兩聲：『屈死！』便埋頭地把錢聚攏一堆，一五一十，開始清點。

『見錢眼開，眞是標準的洋奴！』吳光生深心感慨，眼睛掃向四周旁觀的中外人士：『我看一眼他的烟，他要吼我「鼓氣鼓氣」，趕我走開，而今他一見我明晃晃的洋錢，馬上又改口「就是就是」了。』

抱着小小一盒雪茄烟，在惠羅公司顧客店員驚詫注視之下，吳光生邁起外八字步，走出了玻璃轉門。一上大街，晚風撲面，使他頭腦清醒，他跌足太息：

『糟了，糟了，三百大洋買了盒烟，如今身上只有大洋五十多元，這可怎生是好！』

但是回到棧房，繼而一想，從前的家財萬貫不談，即使分家以後，他名下的產業又豈止十萬？十萬家財不消幾年便由於戰亂關係，幾乎敗光。拿祖宅做抵押，承兄弟姊妹幫忙，帶三萬多元下重慶，一夜豪賭，血本抵賬，還留下一萬二千五的債務，要請堂叔代爲償付。綜計這幾年裏，他由十幾萬而三萬，三萬而五百，五百而三百五，三百五而買盒雪茄烟，僅剩五十元。由此可見，錢財都是命，半點不由人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如今僅餘五十塊又有什麼了不起呢？他現在只求能夠早到北平，見了舅舅，請舅舅爲他謀一枝棲，一切問題，自然迎刃可解。——他所必需的，僅祇是到天津下船，搭火車赴北平的旅費，據他所知，五十元相當的夠了。

六

上了那艘德國豪華客輪，猶如步入海上迷宮。這艘船客艙分作三層，艙位也列爲三等。最上層是官艙，一票一間，富麗堂皇，與船上高級人員，如船長、大副、醫官等朝夕相處。有大餐間、西樂隊、游泳池、電影院，可以跳舞，足資玩樂，要人、闊人，尤其各得其所，備享榮寵；官艙最有體面的客人，每次用餐，都由德國船長親自陪同。第二層盡是房艙，客人出錢，少了一半，所獲的榮耀與待遇，自也差了一截，房艙也跟官艙同樣，一板之隔，分劃了若干間，只是一間房艙裏有四張舖。買房艙票的客人沒有權利選擇他的同房共住之人。第三層是統艙，張三李四，

王二麻子，大家擠在一起。人人都有四仰八叉，伸手攤脚的自由。這些個統艙客人由於票價低廉，龍蛇相雜，男女不分。

吳光生買的房艙票，在他那間房艙裏，共有四位客，在吳光生看來，都是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之輩。

下午，船自黃浦灘外駛出，乘風破浪，直航天津，東海灣裏，波濤洶湧，就怕暈船。吳光生起先聽了船上中國水手的話，心中早有戒備，喫過晚飯，立刻上床埋頭大睡。但是，他躺在床上百感交集，輾轉不能成眠，一個人在百無聊賴，心情苦悶的時候，總想尋些消遣，藉以化解，因此，吳光生有意到甲板上去領略月白風清，他帶了他身畔最貴重的東西——那一盒花了三百銀元買來的雪茄烟。

吳光生眼見更上一層樓，燈火輝煌，衣香鬢影，仙樂縹緲，如夢似幻。他耳聞大餐間的熱鬧鑾華，深心嚮往。當晚，七八點鐘的時候，他看看通往上層甲板的扶梯，無人把守，一心只想上樓去參觀一下，信步所之，就走了上去。

官艙，果然和房艙統艙大不相同，大餐間裏，有人跳舞，有人玩牌；穿禮服的侍者，托着洋酒酒杯，點心食物，穿梭般的來往。吳光生目衊形穢，不敢進去。他就在寬敞無比的甲板上，游泳池邊，散了一會兒步，明月在天，彷彿伸手可掬，映得一海銀輝，粼粼簇簇，他突然之間起了

鄉愁，想到隻身流浪，孤獨徬徨，將來的日子，還不曉得怎麼樣過？滿心悒悒，黯然神傷。他本來是不吸烟的，這時一隻手忘其所以的往懷中摸，他摸出了花三百元買來的那盒雪茄，打開盒蓋，抽出一支，擦了好幾根火柴，方始在甲板上點着了起來。

一支烟要合兩三擔白米，然而吸入嘴裏，但覺得辣辣嗆嗆，帶一絲絲香甜。這麼貴的雪茄烟，滋味不過如此，吳光生眞不曉得吸烟的人，究竟有何樂趣可言？他正在叨着支雪茄，吸吸噴噴，烟氛趁着夜風，裊裊飄散。驀地，忽覺有兩位身材高大的人，齊肩並步，匆匆向他走來。吳光生一驚，抬頭看時，見是一個洋軍官，一身金碧輝煌，耀目欲眩；另一位，是中國人，西服筆挺，皮鞋雪亮。

他嚇了一大跳，以爲是洋兵來抓他，說他這二等艙的乘客，不該到頭等甲板上來吸烟。正在砰砰心跳，忐忑不安，只見那兩個人到了他的身畔，洋軍官出人意外的，竟然啪的一聲，立正，一舉手，向他敬了個軍禮。然後，咭哩呱啦，滿臉笑容，跟那個中國同胞說了一篇話。

原來中國人是翻譯，他傳述洋人的話，先介紹說：洋人是德國籍船長。他特地過來問訊，吳光生住那一個房間？爲什麼今天晚餐時分，沒有看見過他？

黑暗中，吳光生臉紅了，他囁嚅嚅的說：其實他乘的是二等艙，因爲晚上閑來無事，隨便走走，這才在無意之間，走到官艙甲板上來的。翻譯傳話過去，洋船長聽了，彷彿不勝驚異，他

說，像吳光生這樣的大人物，怎麼可以擠在房艙裏。顯然是他們船上招待不週，怠慢了貴客。當時，他不由吳光生分說，恭恭敬敬，請吳光生現在就進大餐廳，他要請他喝酒，喫點心。同時，喚翻譯問清楚了吳光生的房艙號碼，他吩咐翻譯，立刻派人把吳光生的行李搬上來，就搬到與船長相鄰的一個特等房間。

就像做夢一樣，吳光生被船長慇懃熱烈地迎進了大餐廳，穿過許多衣着華麗的紳士淑女，以及他們所坐的桌子。洋船長把他引到正當中一隻滿佈鮮花的大餐桌。吳光生剛由暗中到了燈火熒熒的廳堂，眼花撩亂，一團朦朧，他只看見桌上已有七八位男男女女，大概都是中國人。洋船長爲他一一介紹，他也祇聽到什麼梁先生、馬先生、李先生、李夫人等等。這些闊佬也是奇怪，跟他打招呼，男的一個個的站起來，反倒是那些滿身珠寶氣的女客，大模大樣的坐在長靠背椅上，向他微微頷首爲禮。

一坐下來，穿洋禮服的侍者，便來爲他斟酒。船長透過翻譯，殷殷的問他喝什麼？洋文酒名，的的打打報了一大堆，吳光生一概不懂。於是船長笑笑，喚侍者給他斟一杯紅醲醲的葡萄酒。

座上的貴賓，大概是剛喫過飯，都在輕聲細語，閑閑的聊天，也有人問問吳光生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吳光生必恭必敬的回答。隔一會，侍者又送上他平生頭一回喫到的冰淇淋，吞一大口進去，差點沒把他的舌頭凍麻。他怕當場出洋相，連忙一個囫圇嚥下了肚皮。

他一面喫冰淇淋，一面在想：來而不往非禮也。船長好意，邀他入席，這是很有面子的事體。何況又喝了人家的洋酒，又喫了人家的洋冰。『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』，自己究將何以爲報？想來想去，唯有那剩下的雪茄烟，十幾塊錢一根，拿出來大概不至於寒酸。於是，他便將懷裏揣着的那盒雪茄，按着桌上男客的人數，又抽出七根來，一一奉到跟前。

旁人都無所謂，唯有德國船長，雙手捧住了烟，連連猛嗅，驚喜交集。他嗅了個夠，小心翼翼，將烟納入胸前的口袋，他一迭聲的向吳光生道謝，同時，藉由翻譯，他沾沾自喜的說了一大段話：

『諸位，兄弟自幼航海，三十多年來，遍歷七洋四海，也曾見過一些王公將相，富商巨紳。但是，論爲人之慷慨、洒脫與熱誠，確以這次初來貴國，所見到的這位吳先生，乃我生平所僅見！

『家父曾經充任倣國威廉大帝的御林軍官，有幸侍從過貴國偉大的外交家李鴻章先生。他退休在家，聽說兄弟這次航向貴國，臨行之前，就曾再三叮嚀兄弟說：吾兒，中國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歷史文化，人傑地靈，不愧爲泱泱大國，你與中國人士相接，必須虛心誠懇，謙恭有禮。他又說：貴國人士一向講究虛懷若谷，越有學問，越裝得木訥，越是有錢，越穿着普通，絲毫不求炫耀。所以今天兄弟十分高興，因爲兄弟從這位吳先生身上，爲家父的教誨，獲得了有力的證

明。

『方才兄弟陪侍各位貴賓晚餐，因爲臨時有事，向各位告罪後便赴甲板探視，正走之間，忽然聞到一股濃郁的雪茄烟香。據兄弟所知：這種雪茄，正是敝國皇帝威廉一世的御用特製品，不僅價昂，而且極難搜求。李鴻章先生出使敝國，敝國首相俾士麥爲了表示崇敬，特以一盒相贈，李欽使不嗜雪茄，往往吸了幾口，隨手拋擲。侍衞他的御林軍官，爭相拾取，不以爲怪。因此，兄弟家中便藏有半支這種雪茄，家父視若拱璧，閑來無事，常取出令我們兄弟聞一聞，這是兄弟熟悉此一特殊風味之由來，普通的敝國人，只怕連聞聞這種香味的福氣都沒有呢。

『兄弟一生之中，見到有人點着了這種雪茄吸用的，是以吳先生爲第一，由此，兄弟心知吳先生不是貴國的大人物，也是富可敵國的大富豪。唯恐委屈上賓，貽人嘲笑，所以我才堅請吳先生遷來官艙，與衆位貴客日夕盤桓。吳先生許有重大任務，許有個人的保密理由，有關他的種種，我們不便、也不應該過問。但是今日之事又證明了一點：一個人的外貌可由化裝而改變，身份可由衣着引起他人的錯覺，唯有風度手面、生活習慣，那是絕對無法掩飾的。』

一大篇話說完，洋船長哈哈大笑，他右手拍拍胸袋，眉開眼笑的又對吳光生說：

『吳先生，今天蒙你以這麼珍貴的禮物相贈，兄弟衷心感激，不過很對不起，兄弟命薄，不敢消受這種珍品。此一支烟，兄弟將攜返敝國。家父以半截雪茄珍藏了幾十年，許爲平生得意之

事。兄弟有了這一整支，來日也好在小兒女面前炫耀一番。』

他這麼說，使得舉座相顧錯愕，大家把面前的雪茄，拿出來細看，上面的標籤，果然印着是德國威廉大帝的御用品。於是座上的貴賓都學洋船長，沒有一個人把烟點着了抽，大家都用手帕包起，納入衣袋。

滿座的人，咸以崇敬豔羨的目光，盯視吳光生。吳光生當時心中在想：小小的一盒雪茄，那來這麼多的掌故，他聽完翻譯轉述的長篇大論，隨口就說：

『其實，兄弟吸烟是沒有癮的。我買這個，不過是隨便吹吹而已。』

七

『隨便吹吹』四個字，使滿座貴客更是肅然起敬，四川古稱天府之國，沃野千里，這一位土頭土腦的四川人，一定有如洋船長所說：是一位富可敵國的大財閥。

大家紛紛的恭維他、巴結他，都想和吳光生結交。吳光生喝了幾杯酒，正在飄飄然，耳中只聽到有人問：

『吳先生公餘之暇，喜歡做什麼消遣？』

『洋玩藝兒我一概不會，』他打着哈哈說：『要麼，打打小麻將。』

『打麻將！』跟着就有幾位失口歡呼：『好！好！今天晚上，就請吳先生參加我們小小的牌

局。』

甜津津的葡萄酒容易下口，他祇顧喝個不停，侍者緊貼他站着，杯酒一淺，立刻斟滿。吳光生瞇起眼看，這種斟酒的方法確實要得，就跟變魔術一樣。他連喝十多杯，雖不曾醉，却有三分微醺，人家在約他打牌，他不假思索，一口答應下來。

接着，他被一幫男女擁着，向洋船長道了謝，走進一間鋪地毯的豪華套間，錦帘綉幔，暗香浮動。一張楠木桌，四隻西式靠椅，洋酒咖啡，茶食點心，桌上的一副牌，一看便是最名貴的蘇州麻將，在這種場合打牌，就是輸了也甘心。——想到輸錢，吳光生先是一急，隨而又想：管它呢！『風吹鴨蛋殼，財去人安樂』，天大的家產不幾年就光，在重慶一場豪賭輸了四萬二千五，如今除了五十只大洋，就剩了光身子一個，輸了錢不夠，乾脆，拿舖蓋行李、剩下的雪茄烟抵賬。這些大好佬，總不至於把他衣服給剝了吧。

同桌打牌的三位，一位姓梁，一位姓方，一位姓馬。當然是最體面的中國人。長袍馬褂，手上都戴着熠熠生光的大鑽戒。洋船長說了的：萍水相逢，大家都不必細問根底。人家既然不問他，他也樂得不去請教人家。坐下來，扳了莊，就開打，怎麼個輸贏算法他連問都不問，梁馬方三位都在心裏想，這位先生的派頭實在大。

船上最閑，麻將一打，也是通宵達旦。頭一夜，吳光生交了好運，成了一吃三的大贏家，天

曚曚亮，二十四圈結束。結算下來，他贏了七底，梁先生喚他的副官去取現款，因爲他輸得最多。當時，吳光生福至心靈，想起了恆一行裏，那三位雲南客商的豪氣，他揮揮手，滿不在乎的說：

『小意思，沒關係，三位如果有興趣，我們明天晚上再繼續，如何？』

從這天起，吳光生等於一觔斗跌入青雲裏，時來運轉，吉星高照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住在德國大輪船頭一等的官艙，只用一支雪茄烟，便被洋船長禮爲上賓。他每天早午二餐，與船長、梁先生、馬先生等貴賓同席。喫的是法國大菜，喝的是葡萄美酒，衣食與住，有侍者服侍得週週到到。晚飯過後，談笑風生，華文洋文並作，聊一陣子閑天，然後，溫暖舒適的套房裏，還有一桌麻將，等着開場。

人歡喜，手風也就特別的好，那牌是最勢利的，專往旺角鑽，從上海到天津，船走了十多天，吳光生的麻將也打了十多場，他幾乎每賭必贏。梁、方、馬三位是固定的牌搭子，照他們的老規矩，輸了多少，麻將結束以後，取過一本精裝筆記簿來，用胡桃大的字，自家記上一筆，約定在船抵天津前夕，作一總結，然後付賬。吳光生一直是贏的，因此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賬上有他多少錢。

終於，船抵塘沽口外，旅客們紛紛收拾行裝，準備下船。吳光生行囊簡單，早早的收拾好了，同時在破例參加的早餐桌上，已向德國船長告過了謝，殷殷握別。船長說：船在塘沽口中停泊

，他事情很忙，恕他不能親送各位下船。與此同時，吳光生當然也和梁、方、馬諸位牌友說聲再見。

各事已畢，吳光生把房門一關，坐在鋼絲床上細想，他心中有幾個問題，第一：他不曉得牌賬怎麼結算？梁先生他們會付給他多少錢？第二：這一回雪茄烟幫忙，面子做足，風光十分，他是否應該有始有終，臨走也漂亮一下，大大的給茶房一筆賞錢？但是，問題接着又來了，身畔僅存五十大洋，全賞了茶房也不爲多，然而自己一文不名，上北平的旅費怎麼辦？還有，十多日繁華生活，幸運際遇，他明知終他一生，可能不會再有。『琉璃易碎彩雲飛，鑼鼓歇了嗩吶吹』，好戲終場，內心難免有無限的惆悵。

方自胡思亂想，房門上剝剝響兩聲，他連忙定定神，咳聲嗽，再將架子端起，高聲的一應：

『進來。』

應聲而入的，是那位梁先生的副官，一身華服，言詞便給。這些時來，他們原已很熟，於是他笑了笑說：

『來，陳副官，請坐。』

『不敢，』陳副官站得筆挺，他在朗聲的向吳光生報告：『家主人命小的過來，請示吳先生，這一路上他陪吳先生消遣，輸贏各賬，馬先生、方先生那邊統統已經結過了。祇剩吳先生這兒

一筆，家主人想請問吳先生，您是拿現款方便？還是由家主人給您開一張支票？』

『哎呀，』最後一分鐘，吳光生的豪氣又起，他搖搖頭說：『打牌，本來是消磨時間的麼！這點點輸贏，還說什麼拿現款，打支票？乾乾脆脆，算啦！倒是要託你陳副官，幫我上覆梁先生，就說這一路承他錯愛，種種照拂，我吳某人唯有一心感激，圖報來日！』

陳副官聽吳光生這麼一說，傻住了，舌撟不下，半天說不出話，他結結巴巴的：

『這——這麼大一筆，怎——怎麼您說是算了呢？』

『我說算了就算了，』吳光生親熱的拍拍他肩膀：『你就照我的意思，去跟梁先生說。』

八

副官敬個禮，被他推了出去。吳光生關上門，他在想；方才的一手，露得相當漂亮，不愧被人抬上了天的身份，同時他也將懸了半天的心事，輕輕放下。三大問題，一道解決，梁先生的牌賬不收，做足了面子。茶房的賞錢，還怕梁先生不代他開？自己過了十多天天堂似的生活，一文不花，拍拍屁股上岸，還留給那幾位大好佬不盡的去思。但是，不到十分鐘，梁先生帶着陳副官，親自來拜訪了，他一進門，便一迭聲的嚷：

『光翁，大手筆，大手筆！你眞是天下第一大手筆！不過，你不能顧了你的豪放，便添了兄弟的貪鄙。』他右手向後一伸，陳副官隨即把一個厚厚的信封袋遞上：『這麼樣，兄弟存心要結

交你這位好朋友，你可千萬不能見棄。牌賬，陳副官在信封袋裏列了清單，無論如何，都要請你過一過目。這兒，』他把信封袋往吳光生手裏一塞：『是我該付給你的零——』

一語未竟，吳光生早將信封袋推了回去，他一定不收，梁先生執意要給，兩個人推搡了很久，相持不下。輪船都在大鳴其汽笛了，吳光生一急，爽性把信封袋一丟，丟給了陳副官，他高聲的說：

『這樣總可以吧！陳副官，點點子小意思，送給你買香烟吃。還有，管官艙的那些茶房，也請你幫我開銷幾文賞錢。』

他以爲問題這樣解決，乾脆明瞭，那曉得陳副官聽清楚了他的話，嚶然一聲，差點兒暈倒。梁先生雖然在一旁說：『這如何可以，這如何可以？』但是，彷彿他也非常欣賞吳光生的豪爽，並不怎麼再堅持。這時候，陳副官一頭的汗，臉孔發白，雙手索索發抖，他將信封袋裏的鈔票掏出，吳光生不經意的瞟一眼；嗨呀！他驚得幾乎脫口大叫，起先以爲充其量不過幾百塊錢呢，那曉得陳副官掏出來的竟是簇新的交通銀行紅色大票，五元一張，厚厚兩叠，還有餘數。那吳光生也是見過大錢的，他一瞥之餘，就知道那筆錢數目至少在一萬以上。一萬多塊現大洋，給自己輕飄飄的作了賞錢，當時心中的懊悔氣惱，他唯有鼻孔呼呼的出氣。

陳副官實在是太緊張了，他兩隻手抖得厲害，好不容易，拈起了那一紙賬單，雙手呈給吳光

生。時也命也，該應發不了這筆財，吳光生心底一聲長歎，順手將賬單往衣袋裏一放。

『這會兒你都可以成家立業了呢，』梁先生笑吟吟的跟陳副官說：『還不趕緊謝謝。吳先生的厚賞，那是走遍天下都沒聽說過的。』

只是陳副官興奮過度，差點發瘋，他兩眼直勾勾的望着吳光生，雙頰痙攣，嘴唇儘在嗡動，急出了滿身大汗，一個謝字仍舊掙不出口。

因此，梁先生哈哈大笑，吳光生當然也只好跟着苦笑。笑後，梁先生說：

『這小子到底少見世面，吳先生的賞賜把他歡喜得迷糊了，去吧！』他揮手叫陳副官去了，這才轉過臉來，正色的告訴吳光生說：『您老哥的手面，兄弟是由衷的佩服，這一趟老哥北上遊歷，務必請賞兄弟一個臉，由兄弟做個小東。不過因爲兄弟有公事，要在天津躭擱三五天。這麼樣，我派陳副官送您先到北平，您就在六國飯店住下，等我從天津回來，咱們再好好的盤桓幾天，我還要給您介紹幾位政界商界的朋友。至於那筆整數，我會叫陳副官明兒提了款子，即刻送到六國飯店。』

梁先生在說話的時候，吳光生昏昏沉沉，根本就沒有聽見，因爲當時他腦子裏正是一片紊亂，直在惋惜那賞了的一萬多塊錢。剛才要是自己看一眼，將它留下，又何止於落魄到北平，去找還不知道在那兒的舅舅。舅舅再幫忙，也不能借他一萬八千的回四川呀！

忙着下船接受歡迎，梁先生交代過了便走。留下吳光生，呆站在官艙裏發楞。不一會兒，陳副官又來了，滿臉諂笑，一身喜氣，活像變了一個人。他對吳光生慇懃巴結，恨不得捧住他的臀部，往自己肩膀上抗。他說梁先生方才吩咐過了，此刻用他不着，派他專任招待吳光生的差使；吳光生心想，你身上倒有了一萬，我腰包裏才五十大元，你要招待就招待吧。於是也不客氣，由他領着下了船，坐船公司派來的小火輪，到天津，當天買了去北平的頭等車票，陳副官替他在北方第一，專門招待外賓貴客的六國飯店，包了一座套房。

吳光生在心裏盤算，六國飯店豪奢無匹，辦幾天招待，只怕陳副官花費也不在少，雖說賞了人家一萬，何必白花人家上千？他準備在六國飯店再享三天福。三天後，他要來個不告而別，揣了他的五十塊錢，去找他的舅舅要緊。

在大輪船上過了十多天，縱使白天吃大菜，夜裏打麻將，一上了岸，仍然覺得頭暈、困倦。當夜，不管陳副官把北平好玩的去處，說得五花八門，天花亂墜；他執意不出房門，他要好好的睡一覺。

翌晨，一覺醒來，精神恢復，一睜眼，穿過昨夜忘了拉上的紗帘；吳光生又在疑心自己作夢！急忙伸手擦眼睛，再往外看，天呀，那可不是眞的嗎？陳副官背對着他，正在清點桌上的鈔票，他這一輩子再也不曾見過、想過、有過那麼多的鈔票，一張矮脚小圓桌，紅色的大額交通票，

堆滿了！

暗唸一聲阿彌陀佛，把乒乓直跳的一顆心，拚命收縮鎭定。吳光生趿起拖鞋，往外走。他脚步一響，陳副官立刻驚覺，他回過頭來，向他一笑：

『吳先生，我替您老把現款提出來了。』

『什麼現款？』吳光生走近桌旁問，滿桌的紅鈔票紛紛向他招手，他的兩眼，發僵發直。

『哎呀，您老眞會開玩笑，』陳副官連忙幫他把鈔票歸攏來，五紮一疊，整整齊齊的堆了四疊：『您老點點，這一紮是五千，一疊是二萬五，一共是十萬塊。您老看看昨兒小的呈您老的賭賬清單，家主人應該付您十一萬三千五。一萬三千五承您賞給小的了，這十萬整數，是家主人昨兒就開好了支票，叫小的今兒一早給您提取的。』

吳光生一個多月走了一萬八千里路，他究竟比陳副官沉着一點，他不曾喜得打顫發抖，說不出話。他只是在那一桌子鈔票旁邊坐下，以手扶額，抑止了猛烈的心跳，然後，他又聽到陳副官在向他請示：

『吳先生，您老這筆錢是解銀行，還是……』

他匆匆的打斷了他的話說：

『你去給我買隻小鐵箱——』

陳副官會意，扭頭就跑。半小時以後，他捧了隻小金庫回來，吳光生已經全部復原，鎮靜自如。把錢裝好，他開始套陳副官的話：

『你們老爺這次輸得太多了？』

『不算什麼，』陳副官笑嘻嘻的說：『他老就愛打大牌，還常輸。不過他老不在乎，嘿嘿，您老不知道哇，人家都喊他財神爺咧。如今在袁總統面前，他是一等一的大紅人。』

陳副官又討好的說：這十多天裏，梁先生一直在誇獎吳先生，他跟馬、方兩位說過，吳某人至少有千萬以上的家當，在四川一定有天大的財產與勢力。他又透露：袁世凱正想在西南建立力量，像吳某這樣的朋友，值得結交，說不定，他還要陪吳光生去謁見袁世凱呢。

吳光生一聽，嚇得魂靈出竅，心想：假戲豈可眞做？發筆小財，也犯不上惹火燒身，跟北洋軍閥去打什麼交道？萬一袁世凱查出他的底子，哎呀，他還能有命嗎？

心裏雖慌，表面上却裝着興高興。和陳副官聊一會，他忽生一計，推說要拜會幾位朋友，却是臨時起意上北平，不曾備辦送人的東西。他叫陳副官去替他大量採辦禮物，最好在午飯以前辦理完竣。

陳副官如奉聖旨，領了一千塊錢，抽身便走。吳光生等他走了十分鐘，開始收拾，他把小金庫擱在一隻大皮包裏，再仔細檢查拋下的舖蓋行李，不留片紙隻字。然後他拎着皮包，下樓，吩咐茶房備馬車，他坐馬車先到王府井大街，下車兜一圈。再雇另一輛馬車直駛正陽門車站，買了張三等車票，循着原路，他由北平而天津，而上海，歸心似箭，一路趲趕。一個月後他又在朝天門碼頭上岸，回到重慶。

九

手拎十萬塊，得意回家鄉。一進四川，吳光生又兜起了一件心事，醜媳婦總歸要見公婆面！兩、三個月前在恆一行丟人現世，打麻將輸了錢付不起賬，他曾留書出走，『逃』之夭夭。如今即使發了筆財回來，堂叔跟前，見了面的那一份尷尬，照舊難免。船到重慶，他終於作了個決定：爲壯自己的膽，顯顯濶綽，同時也忖度一下堂叔對自己是怎麼個情份？他在腰板帶裏掖兩只紙袋，其一裝了兩萬五，其二裝上一萬二千五百元。他的計劃是：如果堂叔不傷損他的面皮，他甯願加倍償還那筆墊付的錢，倘若堂叔不給他好臉色看，簡簡單單，還了一萬二千五百塊，叔侄之情，就此拉倒。

下船以後還是那身舊打扮，喊一乘滑竿，把他抬到恆一行。纔進門，心兒便在突突的跳，偏是不巧，他一眼就看到堂叔抱了個水烟袋，坐在店堂的太師椅上吸烟。

硬起頭皮，他走上前去，一鞠躬，低低的喊了聲：

『九叔！』

他堂叔一抬眼，看清楚了是他，將水烟袋往茶几上一放，一對精明的眼睛睜得圓圓的，驚他一聲喊：

『哎呀，吳光生，果然是你！』

吳光生楞住了，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就算歡迎他自己的么兒子，也不會有這麼熱烈歡喜，但是他堂叔實在是興奮得很，動作快得像一陣風。他攙起吳光生的胳臂，拉他直往後進走，那座熙熙攘攘、儘情豪賭的大廳，如今還是聚滿三山五岳的英雄，陝甘康滇的好漢，在那裏呼么喝六，儘情大賭。堂叔挽住他埋頭疾走，經過大廳不曾停留，他把吳光生帶進了一間祕室，一間鋪陳擺設，差堪和六國飯店比擬的華麗房間。

『你確實回來了，』堂叔親親熱熱的望着他說：『哎呀光生，你不曉得，這些時來我想得你好苦！』

吳光生十分感動，他伸手入襟，儘在板帶上摸索，他要摸出那個裝兩萬五千元現鈔的口袋，還給堂叔。

但是堂叔不讓他有還錢的機會，他吩咐過傭人，擺一席酒到祕室裏來以後，一開口便以長者的口吻責備他：

『那天早晨，你爲什麼要走？』

吳光生手指停止了動作，他乾澀的笑。歉然的說：

『我那天走得太不光采，不過，我確實是不得而已。我起先以爲贏了那麼多，那曉得後來還是保不住。』

堂叔擠眉皺臉，一頓脚，又嚷一聲哎呀，才說：

『快莫跟我提那些贏錢輸錢的事，你幫了我那麼大的忙，居然不告而別，一走了之。天地良心，這些時來我一想起你，心中就是萬分的難過！』

吳光生愕然，菜來酒到，山珍海味和洋酒，擺了一桌子，堂叔甩甩手，喚隨侍的傭人走開。他鄭重其事的關好了房門，跟吳光生乾了兩杯酒，這才開始細說當日之事：

『我不跟你詳細說明，只怕你一輩子也搞不清楚那些事情的經過。我告訴你，軍閥雖然橫行，百姓仍還要謀生，雲南客商販貨到重慶，多半馱的是鴉片烟，他們從雲南出發，一路逢關過卡，完糧納稅，即使到了重慶，個人的生死，財產的能否保全，依然還在未知之天。因爲當時重慶是劉司令管的，劉司令這個人，陰險刻薄，手段毒辣，尤其唯利是圖，不講信義。所以當日你看那四位雲南客商打麻將，其實那四個人顆顆腦袋都是懸着的。』

他想那四個人的面貌神情，恍然如在目前，吳光生忍不住的啊了一聲。

『那四位客商姓的是范、馬、金、趙，個個都帶了價值十多萬的鴉片烟，投奔我們行裏來。

當時，我跟劉司令的手下打了招呼，把這筆生意給我做。我打招呼的時候，一切都照劉司令的規定的手續，他們自己說一人帶了三萬塊的雲土，值百抽二十。鴉片還存在我們棧房裏，稅款却早已繳過去了。當天晚上，』堂叔不勝欷歔的說：『劉司令派人跟我說話，指出姓范的以多報少，他明明帶了十幾萬的貨，却說只值三萬。在那個時候，我無話可說，唯有請劉司令派人澈查，因此，劉司令才把姓范的從我家裏抓走。』

吳光生回想那日情景，暗暗的一吐舌頭，他猛一下又喝乾一杯酒。

『其實呢，范馬金趙，那一個帶的烟土不值十幾萬？姓范的一被捕，當其時我們那間大廳上立刻密探四佈，他們都在注意馬金趙三人的動靜，看看他們會不會心慌？會不會設法逃走？他們如果一逃，或是牌局一散，滿廳的人沒有一個敢和他們三個行屍走肉打牌，那麼，密探們必起疑心，他們三個走不脫，說不定連我都保不住腦壳。』

吳光生聽得緊張，嚇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一語不發，臉色蒼白如紙。

『當時偏好我不在家，吳管事報了凶信，嚇得粲起來了，只有你，』堂叔莞爾的笑了，『不知世路艱辛，情勢險惡，偏偏數你有這個膽量，若無其事，認眞打牌，當時那些密探也曾向人打聽，奉陪馬金趙三人打麻將的那位體面人是誰？各人衆口一詞，告訴他們：你是我的侄兒。這一下，密探定了心，放過了馬金趙，回去上覆劉司令，根據偵查結果，馬金趙三人只怕是很坦然的

。他們一夜都在打牌，絲毫不起驚惶，而陪他們打牌的却是恆一行老闆的侄兒。』

吳光生聽得入神，只顧嗯嗯啊啊的回應。

『你這下該明白了吧，你那天一心只想贏錢，却在無意之間保全了三條性命，以及我的家業，這眞是應了一句老話：『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意插柳柳成蔭。』光生，你聽我說，當夜，劉司令派來的密探還有幾個留下沒走，馬金趙三位約你陪他們繼續打牌到天明，你竟然也答應。天明之後，他們三位誰想跟你算什麼賬啊？三個人留下了價值好幾十萬的烟土，他們曉得重慶所有的隊伍官兵，絕對不會早起。天一亮，你往朝天門逃，他們三位比你更急，他們西走瀘州，回了返滇的大路。他們三個一走，劉司令就再也找不到我的麻煩。因此之故，你該算是我大大的功臣，來來來，讓我好好的謝你三杯！』

三杯酒喝過，堂叔咂嘴咂舌，繼續再往下說：

『可笑的是，你跟我留一封信。他們三位也給我留了一張便條，』堂叔從衣袋中掏出那張摺縐的紙條，他朗聲唸着：『「字付恆一行主人，昨夜之事，多承令侄忙膽照人，慷慨鎭定，爲弟輩作掩護，鏖戰終夜，德何如之。弟等今日必將遠行，攜貨請便中處置，以俟來日剖析，唯懇先行撥付三萬金，奉贈令侄，聊表敬意。」』

於是，叔侄倆歡天喜地，揚聲大笑。堂叔留吳光生在重慶，一連玩了半個月。當時吳光生惦

記家裏的事，歸心如箭，於是他在當年七月間，買了船票，遄返嘉定。綜計他出門兩三個月，除了打麻將，一樁正事也沒幹過。回家的時候，身上倒帶了十六萬的現款。十六萬元在民國初年，儘夠造一百幢房子，買一千畝以上的良田了。諸位想想看，這一位以賭興家的幸運兒，他有什麼賭博訣竅、麻將門坎？所以兄弟我說：賭是作不得準的，縱令贏錢，也只有偶然得之。

十

這位茶客王先生，長篇大論，滔滔不絕，一口氣說到這裏，拿起冷了的一杯茶，咕嘟咕嘟，一仰而盡。五分鐘後，一屋子聽得出神的茶客裏，有人發出了疑問：

『老王，你方才說：那個叫吳光生的，他在輪船上贏了十萬，又得了三位鴉片客合送的三萬大洋，照說他只有十三萬塊錢麼，你怎麼又說他帶了十六萬塊錢回家鄉咧？』

王先生轉過身來，目光閃閃，神色端凝，他兩隻眼睛，定定的看着那個問話的人，好半晌，他才張嘴說話，先是發出一串冷笑：

『怎麼樣？你是在爲他算細賬呀？告訴你，吳光生起先不是帶三萬塊錢，存在他堂叔那兒的嗎？那三個鴉片客「逃」之夭夭，難道還會收他的賭賬？』

於是滿座哄堂，笑聲一歇，王先生接着就講：

『瞧你聽得這麼認眞。其實，我今天說這個故事，用意是說明賭博沒有準，而且十賭九輸，

臨了害人害己。你們不要聽了吳光生千古難逢的僥倖，反倒起了賭一賭的念頭！』說時，他語調一變，頗爲沉痛：『以兄弟我來說，也曾有過百萬產業，美滿家庭，便是賭博害了我，現在鬧了個一事無成兩鬢斑。不信，諸位請看！』他一咬牙，猛的從褲袋裏抽出他那隻從不見人的左手，於是，滿屋子人，齊齊的發出一聲驚喊——『哎呀！』

原來，他那隻手，白裏透紅，斑斑塊塊，宛如新長的皮肉，五根指頭，都在齊根的地方，一一剁去。傷口早已長合，血色漉漉，見了令人不忍卒覩，一陣惡心。

『都是我自己一根根砍掉的，』他凝望着自己那隻殘廢的手，語音蒼涼，不盡感嘆：『賭了三十年，去了五根指頭，各位懂嗎？』他驀地提高了聲調：『戒一次賭，砍一根指頭，等到指頭砍光了，砍無可砍，這賭，——我才戒啦！』

說完，他又將左手伸入褲袋，大踏步，頭也不回，衝出了茶館。大家在向他行注目禮，目送他高大的背影遠去，臨到街心，夕陽落照，映在他的身上，我趴在欄杆上看，心想：『從今以後，至少在這家茶館裏，我是見不到他了。』

人蛋

楔子

在講這個故事之前，我想趁此機會，向皇冠海外讀者，提出一項小小要求；倘若那位發現本故事的男女主人翁，而把他倆的現址和動向通知皇冠轉我，我將竭盡所能，以表示我內心的感激之忱。

雖說天地遼闊，人世茫茫，但是發現他們這一對四海漂零、浪跡天涯的華裔遊客，只要肯於留心，似乎並不太難。七年前，我曾託人轉過五百美金，交給刻在紐約經營食品業相當發達的梁君。梁君和小兒同學，熟知這個有關舍親的故事。一九五八年他自費留美，翌夏在紐約近郊可茨克山一家旅館，暫充侍役，賺點學費零用。有一天他奉命驅車去接一對從聖保羅來的中國旅客，在紐約機場他很容易的找到他們，男的服飾高雅，面貌英俊，體格魁偉，目光銳利，但却蜷縮在一輛特製的輪車裏，他的四肢在外觀上絲毫不見傷損萎縮，然而它們顯已喪失機能；這位紳士全

身的動作，除了頸子的轉動，就只有胸部的起伏。

女的長身玉立，雍容高貴，姿容和肌膚帶點混血兒的韻味，年輕時她一定很婀娜美麗。梁君熱情的跟他們攀談，說的是中國話，可是男的只報他稍縱即逝的冷漠笑容，那女人也是很勉強的用短促英語單字答話。梁君倒並不生氣，他祇是對這一對神祕客人感到非常的好奇。

由於這份好奇，使得他在當夜遏制不住衝動，想盡方法去偷窺他們的動作，於是他看到了令人無法置信的景象，他差點驚得喊出了聲音，與此同時，他驀地憶起在我家聽說的故事，立刻斷定他們就是我二三十年來，日夕苦念，魂牽夢縈，不惜任何代價而亟欲把他們找到的人，我的內兄，和——他的夷籍夫人。

因此他匆匆趕回他的侍役寢室，擬了一通電報，拍發給我：『堅信已覓得某某夫婦，渠等及余刻均寓紐約——』，然後他又寫一封長信，在描寫他深夜窺伺時他說：『浴室門開，某先生換了寢衣，以原有姿勢仍坐在輪椅中，他的夫人穿藍色絲質睡袍，操縱自如的把他推到床前，她向他嫵然的笑笑，他却以堅定的微笑在鼓勵她。這時候驚人的事出現了，她的雙手敏捷地在他肩頭和胯部動作，像玩魔術，又像是支解活人，我差一點嚇得大叫起來，眼睛一霎都不敢霎，我親眼看見她把他的兩手和兩脚，就由齊肩膀和齊小腹的地方，一一卸下，這時她從儲藏間裏取出一口箱子，打開，把卸下的兩手和兩脚齊整的放在空箱子裏，手和腿上還套着寢衣的袖子和褲脚。——

夷女的歌聲：

你是異鄉人呢，先生！
你年紀輕輕，多麼漂亮；
我心裡真喜歡你啊，
可惜你住在遙遠的漢邦！

* * * *

假如你生長在我這裡，
好吃的好穿的都給你；
春天，我把你的衫兒洗得白白，
冬天，我給你披上最厚的皮衣！

* * * *

假如你生長在我們木里，
我和你同歌、同舞、完成趕表的婚禮；
到林間樹下，水屋洞裡，
我將輕輕的閉上眼睛，向你獻出我的身體。

* * * *

漢家郎的答唱：

啊，你這迷人的漢家郎，
看你標緻的面孔，多直的鼻子；
我心裡真喜歡你呢，
讓我來送送你好嗎，當你必須回到那太遠的地方！
可愛的大姐啊，我怎捨得跟妳分離？
但是我不能不走，因為木里不許見漢人的蹤跡；
妳要有心送我，

我在那邊等妳，高岡下的平陽地。
可是，我捨不得離開的大姐啊，
送我一樣妳身上的東西吧，那會給我留下永永的回憶！

女聲：

漢家郎喲，
你要甚麼東西呢？
儘管說吧，你要甚麼我都可以給你，
祇要是我身上所有的——

男聲：

啊，大姐，我想了又想，
我甚麼都不要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走了哩；
美麗多情的夷家姐，啊，妳，
妳那對眼睛吸住了我，我再也不能離去。

女聲：

多美啊，只要這是你真正的心意，
我將天涯海角的伴着你，
隨便你帶我到那兒去吧，
離開木里，這一路上我要為你搭起金梯銀梯！

男聲：

謝謝妳，謝謝妳，
就讓我們踏上妳的金梯銀梯，離開木里；
順便看看我這顆心吧，啊，妳！
那上面刻着字呢！天長地久，寸步不離！

—她從容自在的再轉身，去抱她的丈夫，她把我一直都以為是位偉男子的他，抱到了床上，她嬌柔的笑着，他沒有蓋被褥，我駭異的注視着他；這個沒手沒脚的人，事實上他等於是一個人蛋，肉球；他的四肢全部被切掉了，手臂和肩脇相連的地方出現兩個肉疣，顯出一種血漉漉的桃紅色，大腿被割斷處則更為可怖，它像一對直徑盈尺的瓷盤，一層桃紅又是一層皙白，宛如那種——人們傷口上長出來的新肉。我不忍再看下去了，伸出雙手摀住了眼睛。就在這時候，我忽然想起了在您府上聽到的那個故事。老伯，如果我的猜想是對的，那麼，他們一定就是您一心想找的人。……』

當時我興奮之至，五十多歲的人就像個小孩子似的，把我妻冰如幾十本日記中有關思念他們的記載全部剪下來，再寫一封無比懇摯、衷誠請求的長信，我請他們顧念手足之情，務必設法來臺一行，以謀暢敘。十天以後回信來了，還是梁君寫的，他謝謝我送給他五百美金的酬勞，然後道歉的說，我那一厚疊信件確已由他親手交給某夫人，她接過時

頗表驚訝，立刻拿回房間去和她的丈夫共讀，第二天一早她以行動代表答覆，她付清猶未住滿的三星期旅館費用，直接用電話和旅行社接洽，由旅行社的職員來迎接他們，逕赴機場，動身離美。梁君得到消息，趕去他們的房間，發現早已人去樓空，問明同事再跑到旅行社打聽，對方的回答是歉難奉告某某先生夫人的行蹤，因爲他們事先早經關照，旅行社對於他們的行蹤必須嚴守祕密。

又過一年，我們居然接到一封遠自瑞士洛桑寄來的厚重信封。拆開以後，我們全家欣喜若狂，因爲這兩夫婦終於投桃報李，將他們往年的若干頁日記，足夠湊成這個完整故事的記載，萬里迢遙的寄到了我家——

一

這個故事，發生的時間是在三十年前，那位手脚全無的男主人翁，因爲我已確知他仍由他夫人陪着，遨遊世界各國，通都大邑，所以我不便說出他的眞名實姓；我們姑且叫他趙掄元。

趙掄元與民國同歲，是上海一位富商的兒子。這位富商，當然也就是我的岳丈。我的岳丈趙珊老，學徒出身，憑他的聰明機警，長袖善舞，孤家寡人在上海，從一個月拿一塊銀洋的錢莊學徒，幹到擁資千萬的大老闆。

趙珊老膝下只有一子一女，他因爲從小刻苦慣了，同時一身兼管好幾爿廠，幾十家店，一年

三百六十五天，難得有幾天空閒，可以讓他休息休息、享受享受。於是他有了一種很奇特的人生哲學，他想：兒子既然是我的血脈，是我生命的延續，那麼兒子也就等於是我自己，我辛苦一生，他又何妨享樂一世。他將兒子的口之於味，目之於色，一應感官享受，全都當做是他自家的。譬如說：有好戲，叫兒子去聽，就算是他自己去聽過了，有好小菜，叫兒子去吃，也便算是自己嚐過的；以此類推，推而廣之，人人都望子成龍，教訓以方，想使自己兒子光大門楣榮宗耀祖，而趙珊老却一心一意的，在使趙掄元成爲他自己的享樂工具。自趙掄元呱呱墜地，他要什麼有什麼，想怎樣便怎樣。至於女兒，趙珊老囿於『重男輕女』的觀念，她的待遇跟她哥哥不能一例看待，趙珊老曾經有過這樣的妙論：『兒子是趙家的，一家一當給他敗光了也無所謂，女兒呢，將來總歸是要出嫁的呀。嫁到旁人家，帶了驕妄奢侈的習氣過去，豈不是要害苦了她的夫家！』

因此趙掄元從小到大，錦衣玉食，一呼百諾，早早的就養成了他眼高於頂、目空一切的心性，一心一意，直在追求新鮮刺激。那上海本是五方雜處，全國第一的大都市；什麼外來的新奇事物，國產的奇珍異寶，都由歐美各埠，內地各省，水陸兼程的先運到上海來。趙掄元家裏有的是錢，他父親又把他驕縱到這步田地，於是他一擲千金，毫無吝色，上海白相地界，自然要把他看作闊少中的闊少，第一位受歡迎被巴結的人物。

趙掄元書沒有唸好，賣質倒是蠻不錯，他喜歡玩，但是吃喝嫖賭半點不沾，狐羣狗黨的朋友

一個不交，低三下四的玩意兒他不屑一顧，套句現代文明詞兒：他玩得高級。

十一二歲他玩馬，家裏後園造了馬廄，價值上萬的阿剌伯配英國種名駒，他家就有一對。十五六歲流線型的亨士美馬車傳到了上海，他是執轡揚鞭飛車過市，引得路人側目而視的名公子之一。十七八歲開始駕駛最新型的福特汽車，二十三歲買了一架飛機，從此熱中於飛行。二十五歲，他瞞着家裏，祕密的去從事一樁壯舉，他要自上海出發，駕駛他的單座機橫越中國大陸，飛過四川盆地、西康西藏高原，到拉薩去尋幽探祕。——雄心壯志，不畏艱難，他是受了林白上校單機飛渡太平洋的影響。

第一站到了漢口，他把他的全盤計劃，以及第一天長程飛行的順利，寫了封長信，稟報他的雙親大人。這封信一到，可把趙珊老夫婦驚得魂飛天外，六神無主，恨不得立刻到漢口，去把自己的命根子拉回來。無奈兒子是從天上飛去的，再怎麼趕也來不及！趙珊老十萬火急召來他的親信智囊，商議辦法，七八個人不曉得抓斷了幾百根頭髮，才算商定一條聊勝於無之計：打電報到下一站重慶，請一家和趙氏公司有過生意來往的山貨號，趕緊派人到重慶飛機場去截攔，如果看到趙掄元，叫他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，務必要把趙掄元拖回轉。

然而，當時由上海拍電報到重慶，要隔三天才能到，而趙掄元由漢口飛重慶，却只消一天，因此，重慶那家山貨號還沒有收到電報，反是趙掄元由重慶拍回的電報先來了，他在那份電報上

興冲冲的說：

『元（一日）抵渝，明晨直飛西昌，彼處有小型機場，再二日，必可抵拉薩。壯遊歸來，報界必將轟動，兒願以完成橫越中國大陸飛行第一人之光榮，爲堂上雙親壽。』

可憐趙珊老夫婦倆接到這封電報，傷心絕望，達於極頂，老夫婦倆抱頭大哭，認定兒子凶多吉少，永遠回不來了。還說什麼轟動、光榮，爲雙親壽呢？原來這幾天裏趙珊老令人去請教了許多專家，人人都爲趙掄元的輕舉妄動跌足太息，沒有人認爲他有生還的希望。賣飛機的洋行說他們的貨色性能雖好，但是翻越七八千公尺的高山峻嶺只怕很難。地理專家說西康西藏都是邊疆民族所居之地，即令趙掄元飛得到拉薩，由於言語不通，習俗各異，倘若發生誤會，仍然可能使他不得生還。

趙珊老搭救兒子要緊，不惜花了很大的代價，託人轉求英國人，透過英商的關係跟拉薩辦交涉，希望能遣回單機闖關的趙掄元。英國人錢是要得很兇，不過倒很負責，趙掄元一去無蹤，兩個月後，輾轉傳來消息：拉薩方面證實，全西藏境內從來沒有看見過有這麼一個漢人，有這麼一架飛機！

一切的希望全部幻爲泡影，彷彿趙掄元這個英俊瀟洒，活潑健壯的青年，猛一下子從地球上消失了。

悲劇的序幕在上海演出，趙老太太憂急攻心，悲傷過度，得了一種心絞痛的毛病，在廣慈醫院住了半個月，名醫束手，百藥罔効，於是一命嗚呼。老伴死了以後，趙珊老喪妻失子，悒悒終日，不久中日戰爭爆發，他的事業都在華界，飛機炸，槍砲轟，轉瞬之間十去八九，上海淪陷那天他喝多了白蘭地酒，心臟麻痺，一跤跌倒，就此不曾醒來。趙家迭經國難家變，家破人亡，滿眼繁華成空！只剩下二小姐冰如，她帶一筆現款到重慶逃難，唸大學，後來和我戀愛結婚。

現在這個故事只剩下一點疑問，單機遠飛的趙掄元是死了呢，還是流落到那兒去了？他飛離重慶以後，究竟遭遇了些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？

二

趙掄元由重慶繼續西飛，那一天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，重慶天高氣朗，麗日高懸。上午八點鐘，他從旅館雇車，直駛座落長江江心的珊瑚壩機場，在機場上他還和飛機修護人員很高興的談天，謝謝他們把他的飛機檢查一遍，又加滿了汽油。機場上的人問他下一站飛那裏？他撒了個謊，說是到成都。

九點半他起飛，單機冉冉升空，在機場上空繞了兩圈，有一位地勤技工偶然看見他的航向是正西方，不像到成都去，心中略微有點納悶。——這是重慶山貨號所打聽出來的全部消息。

從重慶飛西昌，在地圖上差不多可以打一條往南斜下去的直線，西昌是西康東南部的重鎮，

它的地形很特殊，東西兩側都是海拔三四千公尺的大山，唯有自北而南的安甯河兩岸，才有一條長達兩三百里，寬及二三十里的狹長平原，在這個平原上住的都是漢人，再往西走就是夷人的地界。當地的夷人頭目叫做木里土司，他管轄的地區長寬各達七百華里。

當時的夷人都和漢人世代爲仇，他們每一位土司都擁有一個部落，有很大的轄區。幾百年來，他們不許漢人走進轄區一步，擅入夷區的漢人只有兩條路，其一是砍腦殼，腦殼砍下被他們晒乾，掛在門前炫耀他們的勇敢；其二是甘願投降，世代爲奴。這種奴隸叫做白夷，以別於他們自稱的黑夷。

木里土司的北邊還有一位毛丫土司，從毛丫土司木里土司依次而南，一直迤邐到雲南、緬甸和泰國，大大小小的夷人部落也不知道有多少。但是毛丫木里要算是他們之間最大最强盛的，尤其木里土司，他有一支軍隊，由二百多名慓悍的騎兵所組成，使用的都是新式槍械。除了這支騎兵，他還有無數億萬兇猛無比的警衛，那是他在東部邊界各地養的一種蜜蜂，這種蜜蜂一聞到漢人的氣味，立刻傾巢而出，狂追猛螫，團團圍攻，一直要把侵入者驅出邊界，方始罷休。就由於他們擁有這股蜜蜂衛士，自古以來，從沒有任何一位漢人不經許可，闖進過木里土司。

趙掄元沒有飛得成拉薩，但他却在闖入木里土司這件事上，打破了古往今來的紀錄。

那天趙掄元起飛以後，最初航行在川南平原上空，俯瞰大地，但見山清水秀，田疇萬里，心

情十分愉快，然而一出宜賓，進入大涼山脈，就只有羣峯屹立，高聳霄漢，一行行，一排排，如犬牙交錯，刀山劍海。而極目千里，連一處市鎭人家都看不見，這巒荒異域，就像是亘古以來不曾有過人煙。

因爲飛機上沒有氧氣，他不敢長時間高飛，而那些連綿山巒，峯尖高度都在三四千公尺以上。於是乎，他不免手忙脚亂，時而拉高，時而俯降，時而遶行，時而盤旋；那情景，就像一個小孩子誤入了茂密的森林，左衝右突，不辨方向。當時他眼中所見，盡是巖山，心中所懼，也是巖巖。飛着飛着，飛出了滿身大汗，飛過了西昌機場，終於，最可怕的事來臨了，他所攜的汽油，竟已飛了個涓滴不存，精光完蛋。而時間，却已經到了黑夜。

就在這時，他看到了人世罕聞的奇景，恍如置身夢中，每座山峯，由於積雪未溶，到處都是一片陰冷的縞素，微微散放銀色的光芒。油盡機墜的那一瞬間，忽的見一座奇峯比天更高，而在那半山之腰，霞光一匝，冉冉繚繞，把東北半片天，映得飛丹流霞，紅波瀲瀲，他認定這是人死以前眼中所現的幻覺，因而自分這次準定會撞山起火，機毀人亡；却不料，一股山風半天裏捲起，將他已熄火的飛機吹得落葉般旋轉，趙掄元已經絕望的坐以待斃，鬆開了駕駛盤，飛機翩然向右傾側，滑翔了幾千公尺，轟然一聲巨響，他只覺得眼前無數金星閃亮，頭頂心一陣澈骨劇痛，**他就此陷入了昏迷。**

醒來時，天色已經大亮，他摸遍自己身上，居然毫髮無傷。嘴裏喃喃的唸叨：『怪呀！』推開機艙頂蓋，探身出外，朝前一望，啊也！好一派美妙仙境，就在他的眼前展現——。

林木掩映，青葱滿目的小山上，一道百尺寬的短瀑，噴玉濺珠，水聲淙淙，瀑下一口圓潭，綠油油像大片的翡翠。小山後，一脈高岡，直射西天，高岡兩旁，盡是繁花如錦的鴉片烟田，罌粟盛放，濃冽芬芳，幾幾乎使他醉了。

再往後面看，這才曉得自己確仍活在人間，那峯奇巖危的高山，遠在十里開外，由北到南，佈成一系列天然的屏障。從山脚到自己座機深埋的地點，是方圓十里的一片大草原，陽春三月，這兒的草却長得足有半人高。多虧這片原始的豐茂草野，昨夜，他的飛機正好從山峯的空隙裏鑽出，藉由風力滑翔一陣，飄然落在草叢之間，機上油盡，不曾起火燃燒。當時趙掄元精神一振，鶻的跳下飛機，左右前後，檢查一遍，飛機是毀得不能再用了，如今它正埋在茂密的野草之中。於是他匆匆撿了一大包可用的東西，包括食物、羅盤、手槍、一小箱日用品和換洗衣服，以及隨身攜帶的百兩黃金，一千枚銀元。包袱實在是夠大夠重，他把它放在地面拖拽，一直拖到草原的邊緣。

他怔了怔，因爲草原的邊緣竟是一條小河，那座瀑布還在河對面，瀑下有潭，要走近那瀑布，必須渡過河去，再遶過那一泓翠綠的潭水。

無可奈何，他只好拋棄食物，把笨重的金銀和用具留在草叢裏，做了記號，然後背負着小箱，下水游泳渡過河。再打量一下地勢，他發現，瀑布上面的小山，恰好是高岡的起點，而那高岡，中間大道如砥，兩側栽植着整齊的行道樹，即使它不是公路，必定也是一條大道，一路走去，他相信他能找得到人迹。

下定決心，攀向那座只有八十公尺高的小山懸瀑。

眼看着目的地在望了，瀑布附近的美景，益發清晰可辨；這時，趙掄元正在潭邊，直往那瀑布大踏步走去，驀的，一陣清脆嘹亮的馬蹄，彷彿正向他的頭頂心衝來。他驚了驚，抬頭一望，高岡上，較遠處，捲起了滾滾塵煙。

又是驚，又是喜，但是爲了身在異域，凡事應該謹愼小心，他四下一望，找到一棵軀幹修直、枝葉繁茂的大樹，解下褲帶，扣成圓環，套在兩隻脚上。趙掄元就背着箱子，爬上樹頂，找了個隱祕的枝椏伏臥在上面。

俄而，人語馬嘶，越來越近，八匹馬，遶過瀑布，從山岡上衝刺到圓潭邊，馬兒的嗅覺靈敏，聞到了甘冽的潭水，昂首長嘯，收止脚步，竭力掙扎要往潭邊跑。八匹馬上八個人，於是一齊跳下無鞍馬來，休息片刻，就讓那八匹馬自己跑去潭邊痛飲。

那八位騎士站立的地方，距離趙掄元匿身的大樹不遠，趙掄元居高臨下，將這八個人的裝束打扮、面貌神情，看得十分眞切。只是這一覽之餘，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半邊身子，都癱軟了。

他們很顯然的是夷人，是黑夷！

趙掄元趴在樹上駭汗如雨，那八個夷人却在路邊議論談天，他們的皮膚黝黑，身材矮小，光脚板大得驚人，這表示他們是從來不穿鞋子的。八個夷人服裝一律，都是粗布縫製的短褡，中間開襟，袖長垂膝，長袍裏面全身赤裸，襟上無扣，上縫露出茁壯的胸肌，下面赤裸着小腹以下。腰上束一條寬布帶，左邊插一支駁殼槍，右邊插一把小刀子。他們正是殺人不眨眼的黑夷，自己如果被他們發現了，身首異處不必說，砍下的腦袋還得掛在『殺人英雄』的家門口，長期示衆。

好不容易，八匹馬喝足了水，八名黑夷躍上了馬背，一聲吆喝，馳向北方。趙掄元直等到風止塵落，夷人去遠，方才悄悄的溜下樹來，四望無人，猛的一頭向懸瀑深處鑽去。

總算好，正如他所想像的，這道短瀑後頭，有一個隱祕的石穴，一丈多深，十多丈寬，冲瀉的巨瀑成爲了大門。他在石室深處，找到了一塊平整的石板，躺下來，曲肱作枕，微瞑雙目，方才驚恐過度，體力衰竭，他正需要好好的休息。

三

腕上的手錶兩天一夜沒有開發條，停了擺，因此也算不出經過了多久時間，他恍恍惚惚的好

像並不曾睡着，又好像已經睡着了而在做夢。轟轟的水聲原已震耳欲聾，然而偏有絲絲的脚步聲，清晰的傳入他的耳鼓，越來越近，越來越近……他起先以爲這又是幻覺，可是當他明明白白聽見一連串嬌媚的笑，他嚇得混身汗毛直豎。

一側臉，看見一個在朦朧中顯得婀娜窈窕的女人身姿，採取和他走進來時相同的路線，一步步的深入石室。這時候，巨瀑透入外間的天光，像一道玲瓏剔透的水晶簾，趙掄元匿身石室最陰黯的角落，由暗裏朝明處望，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切。

進入石室的是一個女人；一個極其美麗的女人，她滿頭秀髮編成一綹綹的鬆垂下來，每一綹秀髮束上許多瑪瑙、翡翠、海石和車渠，使她滿頭珠翠畢繞，熠熠生光。身上，是一件黑底綉花的短衣，垂地長裙，幾乎遮住了她裸着的天足。一串珠光寶氣，奪目欲眩的項圈，套在她蟾蜍似的粉頸上。

她仍然在格格的笑，笑聲在石室裏激起了回音，她笑着，顫巍巍的笑着，像朵玫瑰花兒在春風搖曳中笑着，她笑得花枝招展，鈴兒串響。接下來，趙掄元的眼珠幾乎要奪眶而出了，因爲他分明看到，她正在自動的寬衣解帶，就站在他的面前，用水晶簾兒作照明，她在表演宛若天籟的脫衣舞，優雅飄忽的動作，她先解去短衣，脫下長裙，然後，中衣豁然飛去。

現在，展露在趙掄元眼前的，是一個雪白粉嫩、曲線豐隆的裸體美人兒，是的，她的確是個

美人兒，因爲擺夷姑娘的美麗是盡人皆知的，——趙掄元兩眼定定的望着她，連大氣都不敢透！他以爲她是到石室裏來褪衣游泳，他正希望她趕快一躍入水，離開他的視野。可是，她偏不，她連續下去的動作使趙掄元的一顆心都快跳出腔子口來，那絕頂美麗的擺夷姑娘，在石室裏找一塊較平整的地方，用自己脫下來的衣服墊着，她，她竟臉朝天的躺下來了，不但躺下，她還把她那潔白豐腴的兩條玉腿，作大字形儘量張開。

山水之間，一覽無餘，趙掄元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咻咻的發出了沉濁的呼吸。

於是這美麗的女神聽到了聲響，她一驚而起，兩隻清澄如水的眼睛睜得滾圓，那小巧的桃紅嘴唇迸出了一聲：『啊咦？』然後，她側過臉來朝石室深處探望。

趙掄元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也不期然的欠身而起，愁眉苦臉，伸手直搖，他急於要向這位女郎解釋：

『小姐，啊，不，女士，啊，美麗的女士，請原諒我，我——』心裏一急，說起話來，顛三倒四，結結巴巴：『我不曉得妳會到這裏來，我——我不是存心褻瀆妳，我——是我先躺在這裏的。』

那女的一聲不響，清澄明亮的大眼緊盯住他。她慢慢的伸手取衣，一一穿上。

『請——請妳幫幫忙，我是漢人，』他近乎哀求了：『妳一叫嚷，給——給你們的人聽到了

，我一定會給你頭！』

求到這兒，陡然想起，她是個夷女，怎麼會聽得懂自己的話？急切無奈，他一臉哀求苦惱的表情，雙手連連做着手勢，最後一記，是反手向後，猛力往自己的後頸一砍。

四

這一砍，反而把她逗笑了，笑時，露出一口編貝似的牙齒，眼波兒流盼，眞有風情萬種，千嬌百媚。尤其她一開口說話，就使趙掄元大喜過望，因爲她所說的，竟是西南口音的漢語，雖然略嫌生硬，但已儘夠聽得懂了。

她告訴趙掄元，他說的話她都懂，因此她要問，他究竟是怎麼跑到木里土司來的？趙掄元費了十分鐘之久，才把自己的身世來歷和此行目的，以及飛機如何在山中迷航，油盡迫降，種種經過，全部說完。他說話的時候，那女郎已經坐了下來，她一直在默默的抱膝傾聽，從頭到尾，不曾岔過一次嘴。趙掄元很歡喜，因爲這表示她一切全已瞭解。

『我叫貢嘎娜，』聽完以後，女郎自我介紹：『木里土司是我的父親。』

趙掄元又吃一驚，雙手直搓，在她的面前更侷促了，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待她，同時，更無法預測她對自己將會敵視，還是表示友善？——木里土司的女兒，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，她的權勢未免太大。

貢嘎娜是一個純潔而坦白的少女，她告訴趙掄元，她父親因爲只有她這個女兒，所以從小把她當男孩子看待，親自教她學漢文，說漢話，以便她將來承襲他的世襲職位。趙掄元問：漢、夷不是從不往來的嗎？爲什麼土司又要學漢文？她嚴然的笑着回答：土司不懂漢文是不行的，因爲漢夷之間的交涉、買賣，都由土司負責辦理，漢人不許踏入夷區一步，但是土司儘可帶着衞隊自由出入漢人的地區，這不但由於誰都惹不起土司，而且，漢人也需要跟土司做生意。她抿嘴笑着說：她自己就曾隨她父親去過好多次西昌和德昌，有時候化裝爲男子，有時候乾脆就是女裝。

兩個人一問一答，由於貢嘎娜的詳細敍說，使趙掄元對於自己目前的處境，已經有了相當的瞭解。他座機迫降的地方，距離木里土司的邊界十分遙遠，而目前呢，他正置身美里和木里之間的襄塘河邊，這也就是說，他降落到木里土司的心臟地帶來了。如果想要逃出去，北西南三邊都不能走，因爲走出去了又是另一個土司部落，唯一的生路是東方，但是東方沒有路徑，從這裏到西昌或德昌漢人地界，只有一條大路，先向南走到康滇兩省接壤的瀘沽湖，駕駛在激流中行進的獨木舟，駛到梅雨鋪，再循陸路經白鹽井、鹽源、平川，渡雅礱江轉北折向西昌。沿途山水險阻，猛獸出沒，她父親的騎兵隊更在經常巡邏，依她的說法是絕對走不出去的，何況，走這條路第一站就要通過她父親的土司府邸——木里村。又何況，這一條路水程陸程加起來，計達八百餘里之遙。

除了身陷險地，插翅難飛，貢嘎娜又告訴他一件更嚴重的事，不管他是有心抑或無意，他今天已經惹上了殺身大禍。她含羞帶窘的笑着說，今天是她的喜期，而他所窺見瀑底襯衣那一幕，正是她訂婚儀式的最高潮。更糟的是，她這次婚姻大有政治意味，她說：夷族所有的土司，都是清朝皇帝加封的，民國以來，沒有人管邊區的問題，所有的土司都在憂心忡忡，唯恐中央政府否定他們的土司地位，於是在這一段時期，大家拚命的擴充實力，想利用實力來謀求自保。在木里土司的北部，有一個更大的毛丫土司，他的首邑在高山峻嶺之巔，他的牧場囊括了幾個縣城在內，毛丫土司一心想兼併木里，那樣他的轄區就可以跟內地一個省份那樣大小了。但是毛丫土司不想跟木里土司打仗，他的兼併辦法很高明，叫他的第三個兒子波戈向貢嘎娜求婚，如果貢嘎娜答應了，他將來就把毛丫土司的職位讓給波戈承襲，由他們兩夫婦共同治理毛丫和木里兩大土司的轄地。

夷人婚俗，先要經過媒人的撮合，然後定一個日子，男女雙方正式相親。相親合意，當日便算訂婚，而那一天，正是波戈由七位男伴陪着，到木里來相親訂婚的吉日——波戈到了木里，八個人帶了八匹馬，徐徐走向木里土司的府邸，那時候貢嘎娜也由七位女郎陪侍，站在府邸的門前。在那座寬敞無比的廣場上，波戈按照習俗，走到距離貢嘎娜一百尺遠的地方站住，他手裏拿着一支滿鑲寶石金剛鑽的項圈，在豔陽照射下，發出璀璨奪目的光輝。

照規矩，相親的時候女方有神聖不可侵犯的自決權，她看中了男方，經過就在現場的一番追逐閃避，她會讓他將項圈套上自己的脖子。假如她不中意，她也有方法不讓那個項圈套上來，這時候男方只好知難而退，絕對不許對女方有絲毫不禮貌的態度。事實上，在夷人地區反比文明社會更加尊重女性，夷人間一切的糾紛，可以由女人一語解決，縱使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發生爭執，要打仗了，只要有女人出湯，當衆把褲子一脫，高高掛在一根長竹竿上，雙方不論有理無理，都得立刻勒兵退却，天大的事也能消弭於無形。

女方相親的時候雖然有女伴陪同，但是任何人不得向她提供意見，她的終身伴侶必須完全憑她的愛惡而取決，——這是眞正的婚姻自主。然而，那一天波戈揚現他手上的寶鑽項圈時，站在樓屋窗前眺望的木里土司心動了。他知道這個價值連城的項圈來歷，因而也瞭解了毛丫土司的暗示，項圈是毛丫土司的傳家之寶，那等於女皇或王后頭上的皇冕，由於婚事的取捨在貢嘎娜，毛丫土司不便先把自己的心意提出來，他只好利用他的傳家之寶說明，——如果波戈和貢嘎娜的好事得諧，他們倆將共同攜手，治理世界上最大的土司部落，那就是說：毛丫和木里從此合而爲一。

這一項未來的美景使木里土司怦然心動，他自以爲是愛護自己的女兒，純粹爲她的前途的安全與保障着想，他不惜違背千百年來的族規，他不惜干預女兒的婚姻，他請他的夫人飛奔下樓，

捏到門前，附耳告誡貢嘎娜：不管怎樣，一定要接受波戈的項圈。

貢嘎娜承認：當時她對波戈的反應並不壞，波戈的威武雄壯，在木里土司是罕有其匹的，此外她還喜歡他手中執着的那個項圈，不在乎它的價值，因爲它空前貴重。空前貴重的項圈，顯示了波戈求婚的誠意，以及他對她深摯的愛心。

假如木里土司不在這最後關頭多此一舉，兩族所希望的聯姻也許可以順利達成。就因爲木里土司唯恐失去這稍縱即逝的機會；他操之過急了，嘗貢嘎娜的母親和她悄悄耳語，她驚怔了一下，與此同時，一縷反感從那顆純眞的心靈中冉冉升起。

波戈該向貢嘎娜求婚了，因爲貢嘎娜已經按照習俗格格的一陣笑，然後她身旁的女伴也笑着一哄而散，她伶俐的一扭細腰，長裙旋成一把巨傘，她飛也似的繞場奔跑，衣袂飄舞，翩翩有如彩蝶。這時候波戈也迅速的拔步，兩個人一前一後的在廣場上追逐，追逐——波戈終於一把抓住了貢嘎娜的手臂，右手執着的項圈，罩住她的頭部在套下來，她閃躲，閃躲，木里土司在樓窗前看出了滿身的熱汗。好了！現在他乖順聽話的女兒，很適當地給波戈一個機會，那隻燦然生輝的項圈，在她白嫩柔膩的頸子上閃耀。

相親典禮——夷語叫做『趕表』，就這麼輕鬆愉悅的，在一場青春追逐遊戲中宣告完成。但是接下去還有更熱情大膽的第二幕，那是再正式也不過的訂婚——波戈一把項圈套到貢嘎娜的頸

上，他立刻鬆開她的手臂，貢嘎娜歡然的發一聲尖喊，這一次她用了加倍速度的衝刺，拚力狂奔，轉眼之間，她已奔下了府邸所在地的那片高岡，她狡獪的鑽進了一片綠陰濃護的樹林。

波戈的唇邊出現得意的微笑，他雙脚一跳，一聲長嘯，像鷹隼般的，他也縱身鑽入了林中。

這是夷族男女青年一生中愛情生活的最高潮，夷人的訂婚，等於是我們漢人的『洞房花燭夜』，不過夷人不要洞房，不點花燭，而且也來不及等到夜晚。準新娘在前面跑，準新郎在後面追，清朗的笑聲飄揚在山隈水涯。她跑到一處隱祕的地方，或許是一道岩穴，或許是一棵樹底，或許有豐茂的草叢掩避，或許就在溪畔的曲折深處；她會自動的躺下，自動的寬衣解帶，露出冰清玉潔的裸體，躺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。她甚至應該擺好交合的姿勢，等那氣喘吁吁的準新郎追上來了，她只要輕輕的闔上眼睛……

溪水也有小小的浪潮，衝上岸又滑落去，讓追歡逐樂達到高潮的頂端，它會無聲的消隱，帶走了由衷的感念，永恆的愛情，不盡的相思，和甜美的回憶。夷人並不貪饞，他們懂得淺嚐輒止。從這一度縱繾，一對有情人即刻分手，道一千遍珍重，說一萬次再見，他們依依不捨，各回各的家裏。重相見時，還得再等上八九十個月，眼淚、失眠、怔忡、呵欠，他們要熬過刻骨相思的一段時間，他們認爲這才是眞正的戀愛，最美的戀愛——一直等到準新娘生了孩子，男方才可以把妻子和兒子一齊接回去，永久廝守，不棄不離，至此，這一組，三個人，算是正式舉行了婚禮。

五

貢嘎娜羞人答答，說到這裏，粉頸一弓，螓首低垂，趙掄元趕緊壓下自己的意馬心猿，遐思綺念；使自己心底出現光明一線。他再三道歉，說他實在是無意間先躲到了這裏，以致破壞了他們的『洞房花燭夜』。

『不不不！』貢嘎娜急忙連聲嚷叫：『你弄錯了呢，今天我是下了決心避掉那個——那個——那個什麼的。』

她又滔滔不絕的往下說：今天相親的時候，她明知道自己的父母正在樓頭緊張注視，她不忍當場使兩位老人家失望、懊恨，她算是勉強自己接受了那個項圈，但是她的反抗意識却越來越高漲，她告訴她自己：接受項圈，並不等於接受波戈。因爲她還有機會擺脫他，木里附近的一草一木她都熟悉，她拚命的跑得快，跑得遠，她都跑到三十里外的美里來了。——波戈一場歡喜落空，他迷了路，追不到貢嘎娜，在夷族社會來說，這是奇恥大辱。他盲目追奔很久以後，爲了保全自己的顏面，他只有吞下酸澀的苦果，一語不發，騎馬回家。

現在趙掄元恍然大悟了，他進入夷區的第一次險遇，匿身樹上俯瞰那八個人八匹馬，正是波戈在無奈的歸途中强顏歡笑。——他把他的險遇告訴了貢嘎娜。

貢嘎娜嫣然的一笑，她若有深意的說給他聽：漢人和夷人幾百年的積怨，仇恨的種籽就種在

『趕表』的奇風異俗上。據說，千百年前漢夷等於一家，沒有藩籬，不分畛域，夷人在漢人市集上自由徜徉，漢人在夷人的田野裏來來往往，不知何時是什麼人發現了『趕表』的羅曼蒂克氣氛，他們居然敢冒充、偷襲、或竟逼强施暴。這一類事件激起夷人的公憤，於是，漢夷生仇，千百年來互相殺戮，斷絕往還。

趙掄元當然懂得她話裏的含意，但是憑良心說，雖然貢嘎娜是他一生中所曾見過最美麗、最動人的女郎，由於大難迫在眉睫，他在她循例做出那樣的冶態時，他也祇有惶悚之心，根本毫無狎侮之想，方才如此，於今更烈。

貢嘎娜說了太多的話，仍然抱住膝頭，靜靜的坐着，休息了一會兒。她外表上顯示絕對的甯謐，心中却在思潮澎湃，因爲她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，她正在嚴厲的自責：——爲什麼要對一個陌生人，一個陌生的漢人、仇人，說了那麼許多過份坦白的話。

兩個人也不知道談了多久，瀑布外，隔着那重水晶簾，西天已經塗抹了淡墨勾勒的暮靄，貢嘎娜倏地一驚，挺身起立，她說：天色已晚，她必需回木里去了。

一聽說她要走，趙掄元便像孩子似的慌亂起來，他自忖沒有理由留她，也不可能留住她，但是他有萬萬千千重疑懼，他望着她，嘴唇哆嗦着，他在問：

『那——我怎麼辦？』

那驚慌的表情和乞憐的神色，出現在一個英俊健壯的男孩子臉上，一瞬之間，使貢嘎娜的心扉受到極大的撞擊。柔弱有時候會比堅强更有力量，貢嘎娜於是又一次下定了決心，無論如何，她不能把這個無辜的漢族青年，丟在這荒山僻野裏不管。

她的目光更趨柔和，她的聲調也恢復了原有的甜美，她安慰他，說：

『留在這兒。——只有留在這兒是最安全的，明天，我會想辦法跑來看你，到那時候，讓我們再商量一個辦法。』

趙掄元懷着希望，懷着對於貢嘎娜美妙胴體的回憶，在又冷又濕的石室裏，度過他有生以來第一個飄泊流浪的長夜。

六

第二天中午，貢嘎娜來了，跑了三十里路，她直在嬌喘咻咻。趁着天光水影，趙掄元在那一個苦苦等待的漫長早晨，已經做了不少的事，他汲水到草原的盡頭，前後三次，他把埋藏起來的金銀和器物全部搬到石室裏來了，他正想利用石室一角，佈置一個舒適的匿身之處，在這一段時期，他又在幻想自己是流落荒島的魯濱遜。——於是，他的『禮拜五』來了，貢嘎娜倩然的笑，扭動她柔細的腰肢和豐滿的臀部，漸行漸近。

一見到她，趙掄元就感到無比的振奮，因爲她的來臨，正表示自己從昨夜直到此刻，儘在苦

苦思索的逃生之計開始顯露了曙光。他歡聲高喊貢嘎娜，稚氣的把她拖到石室右側，在那兒的地面上，堆着他所帶來的黃金與銀元。

『貢嘎娜，妳看，』他伸手指向那堆金與銀：『我終於想出了這麼一個好辦法來。這兒是一百兩黃金和一千枚銀元，我請妳代我奉獻給妳父親，只要他能把我送到西昌，這些財物統統都是他的。』

貢嘎娜彷彿驚了一驚，她聽清楚了他所說的，却不答話，臉孔沉了下來，儘在用一種奇異的目光凝視着他。

趙掄元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，忐忑不安的問：

『貢嘎娜，妳——』

『把它們收起來，』她輕柔的吩咐他，坐下，婉轉向他解釋：『父親愛的是快槍、山砲。金和銀，他自己也有很多。』

接着她又告訴他許多聞所未聞的事，夷區裏，地廣人稀，種植的除了糧食，就是鴉片，鹽源一帶鹽井密佈，金沙江本來就以出產黃金聞名。因此，木里土司實在是很富有的，她父親多的是黃金白銀、鴉片和岩鹽。財富，不可能打動他的心。至於槍砲子彈，那倒是他們最愛重的東西，由於運輸的困難，和漢人的阻撓，夷人往往要花十倍的價格，才能換到他們急需的武器。

趙倫元問：假如木里土司能夠對他表示信任，放他回去，他願意代他到香港、上海去採買最新式的槍砲，由他自己設法，運到木里。貢嘎娜連連的搖頭苦笑，說是這些都是不可能的，現在的問題，是趙倫元的形迹絕對不可被人發現，私入土司管區，所該受的可怕刑罰，她昨天便已經告訴他了。

趙倫元嗒然無語，低頭坐在貢嘎娜身邊，兩條劍眉緊緊的鎖起，那一臉的懊惱沮喪，使貢嘎娜加深了憐惜同情的心理。讓這樣一個英俊瀟洒的青年，引頸就戮，或者是鐵索鉚鐺的去執賤役、做奴工，那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。

貢嘎娜給他帶來了食物，她說那叫糌粑，用酥油和稞麥製成，趙倫元咬了一口，又羶又腥，他忙不迭的吐了出來，貢嘎娜歉然的笑，勸他還是勉强吃下去，夷區裏只有這樣的食物，他將會在這座洞穴裏停留多久，那是誰也無法預料的，他能夠一直捱餓不吃嗎？她的溫柔與關切，使趙倫元又一次怦然心動，他抬起頭來凝望她，發現她的面頰像晚霞一般的紅，大眼睛裏泛漾着一湖春水，那小巧精緻，美得像雕塑似的鼻翼，正在急促的翕動。轟轟怒瀑，居然掩壓不住他倆心跳的聲音，於是他突然一陣大胆，——這是他倆定情的開始。

從此，事態更嚴重，危機更迫切，因爲趙倫元不知不覺的干犯了夷民最不可宥恕的兩大禁條：貢嘎娜已經接受了波戈的項圈，縱使他們不曾成其好事，不算完成訂婚結婚的手續，但是這種

事例在夷區是破天荒的，同時也是波戈和貢嘎娜都不敢說給別人聽的。波戈居然在追逐自己的新娘時，讓她跑得找不到了，這是他一輩子都無法湔雪的恥辱，他打落牙齒和血吞，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敢告訴。貢嘎娜呢，她又怎能到處打鼓敲鑼的去宣揚，她那天並沒有跟波戈共效于飛之樂？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毛了和木里兩個部落裏所有的人，早已認定波戈和貢嘎娜是一對『合法』的未婚夫婦。夷人和漢人一樣，非常重視女子的貞操。女人訂婚以後，如果紅杏出牆犯了淫行，男家會引爲家族之羞。照夷人的法律，不貞的女人得被男家永遠逐出家門，與此同時，女方的家長也會堅決表示不容敗壞門風的女兒回去。這樣的被逐者和流浪者當然不敢奢望好心人的收留，她們的結局多半是自殺，——**弱質紅顏，孤苦伶仃，她們無法跋涉好幾百里，到漢人的地區再去自投羅網！**

跟『有夫之婦』的女子發生了苟且，那個『野男人』的命運更慘，不論漢人或夷人，都只有死路一條。至於應該將他怎樣處死，大權操在『本夫』的手裏，他可以想盡方法加以酷刑，藉以發洩他心中的忿恨。

躺在貢嘎娜的懷中，享受着生平僅有的愛情蜜汁，於此蠻荒異域，瀑外便是如詩如畫的美麗仙景，少年人有時會被幻想統御了一切；趙倫元如醉如癡，他忘記了死神正無日無夜的在他頭頂盤旋。

貢嘎娜是深心熱愛趙掄元的，她願意爲他付出生命的代價，心甘情願，毫不猶疑。——夷家姑娘，一向都仰慕漢家兒郎，那不僅由於漢家郎可以帶她們到山區以外的花花世界，而且，同族的男子全是粗獷的、鹵莽的，他們尊重女子，但是尊重並不包括溫柔、體貼、風情和無微不至的關懷。

男人以愛情爲生活的一部份，女性以愛情爲生命的全部，趙掄元的幻想屬於生活的美化：美景，美女，美妙的愛情，千古難逢的豔遇。爲了這些，他甘於整日整夜的幽居洞中，長時期吃腥羶的糌粑，賁得半生不熟的獸肉，苦苦等待貢嘎娜一日一度飄然來臨。——而貢嘎娜，她的幻想類拔萃的，他是全心全意愛着她的，她正享有黑夷姑娘做夢都無法想像的一段熱戀，熱得像熔岩，熱得像烈燄，一個女人，一生有這麼一次、一天、一度就已經夠滿足了，她在熱戀之中覺得連死亡都是甜美可愛的。她時常在假想，有一天，他們的祕密被族人發現了，到那時候，她相信她會面帶滿足的笑容，和她的情郎一齊步入刑場。

七

就這樣，兩個人男貪女愛的日日幽會，一晃就是三個月，三個月艱苦危難採和着祕密歡愉的時光。終於，不可避免的事來臨了，貢嘎娜的小腹開始微微隆起。

木里村上的人都很興奮，帶着微笑的耳語越傳越遠，——波戈和貢嘎娜有了愛情的結晶，一次盛大空前的婚禮即將舉行。木里土司和毛丫土司的合併大有希望，人們都是在暗中企求這次合併成功的，——他們的生存領域將更廣遠，他們營生的方式將更拓展，毛丫是一個幾乎沒有邊界的大牧場，在那裏盛產駿馬、山羊、犛牛和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。還有最重要的一點，夷人最大的兩個部落統一，他們的武力將更堅强，他們可以高枕無憂，不必担心外界的侵襲。

好消息很快的傳到毛丫土司那邊，那是一個盛暑的晚上，在毛丫村，毛丫土司恢宏壯麗的岩洞府邸裏面，到處都是那麼樣的陰涼、清新，毛丫土司正和家人一道用餐，大盤盛裝的糌粑，烤得半熟的羊腿，以及山村裏自釀的醇酒，一家人據着一張石案，大吃大喝。一個衞士匆匆的進來，滿面春風，當他附耳向毛丫土司報訊時，他的眼睛直盯住波戈在笑。

毛丫土司聽說貢嘎娜有了身孕，以爲兼併木里有望，兒子娶成好媳婦，自己又快抱孫子，眞是三喜臨門，他不禁歡欣萬分，他揚聲大笑，當着全家宣佈佳音，衆人聽到，也是喜不自勝，紛紛的向波戈道賀。那波戈聽後反而驚呆了，緊板着臉，一語不發。移時，當他驀地想起貢嘎娜的不忠，她一定是在自己求婚以前，先就有了相好，於是羞憤交集，咬牙切齒，偏偏苦於啞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！家人們在問他爲什麼神情大變，他已雙眉一掀，虎的一躍而起，衝回自己的石室，把門一關，一頭倒在床上，嗚嗚的失聲痛哭起來。

一家人都給他弄得莫名其妙，分明是天大的喜事，波戈怎麼會勃然色變，怒容滿面？只是，人人都知道波戈性烈如火，陰鷙深沉，所以自毛丫土司以下，誰也不願追上去尋根問底。毛丫土司說：

『讓他去吧，有什麼事，他明天自然會說出來的。』

然而，毛丫土司的料想却落了空，波戈痛哭一場，決心也同時下定。破曉之前，他抹乾眼淚，收拾行囊，他揹了一支快槍，帶了幾排子彈，腰間插一支見血封喉、淬過毒藥的匕首，悄悄的到後面牧地，喚來他那匹烏雲罩雪的駿馬，一躍上了無鞍馬，朝陽旭光剛從素龍魯山巔探出芒尖，他已經鞭着馬兒，單人單騎，潑喇喇的向南方奔去。

披星戴月，一路趲趕，他下走松堆、理化、稻城、卡絨，攀援直上西康全境最高的貢嘎娜山，七千七百公尺，快要爬到天上去了。由貢嘎娜嶺聯想到貢嘎娜，這木里土司唯一的愛女，他們毛丫家的淫婦，波戈憤怒得胸腔都將迸裂。

到了美里，人困馬乏，駿駒臨到瀑布邊，聲聲長嘶，停步不肯再走。那時候，大概是午前十點左右，波戈心想，上次訂親，曾經到過這個地方，由此攀上高岡，直馳木里，最多一小時而已，就讓馬匹飲足了水，自己也藉此休息一下，充其量，在正午時刻趕到就是。

跳下馬，讓牠自己去臨淵痛飲，波戈找了一株大樹，背脊抵住樹幹，坐地小憩，同時，他也

亟於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，清醒一下自己的頭腦。十多天日夜兼程，策騎狂奔，他一直都在被報復之神所煽動，無時無刻，不是陷於瘋狂衝激的熊熊烈燄中。

起先他想，一到木里，他就要排門撻戶，衝進貢嘎娜的香閨，抓住她的頭髮，亮出淬毒的匕首，他將逼她供認自己的不貞，招出奸夫的名字，不管木里的法律怎樣，他曾發誓親手報復，他將手刃奸夫淫婦，湔洗自己聲名的汚辱！

然而，快到目的地，他的意志開始動搖，他縱然有萬丈勇氣，千重恨心，他想他未必就能順利完成自己的計劃。木里村是土司府邸所在地，土司府邸左右，有兩百名驍勇慓悍的騎兵，雖然他現在還算木里土司的乘龍快壻，但是根據夷律，在貢嘎娜的孩子沒有生下來以前，他不但不許見貢嘎娜的面，同時也不准上木里土司的門，那兩百名衞兵怎肯眼睜睜的，望着他闖進府邸行兇？

他究竟應該怎麼辦呢，是繼續前進？還是抽身後退，回毛丫去撒救兵，向木里土司興師問罪？想着想着，他煩躁萬分，猛一跺脚，把頭一揚，偏巧就在這時，他驀地有所發現，——咦，怎麼大瀑布後面，會有縷縷輕烟，斜斜的飄散出來？

他霍地站起，右手拔出腰上的匕首，向那縷縷輕烟，躡手躡脚，一步步的挨近。——

由於貢嘎娜一次次的供應，趙倫元的石穴中，一般必須用品，早已燦然具備。兩個月前，他

便開始自己用小鍋石灶煮食物吃，因此，波戈看到的炊烟，正是趙掄元在烤兎子的時候逸出來的。

望着那隻今早獵獲的兎子，在枯枝敗葉燃着的微火上，漸漸的燻得發黃，燻得噴香。趙掄元的心裏十分喜悅，他在想，今天貢嘎娜來時，他可以有好東西招待她了。

他的精神太專注於烤那隻兎子，因此他不曾聽見波戈步入石穴，走到了他的身旁。於是，波戈喉間發出一聲低沉的咆哮，兩足一縱，奮力前撲，趙掄元一時措手不及，毫無抵抗，他被波戈生擒活捉，用身上一條堅靱的籐索，四馬攢蹄的綑緊，波戈把他抗在肩上，抗出石穴，越過亘瀑，橫放馬背，一聲：『得兒！』吆喝胯下駿駒，飛也似的奔向木里。

這時候，波戈還不知道，趙掄元就是他的情敵。他逮住他，心中歡喜，是因爲他在木里附近捉住了潛行入境的漢人，因此使他有了口實，去見木里土司。到了那邊，他想，只要他能看到貢嘎娜，他自會設法找機會查問水落石出，然後，——一一加以報復。

八

昨天和趙掄元討論了一下午，照例是永遠不得解決的老問題：該怎樣相偕逃出木里山區？薄暮時分騎馬回家，一路上又彷彿她肚裏的孩子在質問她：『媽，我怎麼辦？妳爲什麼不把我已在人世的消息，告訴我的爸爸呢？』——從這時候開始，貢嘎娜一直悶悶不樂，愁腸百結，懊恨萬

千。自她曉得自己有了孩子，她的幻夢徐徐褪色，慷慨同爲情死，已經不是她所願爲的了。求生，逃脫，遠走高飛的想望越來越切。同時她更矛盾痛苦，她不敢將懷孕的事說給趙掄元聽，唯恐——他一時衝動，會逼她冒險去試探絕不可能的逃亡。

於是她澈夜失眠，因而這天早晨起床很遲，將近中午，她還在對鏡梳洗。突然，聽見外面廣場上人聲鼎沸，脚步雜沓，間而有尖銳的歡呼和詈罵。貢嘎娜是個心虛的人，一吃驚，手裏的圓鏡摔落地上，啪的一聲，碎成片片。

她急忙站起，匆匆跑到樓頭，推窗一望，廣場上雜亂的景色盡收眼低；她嚇得幾乎暈了過去——

趙掄元長大的身體被捆成一團，摔在地上。波戈昂首挺胸，一脚踏住他的俘虜，臉上露出勝利的獰笑。

四面八方，木里村裏的人如像潮湧，湧向廣場正中，有人在叫罵，有人在歡呼，她父親帶了八名衞士，走在人潮的最前面，筆直向波戈走去。

嚶然一聲，貢嘎娜腦際一陣空白，身體微微搖晃，她在即將暈厥的剎那蕩地驚覺，——趙掄元命在俄頃，於是她激起最大的勇氣，撩起長裙，衝下樓梯。

她從不曾想到木里村會有這麼許多人，狂喊尖叫，叉捶叉踢，貢嘎娜從圍着看熱鬧的人牆裏

打開一條路，一直衝到廣場的中心。——於是她一抬眼看到，一個赤膊的衞士，正掄起一把鬼頭刀，使勁的在向趙掄元的頸脖砍去。

『不許！』她急壞了，用夷語石破天驚的極喊：『快把他放開！』

劊子手遲疑了，垂下了手裏的砍刀，茫然的望。

『貢嘎娜！』木里土司轉過身來，面容無比端凝嚴肅，他雙手按住女兒的肩頭，告訴她說：『這是我們族裏從未有過的事情，一個漢人闖進來了，被波戈抓到。我一連問了他三句話，他不求饒，也不回答，按照我們的族規，他必須立刻砍頭。』

『不能——不能！』貢嘎娜臉色雪白，呻吟般的泣呼：『你們不能殺他！』

木里土司精明而嚴厲的眼睛，在貢嘎娜臉上迅速的一轉，他眉梢一揚，彷彿已經看出事有蹊蹺，他回過頭，再望望波戈漸趨疑惑的眼神。在這一瞬間，他作了重大的決定：他向劊子手拋一個眼色。

劊子手會意，再舉起刀，想要趕緊結束趙掄元的性命。貢嘎娜萬箭攢心，她確實給逼急了，無可奈何的發出淒厲的哀呼：

『不能殺他！他是我的丈夫！』

喊聲一停，劊子手的鬼頭刀噹啷一響，落在地上。就在這時，人羣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：

『啊——』

自此，全場的人如中雷殛，驚呆住了。這是不可置信的事情，然而偏偏是貢嘎娜親口說出來的。——木里土司的臉孔一下子變成死灰；波戈恍然大悟，那對陰鷙的眼睛，重又閃出憤怒的復仇光芒，他嘴角掛着殘酷森冷的笑。

土司夫人搶天呼地，奔過來，一把摟住貢嘎娜，聲聲迸濺熱淚的悲呼：

『啊，我的兒，我的兒！』

大錯鑄成，百死莫贖，貢嘎娜拚命掙扎出來的勇氣衰竭了，這一次，凝結的空氣，像巨雷猛擊她的頭頂，她再也支撐不住，身子一軟，就此暈倒在母親的臂彎之中。

木里土司勉持鎮定，他望望黑壓壓一片的臣僚衞士和百姓，咳一聲嗽，用那種大義滅親的悲慟神情，朗朗的宣佈說：

『貢嘎娜犯淫行，應該永遠流逐，不許任何人收容接濟！這個——』他俯望蜷縮在地面的趙掄元，恨意陡生，兩頰閃過一片痙攣：『勾引貢嘎娜的漢人，依律，交給波戈任意處死！』

廣場上一兩千人黯然神傷，齊齊的低下頭去，爲美麗可愛的貢嘎娜默哀，『永遠流逐，可憐的貢嘎娜，妳這次是必死無疑了啊！』

波戈，像一隻身手矯捷的靈猴，他發出一聲歡呼，就地一躍，躍起三四尺高；落地時，正好

跳到趙倫元的面前，復仇的意念在他血管裏奔流，他變得瘋狂殘忍！他拔出匕首，挑斷了緊緊綑住趙倫元的籐索，趙倫元正在暗中活動麻痺的四肢，波戈忽而用長槍抵住他的額頭要放，忽而又去把他的衣服全部脫光，用他那把見血封喉的匕首，像在活剮凌遲趙倫元一樣，一會兒要往喉頭刺，一會兒又對準他的心臟。趙倫元苦於掙扎不出力氣，沒法跟他拚鬥，他廢然一聲長歎，乾脆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他緊緊的閉起了眼睛，他不願使自己成爲波戈洩恨的活靶，『何必再拿瀕死的人開玩笑呢？』他心裏在想：『隨便你怎樣把我殺了吧！』

波戈見他兩眼緊閉，死亡的遊戲再也耍不下去了。他將自己的牙齒咬得格格的響，然後，怵目驚心，眼睛望着他狂暴行兇的一兩千人，轟然的發出一聲驚喊，——因爲他們看見，波戈惡毒的搬來了四塊重逾百斤的大石頭，他强使趙倫元的兩手兩脚張開，整個人仰臥在地面，成爲個『大』字，他吃力的抱起石頭，一塊塊的緊壓在趙倫元的肘彎，和膝蓋。那時候，趙倫元剛好躺在平整而堅硬的一塊巨石上。

夷人聲聲發出駭呼，那是因爲眼見波戈所施的刑法太殘酷——巨石壓緊四肢關節，血脈不能流通，身體無法轉動，木里山區經緯度差不多和台灣相彷彿了，七月溽暑，山間溫度更高，什麼人能在毒太陽下乾炙幾天？——幾天後，趙倫元不支身死，他可能被晒成一個水份全失的『人乾』！

『把貢嘎娜丟開去！』木里土司頓足咆哮：『她已經不是妳的女兒！』

土司夫人哭哭啼啼，悲悲切切，但是她不能抗拒丈夫的命令，在子民們衆目睽睽之下，她只好鬆開雙手，任讓失去知覺的貢嘎娜摔倒地面。

人羣默默的散去，心頭是無比的沉重，木里土司像是轉眼之間衰老了許多，他攙扶土司夫人的手臂，老夫婦倆熱淚縱橫，回到空曠的府邸。

波戈還有不盡的憎恨，他向貢嘎娜微隆的肚皮，啐了一口醰痰。然後，他坐在壓住趙倫元右臂的那塊巨石上，取過背囊，拿出乾糧來吃。

午後陽光，火辣辣的，儘在撩撥貢嘎娜緊閉的眼瞼。趙倫元聲嘶力竭的喊她，已經持續了很久，方才急切緊張的聲聲呼喚，如今已隨着他的唇乾舌焦，嘴唇上出現了白色的圻裂，大聲的吶喊變成了嘶啞的鬼語嗷嗷，——波戈還壓在那塊大石頭上，望着趙倫元陣陣獰笑。

終於，貢嘎娜醒過來了。她欠身坐起，膝行移近趙倫元的身邊，她不理波戈怒目奮眦的虎視，伸手抱住趙倫元晒得火燙的身軀，她忙亂的爲他撫摩，以自己的身體爲他遮蔽，洶湧的熱淚洒落在他赤裸的身上，她痛哭，她抽搐，她斷斷續續的問他：爲什麼她父親問話的時候，他緘口不語，她不是告訴過他嗎？三次問話中如果坦然說了實話，他還有甘爲奴隸，保全性命的可能。——如果他答話了，他就不會被判處砍頭，沒有那個砍頭的場面，她就不至於被迫說出他們的關係

，如今，——她怎能忍受親眼見他飽經折磨而慘死！

趙掄元急於回答，可憐他嘴裏連一絲唾液都沒有了，——嗯嗯啊啊，他說不出話，他用那對依然清澄的眼睛目語：一切都是爲了她，他甯可死，不願牽連她陷入不幸的命運。

貢嘎娜更傷心了，她的面頰緊緊貼着趙掄元的胸膛，她摟住他，嗚嗚的放聲痛哭，——貢嘎娜和趙掄元生死不渝的熱愛，又一度激怒了這次是親眼目擊的波戈。他暴跳如雷，狂性大發，他竟一把拖起伏在趙掄元身上的貢嘎娜，他蠻橫的將她拖往廣場的邊緣，——他竟想把貢嘎娜推下百尺深谷。

貢嘎娜呼叫，掙扎，脚踢，嘴咬，波戈拉住她死也不放，啼哭悲號驚動了附近的人，包括木里土司的衞隊和子民，人人臉上流露極度的憤慨。——驀的聽見貢嘎娜發出一聲慘呼，好幾百人從四面八方奔過去，波戈駭然的鬆了手，貢嘎娜又一次暈厥在地，這一次，她的長裙下半截，染滿了鮮紅的血跡。

『失胎了！可愛的貢嘎娜失胎了！』一位龍鍾的老婦，年輕時曾經做過貢嘎娜祖父的侍女，她悲憤激動的想要去拖住貢嘎娜，好些人搶上來幫助她這麼做，老婦人憤慨的破口大罵，向府邸——『給老鷹把心叼走了的父母！』向波戈，猛力的啐一口，喃喃詛咒：『你這惡鬼！屍身要在巴塘河裏餵毒魚！』俯首向貢嘎娜，『啊，可愛的貢嘎娜，讓我給山神詛咒吧，我老了，我願意

大火燒不化我的屍身，我收容妳，妳到我家裏去養息！』

波戈被一千對仇恨的眼睛逼視，他只好忍氣吞聲，一步步的重回垂死的趙掄元身邊。

九

第二天天亮以後，木里村出現了毛丫土司和他的大隊衞兵，他們是在發現波戈失蹤，立即一路追趕而來的，他們的來到，使孤立無援、猶在報仇雪恨的波戈欣喜若狂。但是木里土司却怫然不悅，因爲在夷區，任何不經邀請的客人，都可以視作入侵的仇敵。

波戈急叽叽的，把所有發生的事情全部報告給他父親聽，毛丫土司經此當頭一棒，惱怒已極，因爲他一切幻夢俱成泡影，貢嘎娜的不貞，反而給他全族添上不名譽的標記，他在盛怒之下，一把推開了擋在前面的波戈。

毛丫土司氣冲牛斗，大踏步衝向木里土司府邸。距離大門三五丈遠，忽然中門大開，木里土司身後八名勇士，勇士們荷槍實彈的迎了上來。這時候，兩百名慓悍的騎兵，平端着槍，悄悄從四面八方出現。一霎眼，毛丫土司發現他和他所帶的七八十人，已經陷進嚴密的包圍圈中。

不等毛丫開口，木里土司便厲聲喝問：爲什麼目中無人，興兵犯境？毛丫一腔怒火，正苦沒處發洩，於是他反唇譏諷木里治家不嚴，竟讓許配給波戈的女兒犯下淫行，懷了漢人的『鬼』種！這時，一名血氣方剛的木里騎兵忍無可忍，端起槍，朝那毛丫土司遠遠的瞄去。

這一槍沒有打準，槍彈從毛丫土司的頭頂掠過。當時毛家軍立刻臥倒，開槍回擊，木里土司府邸前面的廣場，轉瞬間變成了槍林彈雨，殺聲震天的火線。

土司夫人掙扎着奔出來了，她雖然病弱，雖然還在喘息不止，但她知道唯有自己才可以阻止大屠殺的進行。她跑到門外，不顧槍彈四飛，她當衆脫下自己的內褲，喚她的侍女，高高的挑在一根長竹竿上。

戰火頓時停止，毛丫土司倉皇的引兵退却。

趙掄元四肢關節上壓着的巨石被人移開，——這些事和木里土司夫婦截然無關，因爲他們一等毛丫兵退，就回到府邸關上大門暫時不理事務。——是村上的百姓自動幫忙，甘冒族規，合力救援這一對異族結合的小情人。趙掄元被救下來時，只剩了一口游絲般的氣息，手脚癱軟麻痺，軟綿綿，烏黝黝的，絲毫不能動彈，巫醫說他生了癱疽，那是因爲血脈阻塞，以致毒質瘀積；唯一的救命之方，是把兩手兩腿，齊齊的切斷。

熊熊的一盆烈火燃起來，巫醫穿起法服，跳神迎符，然後他用鋼刀切去趙掄元的兩手和兩腿，一聲慘人心魄的極喊，四塊火紅的烙鐵，由火爐裏抽出來，分別由四位巫醫助手，挺向他鮮血迸湧的四處盤大傷口，——一陣皮焦肉坼的惡臭——

將息了一個月，在木里村好心的人家東躲西藏，俊俏健壯的趙掄元已經成爲了一枚肉球；人

蛋！除了頭顱，只剩胴體。幸運的是貢嘎娜痊癒以後，對於他的愛情一成不滅。

以爲父母擯棄他們必然無可挽回了，但是，貢嘎娜在木里村民集議資助他倆離開夷區的那一夜，他們決定第二天一早動身。快天亮了，土司夫人派她的侍女，給貢嘎娜送來一大包金珠財帛，就木里土司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嚴厲族規來說，老太太的這個舉措，將會牽連她的丈夫也犯下了重罪；因此，侍女告誡貢嘎娜，她必須永遠保守祕密，否則，木里土司的位置都將不保。

把這麼一個沒手沒脚的『人蛋』運出木里，八百多里原始草莽，山與天齊，水流如矢，沿途還有毒蛇猛獸，瘴癘瘟疫，貢嘎娜的勇氣與愛心，眞可以泣鬼神而驚天地。在那迢遙險阻的一路上，她騎一匹馬，始終把心愛的『人蛋』，像個孩子似的摟在懷裏。

翻山越嶺，三天三夜走到瀘沽湖邊，瀘沽河畔的永甯是一個大鎭市，鎭上消息靈通，人們傳說：毛丫土司的三公子波戈自殺了，他在從木里狼狽折回毛丫途中，自沉於柏巴以南的巴塘河裏，毛丫很傷慘，將他溺斃的地點，定名波戈溪。

輾轉通過雲南、緬甸、泰國、安南，從河內乘船到香港，時間已經是一年以後，抗日戰爭，正在移轉到華中一帶。在香港趙掄元邂逅一位父執，也是在上海做大生意的，他慟悉家庭多故，父母雙亡，弱妹也不知道流落何方？他自譴自責，痛心疾首，從此斷絕了回鄉的意念。當然，他也把他這一年半來神祕失蹤的經過，略微透露了些。那位父執後來到了重慶，將趙掄元的故事轉

告他妹妹冰如，這是冰如和我，第一次聽說掄元居然還在人間。我們曾千方百計打聽他們的下落，却是音信杳然，徒勞無功，——冰如對她的哥哥嫂嫂有不盡的懷念，那位父執後來又告訴她，以他的揣測，掄元和貢嘎娜一定是在雲遊四方，到世界各地做驚鴻一瞥的過客。他的論據有幾點，第一、貢嘎娜曾透露他們擁資極豐，這一輩子遨遊四海應該不會發生問題。第二、當時他們兩夫婦在香港早就學好了英語，正在延師雙雙研讀法文。第三、他發現趙掄元自從失去了手和脚，一切都得依賴貢嘎娜，根據他們那幾天的來往，他認爲貢嘎娜是他生平所見最溫柔美慧的女子，而趙掄元却已性情大變，他由澈底的自卑變成絕頂的自尊，——他不能忍受別人發現他的畸形，因此，他們必須萍蹤靡定，像追逐水草的遊牧民族，到一個地方，住不了幾天，在別人發現他們的祕密之前，趕快遠走。

世局變化，滄海桑田，轉瞬間抗戰勝利，轉瞬間大陸陷匪，我和冰如帶着三個孩子到台灣，已是兩鬢華髮叢生，垂垂老矣。我們對於掄元夫婦的思念更切，他們的故事，也漸漸的在兒輩之中傳揚開來。於是纔有小兒同學梁君的那驚鴻一瞥，於是才使我們兩夫婦，和這一雙天涯淪落客，有了這麼一次喜出望外的『間接』通信，互訴心意，於是，才使這個故事能夠完整無缺的流傳下去。當然，愚夫婦，還是刻骨銘心的想要和他們賢伉儷見一次面，暢敍離情，一解思念！

但願這一篇故事，能夠達成愚夫婦內心中最大的嚮望。

蟒牛哨

一

俗話說得好：『瓦塊兒也有翻身的一天。』

又有那麼一句成語：『平步青雲。』

把『平步青雲』這句成語翻成白話，咱們家鄉有句形容詞，意思剛好差不多：『一觔斗摔在青雲裏。』

老趙，河北保定府望都縣清風店人，今年六十二，比民國還大一歲。斗大的頭，水缸似的肚子，肉手肉脚，胖乎乎的；濃眉大眼，笑口常開，假使他衣服穿整齊點兒，您不把他給看成綢緞莊的掌櫃，觀光飯店的大老闆才怪。

偏是老趙大半輩子時運不濟，看相的說他：『短命非業謂大凶，平生災難事重重，凶禍頻頻陷逆境，終世困頓事不成。』大概全世界的命，就數他最苦。

您聽他多喝了兩杯福壽酒，臉掙得通紅，圓眼睛睜得老大，比手劃脚，吐沫星兒直濺，他在那兒話當年——

『我呀，喝！您瞧瞧我這個命，頭一樁：父母雙全，祖上留得有田地房屋，兄弟多，人丁旺；您說再好也沒有了不是？可是呀，我爹在清風店辛辛苦苦種田，我娘在家裏頭一個勁兒生孩子。田有多少？三畝四分七，賢昆仲幾位？我有四個哥哥兩個弟弟，外帶姊姊一對。哇呀我的天！三畝四分七的地，還不夠爹娘兩口子的嚼穀，多了九個兒女，叫咱們這一堆小蘿蔔頭子吃啥？沒得話說，將就吧，玉蜀黍的硬面饸饹，綠豆小米饘兒，多了多吃，少了少啃，沒了拉開嗓門乾嚎，却是也沒人理。就這麼有一頓沒一頓的一年年長大，四個哥哥兩個姊姊，全是不上二十歲就出門了。小把戲們出門作甚？唉，說來叫人難過，哥哥姊姊實在是餓不過，早早出門早投生。那些哥哥其實都是私下跑了的，我記得後來俺娘告訴我：俺大哥是跟隊伍走的，二哥在十六歲的時候不聲不響離了家，三哥四哥一對雙生，許是爹把他倆賣給跑江湖玩把戲的了。兩個姊姊咧，一前一後，嫁啦！』

挺有意思，是聽老趙自拉自唱，說他小時候娶親那一段，四兄二姊走了，他家數他老大，下面還有兩個弟弟。嘴巴少，他爹算是喘了口氣，生孩子生怕啦，他爹連他娘的邊兒都不敢碰，剩下三個小男孩，就此打住。可是不久，他娘勞累過了頭，生場大病一命歸陰。他爹帶着三個男孩

天天下田，這會兒反嫌少了人手，家裏沒一個女的，縫縫補補甭提，連燒飯的也沒哇。沒奈何，只好給老趙娶親，小丈夫大媳婦兒，在冀北是風俗，您說老趙的命還不壞吧，十七八歲，花朵一樣的媳婦娶回了家，那一年，他九歲。您再聽聽他當年洞房花燭，那份得意：

『哎喲——嘖嘖，娶了媳婦的那個味道呀，才叫要命！她大我小，走出去人家以爲她是我媽。一到夜裏，她可比我媽更兇十倍！支使我拿這拿那，慢了一步，甩手就打！剛上來把我打哭了俺爹發過話，以後就改成揪跟招，揪肉招脖子，招得我一身又紫又青，還不許嚷出聲音！還有一樁，半夜三更她會發神經，忽然的把我摟住，摟得一緊一緊的，叫我透不過氣。她自個兒吶，臉上肉直擰，那股子可怕，』事隔四十七年，他一回想，還在恨得牙癢癢的罵：『簡直就是個母夜叉！』

於是，十一歲那年，他也跑了，不是爲了沒飯吃，而是實在受不了他老婆的折磨。起先想去當小和尚，到了廟裏才知道，連和尚也不能白吃飯，『如欲剃度，』老方丈告訴他說：『必須找個有錢的施主，負担你在寺裏的衣食。』

老趙一聽，扭頭就跑，一口氣跑到保定火車站，肚內饑，身上寒，天地雖大，四顧茫然。這下怎麼辦，還好，天無絕人之路，他瞧見站上有一羣小孩子在撿煤渣，上去一問，撿一百斤，上煤球店後門，領十大枚銅元，合一百個銅錢。光吃饘饘的話，還能有個富裕。夜裏，火車站那麼

大，到處都可以睡。巡警來了，充其量多搬幾次家。

二

撿了三年的煤渣，老趙十五歲，算是頭回交了運。民國十三年冬天，直奉二次大戰，直系大將張福來，統兵由河南北上。大軍沿平漢路開北平，保定府是個大站，軍車過時，全部戒嚴，可是他們撿煤渣的還是照舊工作。那一天他正越過橫七豎八的軌道，耳朵裏聽見叮鈴鈴響，低頭一看，居然是白花花的一塊大洋，恰好掉在一條軌道中間，再一抬頭，又看見一列升火待發的火車，裏面坐的全是北洋兵。就中有一個車窗，同時擠出兩個頭四隻手來，好像要搶着跳下來撿。老趙伏着在鐵道上走慣了，分明看見另有一列車，正在風馳電掣的駛來，他三蹦兩跳，奔過去一把就撈起了那塊錢。撈到錢身子急向後退，那列火車已經開到，忽的一陣捲風，把他推開去好遠。

就在路軌旁碎石頭上坐着，老趙在想，方才眞是危險，差半分秒，他這條小命就算完蛋。說書的講過：貪圖非分之財，必有報應。他想想得這塊錢不妥，決定歸還原主。等眼面前這一列車通過，跨越軌道，要去找那兩個老總時，誰知道那列軍車也在開了，輪聲格登格登，開得越來越快，老趙奔到車邊，心裏一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抓住車門把手，虎的一跳，跳上戒備森嚴的軍車去——

『俺一上車，整節車裏天下大亂，』老趙每次談到這椿生平最得意的事情，必定眉飛色舞，

手脚齊來：『你們道是怎的？原來我猛一躥，竟會躥到十四師師長權充司令部的花車上去了。十四師師長是靳雲鶚，北洋名將，後來做到河南督軍。他正在車上開軍官會議，猛可的蹦上我這一身漆黑的撿煤的，大家都以爲我是刺客，衛隊頓時就把我按倒，五花大綁。受了驚的靳師長，親自來問我的話，唉，』他一聲長歎：『那時候我要曉得他是靳師長，只怕打死了我，也掙扎不出一句話來呢。』

可是當時他理直氣壯，把事情經過說得很詳細，靳雲鶚將信將疑，叫衛士扳開他的右手，一看，大家全笑起來了。因爲他渾身綁得死死的，然而他的右手心裏，還緊緊的攥着那枚現大洋。掉錢的，是一位小軍官，叫李得志，在靳雲鶚的手槍營當排長。他在第二節車上，聽到這邊大鬧，跑過來看。他聽老趙這麼一招供，又見他手上的那一塊錢，心中不禁十分感動，他心想這孩子爲撿他的一塊錢，差點給火車壓死，又爲搶着替他送上火車，被靳師長他們當作了刺客。心裏一動，立刻挺身而出，證明老趙所說的不假，他願意用性命担保這個撿煤的孩子。

靳師長和一批峨冠華服的高級軍官，弄清楚了事實經過，覺得一個撿煤的小子，拾金不昧勇於任事，難得他這麼誠實勇敢，當時不免誇獎了他幾句，並且問問他的家世。當李排長聽說他是個流浪兒，無家可歸的時候，他立刻利用機會，請求靳師長：准許他收留老趙，先在排上打雜，遇到有缺，再補他的實缺。

點點頭，靳師長答應了。老趙到了李得志那一排，人人都喜歡他，誇他誠實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李得志當年二十七八歲，河南正陽府人，武備學校出身，還沒結婚，他把老趙當自己的小兄弟。一到北平，便替他買衣服鞋襪，打扮得煥然一新。

白麵饅頭小米粥，頓頓有菜有肉，老趙跟着李排長喫，不到十天，小黑炭變得白白胖胖。老趙一家人全是高頭大馬，十五歲的孩子，簡直就像個大人。李得志許他：上前線一打仗，隊伍就有傷亡，那時候，他將呈請上級，補他當兵。當兵，衣食住行全管，還有四兩多銀子的餉，在前線，常時會加恩餉和犒賞。老趙說：那些年他自小到大，很少見到銀洋錢，一想當了兵每個月有五塊大洋拿，那豈不是發了大財？於是，每天夜裏做夢，他都夢見自己抱着大堆白花花的銀子。

十四師在北平住了整十天，張福來按兵不動，表面上說前線的吳佩孚不需要增援，實際上是爲了監視後來果然倒戈的馮玉祥。直到十三年十月二十，第三師在前線吃了敗仗，沙河寨、石門寨和二郎廟都丟了，吳佩孚節節敗退，情況緊急，命令張福來的部隊全部頂上去。

老趙興高采烈，跟着出發，他還不知道打仗是什麼滋味，滿心以爲這次當成了兵，按月且有銀子拿了。那曉得事與願違，大局起了變化。張福來的部隊一開拔，二十一日，馮玉祥的部隊就從熱河回師，一日夜走了二百多里，佔據了北平，發表通電，成立國民軍。由於馮玉祥這次倒戈，在前線的吳佩孚腹背受敵，十月底，老趙剛在火線上，被隆隆的砲聲震聾了耳朵，直系大軍退

到了秦皇島，又在急忙部署回師打馮玉祥。兩面作戰的結果，北甯路上的隊伍被李景林、張宗昌擊潰，打馮玉祥的隊伍覆滅於楊村天津，大軍瓦解，吳佩孚在塘沽口上了軍艦逃走。李得志帶着還沒正式補爲列兵的老趙，雙雙被奉軍李景林的部下俘虜。

奉軍押着大批的戰俘，漫山遍野，開出山海關外，被俘的直軍送到鄭家屯去整編。北國嚴寒，冰天雪地，沿途也不知凍死了多少人。李得志和老趙僥倖不死，到鄭家屯受訓，托天之幸，編入奉軍。兩年後李得志陞了連長，老趙儼然也是老行伍，他跟李得志焦不離孟，孟不離焦。他是李得志那一連第一排第一班的班長，花名册上他報了二十歲，實際年齡只有十七整。

三

如所週知，奉軍統治下的東北，土匪很多。東北的土匪叫紅鬍，人高馬大，武藝高强，他們有的來去無蹤，行動飄忽，有的爽性佔山爲王。奉軍總司令張作霖是紅鬍子出身，可是他剿起匪來却一點兒也不含糊。就在老趙終於陞任排長以後，剛陞營長的李得志，奉令率領他那一營，清剿在安東濛江以東，蟒牛哨馬鞍山裏的一股鬍匪。那股匪約摸有五百多人，人人有槍，却是馬匹極少，行動比較遲緩。李營長根據情報和地圖，擬定了作戰計劃。忽然想起老趙跟了他這麼久，赤膽忠心，出生入死，別人都利用機會，搞了不少外快，唯獨他除了吃糧拿餉，一無所有。心想是應該藉這次剿匪，挑他發一筆財，於是，他在下達作戰命令之前，先把老趙叫進屋裏密談：

『兄弟，你需知道，這馬鞍山是一處有名的富寨，寨裏的匪，個個都有家當。馬鞍山只有入山出山兩條路，入山路在西，出山路在東，這一伏，愚兄有把握打得垮他們，因此我要親率大隊，循入山之路猛攻。鬍匪如果不支，因爲他們缺乏馬匹，各自身上都有點錢，我料準了他們不會戀戰，一定會循出山之路，向西退却。退到頭道白河渡河以後，那就是松江的地界了。』

老趙說：當時他跟往常一樣，不論李得志李大哥說什麼，他都必恭必敬，唯唯稱是。

『且不容易，』李得志笑了笑說：『我終有了這個好差使給你，搞得好，升官不提，還有橫財可發。你看，』他一指地圖，詳細解釋：『是這樣的——』

原來，李得志決定帶兩個連和一個搜索排，自蟒牛哨步步進逼，開始掃蕩，他相信鬍子在主力接觸，勝負可判的時候，必會各懷金珠財寶，往後山潰逃。而馬鞍山的後山，奇峯危巖，峭巖絕壁，其間只有一道羊腸小徑，行于通往頭道白河。因此他派老趙帶兩排人，從兩江口繞過河去，扼守在出山險徑的兩旁，等潰匪零零落落的通過，來一個捉一個，來兩個捉一雙。他特別叮嚀老趙：人槍俘獲以後鬍匪身上暗藏的財物，要嚴密搜查。搜出來了，繳到上面，照奉軍的規矩，他有兩成好分。——『倘如你搜獲了十萬大洋，那麼，兩萬塊！這碗行伍飯你若不愛喫，發了財回家，開店也好，買田也罷，不枉你舍生忘死的跟我這一場。』

當夜，想起大筆橫財，即將自天而降，老趙翻來覆去，興奮得一夜不曾闔眼。

天乍亮，老趙因爲繞道路遠，比剿匪大隊早三天，整隊出發。除了他自己的一排，李得志特地撥給他第一連第二排，二排排長孟慶德，老行伍，上了點年紀，有點懶沓，爲人老實透頂，不管什麼事情，向不與人競爭。李得志作這個安排，當然是有他的深意的。

餐風宿露，披荆斬棘，三天後，老趙領了七十多人，終於抵達馬鞍後山。遵照營長的吩咐，他擇一處山高林密的險隘，兩山之中只有一條巉巇的鳥道，他讓孟排長帶一排人埋伏在右邊，他自己這一排居左，兩邊都是居高臨下，佔盡地利。他在想營長眞是神機妙算，這一次，發財的機會有了九成九。

埋伏了整半天，用乾糧和着雪水，打過了尖。這才遙遙的聽見，遠方有沉悶的槍砲聲，聲響稀朗，顯然戰況不太激烈。這時候，老趙的心裏有些兒嘀咕，他就心營長的安全，也牽記全營的同袍弟兄。

又過了好久，彷彿由上而下的，傳來雜沓的人語和步聲，他先一緊張，然後就心花怒放。營長所料一點不差，匪潰了，正帶着大量的金珠財寶，投向他早張好的天羅地網。

人聲喧嘩更近，繞過上面的一道險岩，急奔過來的，是兩男一女，神色倉皇，背上全都揹着一個大包袱。

『不許動！』等到他們走到路中間，老趙知道，兩邊山坡的林子裏，至少有六七十支槍，槍

口在對準着他們。因此他探出身來一聲吼。

『老總！』帶頭那個男的驚了一驚，兩手高舉，低聲下氣的在喊他：『老百姓，咱們是老百姓，這是我媳婦兒，那是我兄弟，前山官兵在剿匪呢。咱們怕砲子槍彈不長眼睛，想到河邊去避一避。』

他答話，不慌不怯，有條有理，老趙一想，天道循環，善惡分明，一個人天理良心最要緊，切莫冤枉了好人。這兩男一女，大概不是鬍匪，天底下，那有鬍匪挈家帶眷，一身平民百姓打扮，胯下既無馬，身上也不攜帶刀槍的。

自以爲這個判斷不差，揮揮手，叫他們快走。一面還好意的叮嚀他們：

『要走得快啊，說不定待會兒這裏也要打起來！』

三個老百姓千恩萬謝，緊緊背上沉重的大包袱，齊邁步，猛向山下衝。

又做了一件好事，老趙正歡喜，岩角後面又繞過來五個男的，神情打扮，和前頭那三個相差無幾。照樣的，老趙盤問了幾句，一揮手，還是把他們放走。

第一班王班長是本地人，憋不住了，跑出林子提醒老趙，山裏頭那兒來的老百姓呀，這些人準定是鬍匪改裝逃生的：您怎麼一一的把他們放走？

『沒那個話！』老趙斷然的說：『這四山大過天吶，你怎曉得裏面沒有老百姓？寃屈善良，

把老百姓拿了來當匪辦，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，俺甯死也不做。』

就這麼，零零落落，斷斷續續，來三個，放對半，來十個，放五雙，先都盤問幾句，只要來者坦然的說聲：老百姓，逃難的，老趙便立刻放行。一兩個鐘頭，都放了七八十人了，老趙想想有點納悶，怎麼山裏有那麼些老百姓？而且除了開頭一撥那位女將以外，往後來的，簡直一個女的也沒有。

正在捉摸不定，人數最多的一批『難民』出現，黑壓壓的一大片，擠在中分險谷的鳥道裏，人人揹個包袱，個個都遵令舉手。老趙心裏遲疑不決，嘴上還在問着話，來人由一個大個子當代表，這代表帶點保定口音，答起話來理直氣壯，簡截了當，照例的還是那一套『老百姓』，『逃難的』，『砲火越來越近了』，『官長你要讓我們快點兒走』。

於是，老趙一聲長歎，更多的都放了，還在乎這十幾二十人嗎？乾脆也讓他們走罷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——

四

正當他要把手舉起來，揮一揮，意思是說：『你們去吧。』驀地，對面林中鑽出來了孟排長，連這位老好人都忍不住了，他朝這頭的老趙高聲一喊：

『慢着！』接着他走到岩角來說話，兩位排長的距離，不及一丈：『趙排長，』他滿臉堆笑

的說：『別叫這批人走，派些兄弟下去，細細的搜查他們一遍。』

老趙一愣，脫口便問：

『幹嘛？』

『搜一搜的好。』孟排長深沉的笑着，現在，開始由他指揮：『一排第二第三班，二排第一第二班，槍上刀，目標山路，跑步——走！』下完命令，他又大聲的吩咐：『你們下去，兩個架一個，給我細細的搜！不管他們是鬍子，還是百姓，誰敢反抗，你們給我捅他幾十個透明窟窿。』

山徑裏的人面面相覷，驚惶失色，他們深知陷入重圍，無法反抗，只好硬起頭皮讓奉軍搜身。這一搜的結果，老趙面膛忽青忽紫，原來，下面成羣結隊的老百姓果然是匪，十中有九，羊皮襖裏掖着熱乎乎的駁殼快鎗。點了數，一共是十八名，十八名鬍匪由三十六位官兵，兩人架一個，反剪了手，分別押上左右兩道陡坡。孟排長和老趙擒捉的俘虜，恰好一家一半。

果然逮住了脫逃的鬍匪，兩排弟兄喜出望外，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七手八脚，取出攜來的粗麻繩，將十八名匪全綑上了。這才在衆目睽睽之下，遍體搜查，一時間但聽見兩道林子裏，啊喲、哎呀的驚呼之聲此起彼落，響個不停。這批鬍匪好像全都是財主，從他們包袱裏、口袋中、皮襖夾層、貼肉板帶，搜出來的鈔票、洋錢、珍珠寶石、金銀首飾，還有價昂難求的老山人參；

一轉眼，就在地上堆起了一大堆。

老趙有點不好意思，臉上訕訕熱熱的，藉着繼續監視坡下的通道，對於弟兄們興奮欲狂的進行搜查，全然不加理會。但是，說來眞是湊巧，這批鬍匪就逮以後，岩角那頭再也沒有人影出現。

方才當代表，在羊腸山徑上跟老趙高聲對答的那個鬍匪，身材高大，却已被馬攢四蹄，緊緊的捆成一團。他抽個空，叫住了乍從他身旁經過的一班王班長：

『幫個小忙，借問一下，』他眼睛一瞟老趙的高大背影，嘴巴向他一呶說：『那一位官長，聽口音像是保定府人。』

『嗯。』王班長沒好氣的應一聲，又不屑的問：『莫不你跟咱們排長是同鄉？』

鬍匪也不理會他出語譏誚，眼睛定定的望着老趙再問：

『他可姓趙？』

『不錯。』王班長心裏怦然一動，壓低聲音反問那鬍匪：『你怎知道俺們排長姓趙，又是保定府人？』

『保定府望都縣清風店的人，是不是？』鬍子補充的說：『讓我掐指算算，他今年該多大啦？嗯——整二十，您說對不對？』

『不對，』王班長斬釘截鐵的說，爲他素來敬愛的趙排長，心頭一寬：『咱們趙排長今年剛交二十三。』

『二十或者二十三沒關係，咱們家兄弟姊妹多，誰都記不清誰的出生年月日。班長，行行好，』鬍匪央求的說：『幫個小忙，請您們排長過來跟俺說兩句話。』

不管是爲了陞官也好，發財也好，在奉軍裏追隨李得志，步步高陞，一刀一槍博個正經出身。否則，就像李營長爲他預作安排的，捕獲十八名鬍匪，呈繳價值十好幾萬的贓，分一筆鉅額的花紅，衣錦還鄉，買田買地，養活父親老婆弟弟們不算，有那麼兩三萬塊現大洋，老趙儘夠面團團做富家翁。

然而時也命乎，一例富貴是命，半分勉强不得。那名鬍匪苦苦哀求，王班長一時心軟，居然替他把老趙給請過來了，當時，只見那鬍匪目不轉睛的，從上到下打量着，俄頃，他一臉苦笑的輕聲說：

『官長，您可知道，您眉毛末梢，突如其來的一道刀疤；兩分寬，七分長，那是怎樣來的？』

一聽這話，老趙驚呆了，他如中霹靂，如經雷殛，瞠目結舌，久久不下，——這時候，那名鬍匪石破天驚的在向他說明：

『七弟，我們都是直隸保定府望都縣清風店人氏，你男排行老五，兄姊一道排下來你就行七，我是你二哥。咱們家只有三畝四分七地，人多活不了，不分男女，能走得動的，便掙扎着遠走高飛。你小時候眉清目秀，最聰明了。有一天，來個遊方和尙，給你看相，說你太聰明，活不長，要想保全，唯有給你破相。參下不了手，叫我用鐮刀尖，在你眉梢劃破點皮。我無可奈何，只好照辦，却是一不小心，劃重了些，害得你鮮血直流，參好心痛，趕緊抱你回房，請俺們娘爲你敷藥裹傷。他老人家一轉回頭，就狠狠的給我一頓好揍，當天夜裏我又氣又急，什麼都不顧了，翌日一早，天還沒亮，我帶了幾個硬面饃饃，從此離開了家鄉。』

鬍匪說到傷心沉痛處，情不自禁，放聲大哭。這一哭，使老趙悽酸難忍，兩兄弟爽性抱頭號啕，一時間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

哭夠了，老趙站起來，抹着眼淚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『這——這鬍子是我二哥呢，可怎麼辦？』

四周，弟兄們都圍成了一個圈，亂世孤雛，異鄉相逢，人人都感動淚下。老趙問，沒人答，王班長最機伶，他大聲一嚷：

『趙排長，這人不是匪；他跟方才過的那些個一樣，他是老百姓。』

一語方竟，連隔山的孟排長在內，一致異口同聲的嚷：

『對嘛，這人分明是老百姓，被匪綁了去的。』

老趙的二哥福至心靈，頓時又哭又喊：

『窓哪，我是上老山採參的參客；被鬍子逮了來都快兩月囉！』

那一頭，孟排長趁勢下令：

『快把他的綁給鬆啦，俺們不能誣良爲匪！』

老趙還在迷迷糊糊，突然間，頭道白河那邊，槍聲大作，子彈嗤嗤的飛。大夥兒一驚，連忙轉過身來，就地臥倒，鎗口瞄準後方，手指扣住扳機，屏住呼吸，準備還擊。李營長帶的部隊在前山，後頭有槍聲，說不定是另一股鬍匪，趕着來夾擊奉軍。更說不定是方才老趙大意放走的那七八十人集結起來，回撲反抗。

五

都在驚疑不定，惶急萬狀，總算老天保佑，隔不多久，槍聲漸漸停止。老趙被他二哥催着，由王排長相幫，替他解去了綁。兩排人押着十七名匪、一個老百姓。孟排長領頭，趙排長帶他二哥殿後，隊伍展開，向前山挺進，一方面搜索殘匪，一方面跟李營長的大隊會合。

鬍匪山寨，座落山巔，林木掩映，掩護嚴密。圍子裏有上百隻牛羊猪，窖子裏有數不清的罐裝酒。李營長大獲全勝，當場擊斃鬍匪一百餘名，生擒兩百好幾，還有女眷家小，約摸二三百人

。這晚，宰牛殺羊，搬出幾十個酒罈，全營官兵開慶功宴，開懷暢飲。

八點多鐘，趙孟兩排摸索抵達，營長已帶三分醉，一見老趙，問明經過，跌足一聲長歎：

『這眞是命！天大的好處送給你。你却把大宗兒全給放了，才逮住這幾個嘍囉！』

當着全營官長，老趙羞慚交加，無地自容；他掙紅了臉，淚眼漣漣的說：

『報告營長，是我沒用，上了鬍子的當，放走了大夥。營長，逮了那十七名匪，也還有不少金銀財寶，我一個子兒也不要，該歸公的歸公，該犒賞的分給弟兄。』

李營長一愣，問聲：

『你這是作啥？』

『營長，您不知道，』老趙熱淚橫流的再說：『天可憐見的，我今兒總算找到了我一位胞兄。』

營長更詫異了，再問，老趙哭得稀哩嘩啦，說不出一句話，於是由王班長上來，附着營長的耳朵，把當時情況報告一遍。營長聽了，偏着頭想一想，喃喃自語的說：

『姓趙的，又是保定府望都縣清風店人，他會不會是賞格上開的第三名匪首：紅纓子趙二。』

王班長立刻悄聲的回答：

『方才他們兩兄弟對答，我彷彿聽見，趙排長那位哥哥排行第二。』

李營長眼一圓，臉一變，沉吟半晌，又和顏悅色的對老趙說：

『別儘哭啦，惹人笑話，兄弟相逢是美事。你先去跟弟兄們喝酒，驅驅寒氣。我要見見你哥，帶他到裏屋去說幾句話。』

語畢，他向孟排長和王班長，拋個眼色。兩人會意，孟排長拉老趙去喫肉喝酒，王班長跟老趙的哥說聲請，他哥昂然的跟營長進了大廳後面的一間小屋。

坐下來一邊喝着燒刀子，老趙直在嘀咕，他担心他哥，猜不透營長在跟他哥談些什麼？孟排長儘在安慰他：

『要你操個啥心？你也不想想，營長跟你是什麼交情，他能虧待了你哥？』

半個多鐘頭以後，王班長神色倉皇，從小屋裏匆匆出來，他在亂哄哄呼么喝六、猛搶拳窮喝酒的人叢中，找到了本營的王營附，賊賊喳喳咬了陣耳朵，彷彿營附的臉都發了黃，他虎的站起，清清嗓子，高聲宣佈：

『營長吩咐，各位弟兄只管喝酒，努力加餐！本營排長以上人員，請到營長辦公室去，要開個會。』說完，他又衝着老趙說一聲：『營長說，趙排長才趕回來，怕是還餓，叫你代表他，在這兒陪弟兄們喫喝，你甭進去開會了。』

孟排長用手肘一拐老趙，酸溜溜的說：

『你請用吧，我可算是到得久了些，我得去開會。』

奉軍官兵正喫喝得高興，忽然聽說官長們都要去開會，不曉得出了什麼事情，難免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紜，把喝酒的興致，給減了三分。老趙聽說營長不讓他進去，想起自己二哥還在裏頭，心中更是有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，懸懸悠悠的，一口酒，一塊肉也喫不下。

十幾位官長進了營長室，一個鐘頭以後，果然顯出情形不對。因爲王營附不斷的跑出跑進，一道道的緊急命令，從他口中逐條下達：

『營長吩咐，今夜咱們都在匪窟，雖說匪剿清了，還得嚴密戒備。他請各位弟兄少喝點酒，留三分量，一定要保持清醒。』

『第一二三各連第三排的弟兄請注意，今夜由你們加强警衛，到大廳前的院子裏集合！』

『大家注意，今夜全體加强戒備。各人的槍枝上好子彈，夜裏睡覺不許脫衣服……』

隨着一道道的命令下達，在營長室開會的十幾位軍官，一個個臉色凝重的跑出來。各自去檢查戒備、執行任務。大廳中三四百名奉軍，歡天喜地的氣氛一掃而空。老趙驚怯不定，爽性放下酒碗，站了起來，大踏步走向營長室，他必得去問個究竟。

一掀門帘，方桌上的煤油燈，强光射得他兩眼發花，閉閉眼再睜開，看眞切了。桌上攤着軍

用地圖，營長、他二哥、王營附，三顆腦袋幾乎湊在一起。

聽見他進來的聲響，李營長一抬頭，挺和氣的衝他一笑，說是：

『趙排長，沒把你給悶壞了吧？我正要告訴你，今天，多虧了你令兄。』

老趙望望營長，又望望他哥，傻住了；直挺挺的站在地上不動。

營長打個岔，又下一道命令，他轉臉去吩咐王營附說：

『有個最重要的差使給你。你帶一班人出去，順着今兒咱們攻進來的路線，一路仔細的搜過去，看看打死了的這些鬍子中間，究竟有沒有安力？』

安力？一聽這名字，老趙便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寒噤。安才、安銀、安力，是威震遼吉的安家三兄弟。這三兄弟都是精明幹練，武藝高强，遼吉兩省到處有他們的死黨。連東三省總司令，奉軍大帥張作霖也惹他們不起。任由他們佔據一方，永不完糧。眞個是遼吉兩省的小孩子，一聽安才、安銀、安力的名字，嚇得夜裏都不敢哭。

『趙排長，』營長下完最後一道命令，眼望着老趙笑笑說：『今天你找到你二哥，而你二哥爲了愛護你，對我無話不說，這就是你天大的功勞一樁。我實告訴你吧，蟒牛哨馬鞍山裏的這一股匪富雖富，論力量實在沒什麼了不起。這山中的大頭目叫秦海，二頭目叫秦亮，方才已經證實被我們擊斃。剩下來第三的一位頭目，』他伸手介紹：『就是你這位二哥，趙二。』

六

他二哥竟是馬鞍山第三位頭目？老趙嚇傻了，他掄圓一對眼睛，一霎也不霎的緊盯住他那位坐在營長對面，向他露齒而笑的二哥。

『我方才講過，』李營長繼續往下說：『馬鞍山的鬍子是癬疥之疾。問題在於我們攻山的時候，這兒來了貴客——安力。他是昨兒來的，帶了一個女人、一名衞士。他是來叫馬鞍山的鬍子跟他們哥兒仨連成一氣。你須省得，安家三位太歲爺佔了鴨綠江北的三座山。根據你二哥供給的情報，安才佔的是白頭山，五六千尺高，他的部衆有四千多，力量最大。安銀佔的三千尺高的三浦山，安力的老巢在小白山上。這三兄弟糾集了一萬多人，他們把長白山的險要，幾乎全佔盡了。』

『老七，』趙二親親熱熱的喊他：『不是我對不住朋友，洩漏了機密，賣友求榮，私通官長。七弟，咱這麼做都是爲你，咱從十六歲離家，做夢也不曾想到能見到兄弟你，今兒咱兩兄弟果然見了；就破了這條性命，又有什麼了不起？李營長將他提拔你的前因後果說得很明白，我就不能不告訴他實話，將心比心，便是這個道理。』李營長殷懃的爲他遞根煙，他接過去，點着了，然後連聲道謝：『我知道我這麼揭了安家弟兄的底，將來難免抽骨挖心，可是我還得說：你們今兒打下了馬鞍山，斃了秦海跟秦亮，活捉了我，那就不算什麼，只是你們可千萬別惹了安家的人

，尤其是安家老三。』

『你二哥現在跟我們是一家人了，』李營長趁趙二歇口氣，趕緊補充的說：『現在的問題唯有一樁，儘管咱們打下了馬鞍山，可是說什麼也不敢惹上安家，安老三今兒偏在山上，這是巧合。據你二哥說，前山一打仗，安老三先就跑了，他是往後山方向逃的，因爲他一過頭道白河，馬上就可以逃到他大哥盤踞的白頭山。是我心裏發虛，不放心，所以我叫王營附再去細點擊斃各匪的屍首，查清楚其中究竟有沒有安老三。果眞有了，說不定我自己也將棄官而逃，免得安家老大老二跟我結了深仇大恨，我這個營長不值什麼，倒是腦袋瓜子要緊。』

『七弟，』趙二笑了笑又說：『我知道你在我帶着那一隊人闖出去以前，至少已經放了七八十個同夥的出山了。你給我細想想看，』他詳細的描述說：『有沒有如此這般的兩個男的，一個女的。』

老趙一想，恍然若有所悟：

『唔，是有這麼兩男一女，模樣兒跟俺二哥說的差不多啦。莫非那就是安力跟他的女人？』

『好了罷！』趙二十分心喜，雙手一拍，他跟李營長說：『你且放心，我早曉得安力走在前頭跑了。』

當時，李營長還有點疑惑不定，這一夜，他懸着心事，沒有睡覺。快天亮，王營附回來報告

，滿山遍野的屍首清點過，全埋了，確實不見安力夫婦。這麼說，李營長才放了心，喊勤務兵熱了些飯菜來喫，喫罷倒身大睡，一覺睡到晌午。

預定下午清理戰果，放把火，把山寨燒掉，班師回城。一營人正在忙忙碌碌，忽然，後山的衞兵拿了張名帖，進營長室，他說聲有人拜會。李營長接過名帖，一看，上面寫着是：娘娘庫二岔民防大隊長方正全。他好不詫異，急翻軍用地圖，娘娘庫該是安圖縣，二岔就在頭道白河上，他命衞兵將來人請進，衞兵却說：

『那位方大隊長，他還帶了七十四個俘虜呢！』

『俘虜？』李營長心一動，乾脆，自己邁步到後山去瞧個究竟。臨出門，叫老趙跟他二哥，守在營長室別走，他說他去看看就回來。

營長走了，老趙只顧跟他二哥窮聊，兩弟兄互訴別後種種，說到傷心處，又哭又嚎。也不知過了多久時間，營長還沒回，前山的警衞領了個傳令兵進來，冬月裏，大雪翻飛，來人一路快馬加鞭，趕得氣喘咻咻，額頭上還冒汗。衞兵聽說營長在後山，正要領那傳令的去找，王營附進來了，他接過公事，看見封口上黏着鷄毛，就知道是緊急公文，拆開封皮，他身後跟來的孟排長也擠過去一看，原來那是團部下來的命令：

『捷報悉；該營直搗匪穴，斃其元凶，至堪嘉勉。惟據線人報告，長白山悍匪安力，刻正匿

流馬鞍山，此匪裹脅大股匪徒，糜爛地方，幾將十年，乃係總司令部必欲剿除之巨匪，仰該營長嚴予緝拿，倘已擒獲，應即妥派官兵，押解來縣。火速火速。』

王營附一面看，一面唸，趙二側耳傾聽。聽完了，他一聲苦笑，說道：

『虧好，你們沒逮着他，否則的話，這事就很難辦了。』

一語未竟，外頭靴聲橐橐，李營長一面進屋，一面連聲的嚷喊：

『糟心！糟心！這可是糟心透頂！』

屋裏的人，全嚇了一跳，趕忙圍過去問：

『怎麼啦？營長，什麼事糟啦？』

營長脫下皮耳朵軍帽，使勁的往桌子上一摔，瞪老趙一眼，搖頭嘆氣的說：

『這渾小子，眞是扶不起的劉阿斗。我好心挑個美差給他，他反而把事給弄糟了！』

一頓罵，罵得老趙心裏難受得要命，慚愧惶恐，直想哭。他愁眉苦臉，又聽到營長接着往下說：

『老趙上了鬍子的當，放出山的那批人，在頭道白河落了陷阱，也不知道從那兒鑽出來的「民防大隊」，約摸有兩百根槍。化妝老百姓逃到河邊的匪，被他們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全逮住了。這會兒好，空心包子一大堆，七十四個全給我送回來啦！』

老趙他們還沒聽懂，於是營長又說：

『他們揀了現成的喫，知道嗎？匪逮住了，金銀財寶、短鎗子彈一概搜走。七十四個匪，全部解送到山上來。呸！說得好聽，他們幫了官兵的忙，而令獻俘來啦！』

李營長話說完，一轉眼，瞧見團部送命令的傳令兵，好不驚異，他一疊聲的問：

『怎麼這麼快？團部就有命令來？咱們昨夜送過去的捷報，團長收到了沒有？』

傳令兵來不及回答，王營附已經把那份急令，逕直遞到他手上。

營長累了，沉沉的往椅子上一坐。看過命令，他眼珠子一轉，計上心來，朝王營附一笑，說是：

『就這樣，扎手的毛兒栗，咱們給遞出去，免得麻煩。反正是上面的急令，火速押解。』

王營附也是贊成，向他點頭微笑，於是李營長就那麼坐着，點兵遣將：

『孟排長，我派你帶一排人，到後山那排屋子裏，把我命令他們關在優待室裏的安力，跟他的媳婦兒，還有一個保鏢的霍大墩兒，三個人上了手銬，陪着團部這位傳令的弟兄，即刻回蟒牛哨去。見了團長，你替我向他報告，時間緊迫，等我們明天早晨開回縣裏，再補備公文吧。』

孟排長立正答是，心中十二萬分的憂慮，因爲這是個相當危險的差使，安才，安銀說不定會派更多的人馬，攔路刼人。但是營長一開口便派了他，軍令如山，又怎敢推却。他的心事，寫在

臉上，李營長一抬眼便看出來了，因此他站起來，走到孟排長身邊，拍拍他的肩，附耳輕輕的叮嚀了一句：

『路上，你相機行事。』

這一下，孟排長如逢大赦，眉毛結兒打開了。他興沖沖的帶那名傳令，匆匆離開了營長室。

李營長回過頭來，彷彿安慰老趙似的，衝他齜牙一笑，老趙沒敢笑臉回報，他惶恐的低下了頭。

七

臨到下午四五點鐘，一營人方始收拾完畢。王營附進來報告：雪下得更大了，大雪天，天氣陰沉，黑得早，看樣子，隊伍今兒還得再在山上歇一夜，明天早上再開拔，打起得勝鼓，回到蟒牛哨。

可是，李營長一心急着趕回去，他由王營附跟老趙陪着，到山寨門口看雪勢，看看究竟能走不能走？

一開寨門，好大的風！尖攮子似的風，夾着鵝毛大的雪，儘往人臉上撲。這座峯巒起伏的馬鞍山，蒼蒼茫茫，銀銀皚皚，幾乎全被大雪埋住了。看樣子，不但人沒法走，就算騎馬，也是危險得很。雪深兩尺，那兒有山徑可尋？

三個人正站着眺望，驀地，瞧不清是山盡頭，還是天那邊？滿目灰白之中，忽然出現一個小紅點，那小紅點就在一人一騎的頭頂上，向着寨門，越移越近。剎那間，劃出了幾道之字形路，一轉眼，一匹蒙古種的高頭大馬，跑過來了。馬上乘一名腰直胸挺的壯漢，他背上斜揹着快槍，身上箍一條子彈帶，人高馬大，了無懼色。見了李營長他們，霍地下馬，雙手一拱，手上那張大紅名帖高高舉起，三個人正錯愕，只聽他聲清氣朗的說：

『白頭山寨的安才，特來拜會李營長！』

三人一聽，全呆住了，其中還數營長神色恢復得快，他伸手接過大紅帖，沉着臉兒問：

『他在那兒？』

那名壯漢故意嘔人，他嘻皮笑臉，還打着啞謎：

『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』

李營長火大了，雙眉一揚，胸口一挺，正要發話。王營附先在旁邊喝一聲：

『這位是咱們營長！』

『報告營長！』那廝怪模怪樣敬個禮，照舊掛着笑：『安爺讓我問您，您是見他不見？』

營長心裏生氣，却是拿他無可奈何，眼睛珠子一轉，臉色放和緩了一點，他點點頭說：

『你回去傳話，就說我這邊有請。天色晚了，我還有幾杯水酒，請他賞光。』

幾句話答得不卑不亢，那匪聽了，不由不肅然起敬。他拱一拱手，答聲：

『小的這就去忽您老的吩咐。』

轉身回進寨門，營長邊走邊下命令：

『老趙，你去吩咐炊事兵，挑幾個好手，整治一桌上等的酒席。王營附，你跟三位連長說：今晚權且再在山上歇一夜，明天一早開拔。還有，你要叮嚀他們，讓弟兄們服裝整齊，講究規矩，別讓安才看了我們軍容不整，惹他笑話。』

入夜，馬鞍山翦匪從前的聚義分金廳，如今兒臂粗的紅燭高燒，八盞氣死風的馬燈，映得大廳到處通亮。正當中，擺一桌酒，安才居中，李營長和王營附、三位連長，主座奉陪。趙排長親自領着九名弟兄，個個結實魁偉，威武雄壯，就在酒席前後侍候。

安才可能是個胡人，一臉磔毛似的絡腮鬍子，倒吊眼，敗八字眉，兩隻黑黝黝的鼻孔，朝天掀起；闊嘴巴，幾顆稀朗朗的牙齒，中等身材；除了動作敏捷，眼珠透着點兒機伶，這個五十多歲的糟老頭，要說他是關東道上最出名的大英雄，文武全才的老寨主，眞是令人難以置信。

李營長年輕，眉宇間一股英挺之氣，他對待安才優禮有加，可是也並不怎麼巴結。然而安才打從上了山後，却一直顯得謙卑和氣，他身邊除了那個遞帖子的翦匪，另有三名腰粗臂圓的保鏢。

雙手端着杯子，自李營長以下，將滿桌的長官，都敬過了一杯。安才咳聲嗽，一抱拳，他說了話：

『李營長今天盛宴相待，這份恩德，安才沒齒不忘。諒安才不曾喫過豹子心、老虎胆，哪來這份胆量，單騎闖上，來褻瀆李營長的汛地？只不過因爲我小兄弟安力，愚昧無知，趕着李營長剿馬鞍山的時候，到這兒來會會朋友。演義上頭說得明：大兵所到之處，化爲齏粉。那砲彈槍子是不長眼睛的，倘若安力那小子給貴部官兵打死了，是他咎由自取，我安才並不敢埋怨半句，只求營長賞我個老臉，讓我把他屍首馱回去；假使他還活着，也求營長網開一面，交我帶回家嚴加管教。安力不死卽俘，我心裏有數；營長是關內來的名將，剿這區區一座山，當然是連個飛雀兒也漏不了網的。』

一席話，說得有骨有肉，面面俱到。說完話，一屋子人都不由不佩服他，李營長想了想，安才這個角色很厲害，他此次奉命進剿馬鞍山，任務已經達成。對於安才，河水不犯井水，起先上面既沒有指名拿他，自己也不想貪這個功。他決定誠誠懇懇跟他講實話，留一步交情，儘量避免翻了臉。

於是他很沉着的回答：

『安先生的來意，不說我也明白。我這回奉命剿馬鞍山，跟安府任何一位全沒關連，令弟砸

巧在山上，我還是進寨以後，才曉得消息的。趕忙派人去查，說是令弟早從後山往頭道白河那邊逃了。他還帶着令弟媳，跟一個衛士，是我派在那兒埋伏的趙排長，親自將他放走的。』

『這一節，我知道。』安才深沉的笑着說：『但是我更曉得，舍弟在頭道白河又被逮住了；什麼媽拉巴子的民防隊，搶了他們的槍跟錢，又把他們送回您這兒來了。』

李營長嘴上不說，心中暗暗的佩服，安家三兄弟，威震長白山，果然是名不虛傳。不說別的，光祇消息靈通，聯絡敏捷，就連奉軍也比不上他們。

他正沉吟，安才笑瞇瞇的，右手向後一招，衆人這才看清楚，他的三名保鏢，一人手上拎一隻革袋。一見安才招手，齊齊的站上來，打開革袋將裏面的東西往地上一倒，滿屋子人驚得眼全睜大了。——三十支嶄新的曲尺手槍，油光雪亮；一大捆老山人參，已具人形，黃澄澄的金戒指，堆成一大堆。

『都是些小玩意兒，做個進謁的薄禮。金戒指一共是三百四十一枚，正好送給貴部的官兵，一人一個，留個小小的紀念。』

李營長離座起立，拾起一枚金戒指來看，約有兩錢左右，戒指上刻個『安』字，他瞥一眼安才和他的保鏢，他們手指上都戴着同樣的一枚，他微微一笑，將金戒放回地面。

安才馬上就發覺了，他歉然的笑着解釋：

『那個「安」字是咱們的暗號，完全是彼此友好，不論走到那兒遇着子，大家有個照應的意思。』

李營長坐回原位，一聲苦笑，輕緩的搖頭：

『安先生盛情可感，可惜我和我的弟兄們無功不敢受祿。說句您別見怪的話，倘若在四個鐘點以前，不必您親自過來，只要遞張紙條，兄弟沒有不遵命辦理的——』

話沒說完，安才臉色大變，他忙不迭的打斷了李營長。當他說話時，聲音都在顫抖：

『李營長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莫不是——』

『安先生，您別心急，』營長搖搖手再攔住他。然後，他把四個鐘頭前，團長下十萬火急命令，派專人來把安力給要了去的經過，一一的說清楚了。

於是，安才咬牙切齒，猛一跺足，他就在席上，放聲嚎啕大哭起來。他這一哭，哭得人人莫名其妙，李營長還好意的命人打手巾把子，溫語勸慰。等他哭夠了時，只見安才紅腫了眼睛，聲音抽搐的說：

『姓李的，你喫糧拿餉，就得服從命令，你送了我三弟一條命，算是無心！我不怪你。』

他虎的起立，兩眼閃閃生光，頰肉儘在痙攣。這時候，一個高大的勤務兵，恰好捧上一碗紅燒肘子，肘子皮上，油亮的一片紅光，托盤上面擱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那是準備主人表示恭敬，

請主客切一刀肘子的。李營長見這道菜偏在這時送上來，太是不巧，但是爲了表示禮數，伸手拈着刀尖，只好勉强陪笑，把刀柄遞給安才。安才持刀在手，凝神半晌，兩道恚怒激惱的目光，死死的盯住李營長。衆人一見，不禁大驚失色，一座廳堂，二十多人，頓時鴉雀無聲，連針尖兒落下地，彷彿都能聽見叮鈴聲響。

接着，聽見他低聲的咆哮：

『這肘子，得算是官家的！』

語罷，他猛舉手，疾若閃電，霍霍兩刀，刀尖剛挑着點兒皮，那隻油光閃亮的肘子，露出紅皮下面的白油；齊齊整整，劃出兩道交叉的白痕。

『啊！』

除了安才的衞士，四周的人，異口同聲的發出驚呼，出手快似風，下刀勁道均勻；就看那綻開的白油縫，一般兒長短寬闊，等長的兩條線。這手功夫，要比伸筷子捉蒼蠅，或者是凌波飾演關秀姑，拿筷子當鋼鏢更難。一廳子人全跟泥塑木雕一樣，嚇傻住了。只聽安才蒼涼悲憤的又說：

『這是俺老安子的規矩，人敬我三分，我還他十成。李營長，你是個人物，算我結交了個朋友，俺兄弟的死，與你無關。我帶得來的東西，斷無帶回去的道理。我說了的，就算留個紀念，也好圖個日後相見。』

話交代清楚，他突的轉身，四名衞士在他身後一跟，排成一張屏風。李營長來不及的就跑，想追上去相送，老趙又在李營長身後亦步亦趨。大雪天，兩人跑出了一身汗，追到馬鞍山寨門，却已見一行五人電閃般的，翻身上馬，一聲呼嘯，二十騾蹄兒追雲踢雪，一霎眼便下了馬鞍山。

八

回到大廳，誰也猜測不透，安才是個什麼意思？大家胡猜亂談了一陣，不得要領，天色已晏，只好各自回房去睡。安才帶來的禮物，李營長決定統統收好，等明天回到蟒牛哨，再送請團長定奪。

翌晨，整隊出發，一營隊伍，押解了大批俘虜和戰利品，營長跟大家訓過了話，正要喊口令，叫隊伍向右轉開步走。第二連二排的牛排長突然從隊伍裏站出來，跑前幾步，敬個禮，他朗聲的向李營長報告：

『全營弟兄推我當代表，想求營長一點兒恩賞。』

李營長誤會了，笑了笑，宣布說：

『這一伙擄得來的東西，上級自有分配犒賞的辦法，你們這會兒忙什麼？』

『咱們不是這個意思，』二連連長也站出行列說：『我們想要老安子送我們的金戒指。』

李營長一想，覺得現在發了也沒什麼關係。回去向團長報告一聲就結了，他不相信團長會要

這二錢一枚的金戒指。於是他笑容可掬的，立允所請，馬上叫司務長把金戒指取出來，除了他自己，一一分發完畢。

隊伍行進途中，他騎在馬上，越想越不對，昨夜的疑團未解，今早又有新的問題。他心裏不安，忽然想起了一個人，立刻就派傳令兵，到後隊去將老趙跟他哥哥找來。

兩兄弟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趕到了隊伍最前面。於是馬前趙二，馬後趙七，李營長跟這哥兒倆邊走邊談。

他先問趙二，昨兒晚上老安子怎麼來怎麼去的事，他全知道嗎？趙二點點頭，說是他兄弟睡覺的時候都告訴他了。

李營長再問：老安子昨晚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

趙二一手拉住營長的馬鐵，回過頭來衝他一笑，有條有理的說：

『老安子身手矯捷，騎射刀弓，樣樣嫻熟，千軍萬馬裏他也能闖出闖進。帶四個人來拜會營長，說句您別見氣的，在他是小事一樁。這人手足情深，最愛他的三弟，所以他願意送您重禮，跟您交個朋友，只圖他家老三保住性命。不過往後他一聽說您把安三往蟒牛哨送了，許是他料準大事不好，凶多吉少，因而才勃然變了臉色，再餽上一場號啕大哭。這不是很顯而易見的嘛。』

『這個我懂，』李營長還在迷惑的說：『我弄不明白的是，他在紅燒肘子上交叉劃兩刀，那是

個什麼意思？』

趙二吃吃的笑，過一會兒，他才坦然的說了：

『一來，他是顯顯本事，您別小看了這兩刀，用到搏殺上面去，他一刀在手，要叫人死、傷、破點兒皮，可說是得心應手，準確之至。第二一層呢，酒席上劃個叉，是黑道裏決裂的表示，說明白點，那就是說明要跟您交兵打伙了。不過還算好，老安子不是先說了嗎？「這肘子，得算是官家的。」他意思是不跟營長您爲敵，否則的話，他會一刀子把鵝鴨頭給切飛了的。』

老趙聞所未聞，不禁吐了吐舌頭。

『只有一點我弄不懂，』趙二搖搖頭，表示他也很困惑：『老安子怎麼能斷定你們團長一定會殺安三呢？照情理上說，安家不過佔幾匹山，喫用都是山裏的，他一不打家刼舍，二不騷擾地方，你們團長何須乎殺他？再說，安家的勢力，和三兄弟的武藝誰不曉得？不管是誰，殺了安三，還能在這長白山一帶平安無事的混嗎？』

這一層，李營長和老趙，當然是更不懂了。接着，李營長又問，今早出發以前，爲什麼全營官兵公然跟他要老安子送的戒指？

『您問這個，』趙二哈哈大笑：『大概您一定不清楚老安子送您的禮有多麼貴重了。戴着安家送的金戒指，就算是他們三個寨子共同的朋友，他們不再跟您打伙、廝殺；而且您在長白山一

帶，逢州過縣，路上少了盤纏，亮出金戒指，自會有安家管事的上來，跟您盤底子，問明白，招待食宿，臨走送車船票、零用錢。好處且多着咧！』

『我倒是眞不曉得有這許多好處，』李營長歉仄的笑笑：『當時我不想要他的，是因爲見着他手下也戴着這個。我心想，這不變成土匪招安官兵，戴上他們的符號了嗎？』

趙二聽了，揚聲大笑。他說：

『營長，那是您在夜晚，紅蠟燭光下，看走了眼。安家自己人，戴「安」字戒指不是金的，那是銀的。』歇一下，他又神色凝重的說：『說句我大大不該說的話。祇因爲我兄弟說營長您待他天高地厚，您是俺老七的恩人，也是我們全家的恩公；所以，我有什麼話必得要說。營長，營上弟兄們今兒要金戒指，說不定是他們昨夜聽到了消息。老安子可能會跟官兵開仗，而必要的時候，有這個戒指就能保命。』

一句話，提醒了李營長，由此可見，官兵是如何的駭怕老安子，同時也是如何的貪生怕死。看起來，老安子眞要來攻蟒牛哨，這一團人只怕難以取勝。——不過，他轉念一想：當着二趙的面，他怎能默認那可能來臨的危機？於是他也揚聲大笑，笑得山應谷鳴。笑罷，他順手從軍衣袋裏掏出他的那枚金戒指，往趙二的手上一塞，他故作輕鬆的說：

『這麼着，我把這玩意兒轉送給你，反正，無論如何我總用不上它。』

趙二大喜過望，只是想想實在不該，然而不管他怎麼推辭，李營長總是表示他已經送定了。趙二無可奈何，唯有千恩萬謝的收下。

九

馬前趙二，馬後趙七緊緊護衛，李營長一匹馬跑在隊伍最前面，當他一眼看見蟒牛哨的城門，三個人的三顆心，齊齊的往下一沉。

完蛋！呂團長終於把安三殺了，城樓上，一根長竹竿，高高挑着他那顆被砍下來的腦袋。

儘管呂團長用最隆重、最熱烈、最禮遇的方式迎接李營長的得勝之師，李得志和老趙却始終愀然不樂，悒悒悶悶，躭着很大的心事。那晚，呂團長開慶功宴，全團官兵一道喝酒。席間李營長忍不住，悄聲問跟他接席而坐的團長：

『您什麼時候處決安三的？』

『昨兒晚上，七點半鐘，在我問過了他幾句話以後，』肥頭大耳的呂團長，興奮得滿面紅光：『俺自個兒親手把這小子砍了的。』

『您沒過堂？』

『過個屁堂！』呂團長啐了一口：『這小子惡貫滿盈，怪我性忒急，沒給他細剮剝皮，碎屍萬段，算是他夠運氣的了。』

『您砍了他，就把他梟首示衆啦？』

『不，』呂團長得意的猛喝酒：『把他腦袋瓜子掛出去，是今兒向晚的事。我讓他到東門城樓上，去瞧着你們班師回城，豈不是美事一樁嗎？』

言罷，他縱聲傑笑，響如洪鐘。李營長和老趙，但覺得那笑聲像裹着冰雪的寒風，兩個人的背脊骨上颼颼的生涼。

那一晚，呂團長表現了他從所未有的興奮，他手舞足蹈，跑來跑去，不停的喝酒，不歇的勸飲，演武廳裏，大校場上，一千多奉軍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罐燒刀子。三個鐘頭下來，好些人醉態百出，有人笑，有人哭，有人打架，更多的人爛醉如泥，躺在地上挺屍。

到了後來，還有一些半醉的人，敲開老百姓的門，緊急拉伕，拉來了大批壯丁，不打伙不抗子彈不担糧秣，——讓他們抬人。把一個個醉臥演武廳的官兵，橫拖豎拉，抬到營房裏去睡覺。

入夜，月黑風緊，化雪了，天氣特別冷。李營長邀了二趙睡一屋，炕下燒起熊熊的火，炕上還擺了小茶几，借酒驅寒。這三個人都只有三四成醉意，腦筋十分清醒。李營長起先還說要去繞城一週巡視防務咧，是二趙好說歹說把他拉住了。今夜輪三營第一連警衞，事不干己，何必出去捱冷受凍？

三個人閒聊天，都有意避過安老三的事情不談。免得逗起別人心中的重重疑懼，聊天揀好聽

點的吧。聊着聊着就快三更了，老趙瞧營長有點神情恍惚，正在關懷的問他：

『您還是睡一忽吧？』

吧字餘音嫋嫋，桌上的煤油燈，小小的光燄突的躍起五六寸高，燈光陡亮，三人一驚。那張足有兩寸厚的棉布帘無風自起，掀上半截。六道目光往黑黝黝的缺口驚視，哎呀！一條魁偉高大的漢子鑽進來，厚氈帽，反穿羊皮襖，烏拉草編的暖靴子，沒沾半點泥和雪，他堵着房門一站，門沒啦！牆上的黑影，直撲到天花板上來。

『你是誰？』李營長虎的一跳，站直了在炕上。

『貴人多忘事，』那大漢一笑，好一口白牙紅肉：『營長，昨兒我還給您遞安大爺的紅名帖哪。』

李營長一想，果然是他。老安子的貼身衞士，他一露面，表示老安子已經進了城，蟒牛哨完啦！營長一急，伸手去拔腰上的槍。哎喲！他忽的高聲呼痛。

『得罪得罪！』那漢趕緊跑過來，捉住營長的右手，替他拔了兩寸長，一根銳利的鋼針。

『俺小時候自個兒練的。』那漢笑嘻嘻的，就在炕沿上一坐，捲半截衣袖即興表演。他右手後半掌箍一道白布，布裏密密麻麻藏着針。大拇指一轉，準有一根針滑到指甲蓋兒，大指二指張弓推箭，輕輕一彈，鋼針如飛射出，他就這麼好玩似的一直在射針。不一會兒，黃土牆上用鋼針

排列，組成了一個『李』，居然還是『筆飽墨酣』的空心字呢。

三個人看得目不轉睛，全成了傻子啦。那漢挺親熱的笑着說：

『營長，這是您的尊姓。您老人家瞧，小的記性還不壞吧！』

三個人只有舌撟不下，相對苦笑。

十

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，早晨七點鐘，蟒牛哨的大校場，破題兒第一遭，由老安子在担任指揮，發號施令。——他帶了八百名子弟兵，趁着城裏奉軍多半大醉，兵不血刃的佔了蟒牛哨。喝醉的奉軍全給綑結實了，一個個綑得像粽子。掙不開，也跑不掉。

八百安家軍在大校場上排開了整齊的隊伍，八名一般高，一般兒打扮，一般兒雄壯的衞士，將個醉眼惺忪、脚步踉蹌的奉軍呂團長，不綑、不綁、不銬、不鐐；就那麼你一把我一把的推，推一把，跌撞三五步，呂團長於是被帶到了法場中央。

安家軍四下鳴鑼，連催帶請，蟒牛哨三五萬老百姓，全部扶老攜幼，被邀到校場四周，環立如堵，『親臨參觀』。

李得志、趙二和趙七，被那位耍針鏢的老安子衞士，接連玩魔術，唬住了大半夜。這會兒，也給請來了，他們仨貴爲老安子的上賓，跟老安子一樣，高高坐在演武廳上的四把虎皮交椅裏，

佇候好戲上場。但是，身後却有三支快槍，一支槍服侍一個。

人都齊了，從東門那邊，由遠而近，嗚哩哇，嗚哩哇，噹噹！嗩吶哀嗥，銅鑼響亮，夾雜着幾許哀痛悲切的男兒哭聲。一位滿身縞素，披麻戴孝的女人，雙手捧着一盤，盤上一顆人頭。不須別人扶持，强忍哀痛，勉力行進的那位女將，是安三的老婆，她手中捧着的，——正是安三的腦袋。安三的腦袋不僅給砍下來了，而且城樓高挑十個鐘頭，北國嚴寒，早已風乾。

老安子眼中流淚，顫巍巍的從虎皮交椅上站起來；他邁步向前，走到演武廳口，將手一揚。四名安家軍，跑步到大校場中央，一個抗張板凳，一個抱着大木盆，一個腕懸鋼刀。最後那個，天神惡煞一般，身高八尺，腰圍合抱，怒眉橫目，黑黝黝的，滿身都是結實的肌肉。

在場的三四萬人，人人心頭急鼓繁絃，砰砰直跳，宛如黃海怒潮，洶湧澎湃。

『三弟！』老安子突的一聲厲喝，風雲變色：『你英靈不遠，請看今朝！』

他目眥幾裂，咬碎殘牙，右手由上而下，使勁的一甩，大校場中，八百子弟兵吆喊一聲威。法場中央的四個人，動作齊整迅確，長木凳擱中央，大木盆放在長凳下。兩人將殺猪般叫的、肥肥胖胖的奉軍呂團長，抬手抬脚，仰天躺在板凳上。這時候，八尺巨人右脚一飛，渾身上千觔力氣集於一點，他一脚踩定了呂團長的大肚皮。

反是行刑的那位悠哉遊哉，瀟洒從容，他腕懸尖刀，徐步移近。就那麼若無其事的，捉住了

壓在凳上動彈不得的奉軍呂團長的右手，看眞切了靜脈血管，他甩出腕下刀，强光耀眼，奪目欲眩，別看那把刀只有七寸長，淬礪以銛，的是寶物，它恰好割開了呂某的靜脈血管。

鮮血先是一濺，一噴，一湧，一陣泡沫骨嘟嘟，然後便顯得心臟的唧筒能力不夠，滴滴嗒嗒，流注到板凳下的木盆之中。

讓呂團長以最慢的速度，全身血盡而死。老安子熱淚縱橫，向他愛弟被砍下的腦袋、捧着安三腦袋的弟媳、李營長、二趟、八百子弟兵、以及滿城三四萬百姓；他一字一淚，悲憤激越的說：

『自此一別，便是永訣。姓呂的，如今我們有三四萬人，還有我兄弟那顆風乾了的頭顱，在這兒恭送你上黃泉路，早下地獄！』老安子鬚髮蒼蒼，抹一下淚，說一句話，蒼涼凄楚，神鬼皆驚：『姓呂的，你聽着！俗話說得好：人無害虎意，虎有喫人心。這兩句，恰好爲你作寫照，你今天是罪有應得。三十年前，你是安家寨的管事，先父信任你，漫天撒地的事業，全部交給你掌管。今日蟒牛哨三四萬百姓替我作見證，俺爹一心一意只想國泰民安，人人過得去。辛亥革命那年，俺爹響應革命，姓呂的，你說，是不是你出賣了俺爹，出告他是革命黨的首腦，趙爾豐有張作霖爲虎作倀，設了鴻門宴，毒殺了俺爹，藉沒了俺家的田地房產？』

呂某那頭，心摧胆裂，痛澈肺腑，他直在一聲聲的死力嗥叫。

『哎喲！哎呀！救命！』

老安子激動不已，聲嘶力竭的在傾訴：

『寃有頭，債有主！姓呂的，天底下再也沒有比你更狠的人了吧。我家三兄弟還不曾找你算賬，而你，你竟虎口掏牙，恩將仇報，害死了我家老三！』

呂團長腕間的血，越流越少，越淌越慢。

『蟒牛哨的列位鄉鄰！』安才雙手抱拳，四面一拱，他像忽然之間老了許多，態度顯得異常謙虛誠懇：『今兒是老安子對不住各位，一大清早，就來打擾，還給各位看這麼一場戲！不錯，殺猪是這樣，殺鷄也是這樣。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！」並不是俺老安子心黑手辣，要這麼折騰這姓呂的小子！不過，凡人在世，該講忠義。咱們哥兒仨的老爺子，當年參加革命，被這姓呂的出賣而死，對於咱們中國，姓呂的不忠，俺要殺他！再說他賣主求榮，乘俺家裏被抄的時候，順水撈魚，發了大財，他是不義！俺也要殺他！還有，他這十五六年來，投靠軍閥，改名換姓，當了奉軍的團長，鬼使神差，駐防到長白山下來，照說，俺曉得了他的行蹤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就該把他宰了！然而，』說時他又嗚嗚的哭：『俺二弟三弟直催着我，我還一直都拿不定主意，又想何必跟這種險毒的小人見識，讓他自遭天譴好了，又想放他一條生路，顯得咱們哥兒仨有好生之德，一心只想做平安老百姓。那曉得，他竟誣良爲匪，逮了我的三弟，親手將他劈死

！俺老爺子死得窓，俺三弟死得慘，這兩代的血海深仇，俺實在不能不報！講法律，在這奉冥統治的地方，那兒有法律可講？迫於無奈，我只好興師動衆，驚吵桑梓，讓各位來聽我剖明事實，作個見證。青天不改，綠水常流，來日俺跟俺老二，但若無事的話，咱倆一定會對各位父老、諸姑姊妹，好生的報答報答！』

法場中央，長板凳上，呂團長的血，只怕快流完了，哀聲的嚎，變成沉濁的哮喘，被那劊子手一脚踩定的大肚皮，洩了氣的球兒般的，一寸寸的癟下去。不但他肚皮在癟，整個白胖肥大的身子，現在也在慢慢的萎縮、萎縮、萎縮！紅潤消逝，皮膚起皺。北國關外，氣候凜寒，朔風如刀，吹得將死的人，大量的水份迅速吸走。現在，他連低沉的哮喘也發不出來了。滿場的人，全都屏住了呼吸，只聽到他的喉嚨，咯咯的咕嚕幾聲。血沒啦，腕上被割開的那道傷口，現在，開始沁出一潑一潑的黃水，——他那張臉，像在嚴寒之中凍僵，封住，一對牛眼，睜得溜滾圓，駭人的眸子嵌死了不動。那張嘴，撐張得都快裂破嘴唇角了，朝着灰濛濛的天，透着像個大窟窿。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是喉嚨核兒，在那兒微微的、緩緩的，一挺，又一挺……

『安三可沒有犯死罪，』安才悲愴的嗓音又響，『你把他殺了不算，還要高挑首級，掛在城樓上示衆。呂某！在你到鬼門關以前，聽着俺是怎樣殺了你的！放血流盡，送你歸陰！你要俺兄弟死了再示衆，我要你活着便示衆，你要俺弟弟身首異處，俺要你血盡、水散，成個人乾！』

言罷，他手一揮，一名衛士，攀了根兩丈長的大竹竿，踩肚皮的劊子手，放下脚，呂某早已不能動彈。他用一條繩，打個結，急速的往他頭頸上一套。那一邊，長竹竿一俯，繩頭結在竿頂上。安家衛士好大的氣力，雙手扳定竹竿，縮了、癟了、短了、乾了的呂某，便這麼晃晃悠悠的，被他高高吊在竹竿頂端。竹竿尖，像要戳破灰色的雲天；於是，一匹雄壯高大的蒙古黑馬給牽來了，馬鞍邊，懸有皮革製的護旗鞘袋。於是，長竹竿插進了皮鞘套，呂某高懸竿頂，渾身是肉的大胖子，當了個乾乾癟癟的小人旗！

演武廳下，十多匹馬被牽過來。安才帮着衛士，就在台上，返身向李營長和二趙作個揖，一聲苦笑，又道：

『珍重珍重，後會有期。』

然後，一個個的就從台上往下跳，一一落在馬背。人旗當先，安才在後，率着八百人，八百匹馬，嘩啦啦的，山搖地動，如轟雷一般，飛馳而去。

忧目驚心，舌撟不下，老百姓們等他們走了好半天以後，這才神志恢復，議論紛紜，一羣羣的散去。然而演武廳上被安家寨人押着作貴賓的李營長和二趙，却比他們先走一步，趕回營房，先把被綑被囚的弟兄釋放，三個人私下一商量，留封辭呈，星夜出關，投奔革命軍去了。

七十六號

制憲行憲國大代表，前上海市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先生，抗戰時期，以私人身份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，出生入死，厥功蔡偉，曾被敵偽兩度逮捕，前後拘押一年有餘，嚙齒盧供，備受荼毒，用刑慘酷，令人難以想像。他的英勇事蹟，驚險歷程，近二十年來屢經報章雜誌播傳，中視公司還有『神龍』連續劇演出，不過未能盡符事實。筆者承萬先生親口敘述，將他一生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一段，和盤托出，由筆者執筆在本刊『真實傳奇』專欄中刊載。以下，就是萬墨林先生的自述：

一

中日戰爭時期，上海淪陷以後，杜月笙先生避難到香港，他叫我留守上海，替他料理事務，兼管房屋，我就住在法租界華格臬路他那幢大洋房裏。不久，又接到杜先生的密令：中央特派大員蔣伯誠、吳開先、吳紹澍等諸先生，潛返上海從事地下工作，杜先生命我負責聯絡、並保護，且儘量的協助。

為了這樁事情，我特地跑了一趟香港，去見杜先生，向他請示機宜。杜先生一見我就說：

『你火速回去，一切小心謹慎。中央人員到上海，你要派舢板划出吳淞口，到船上去接。他們在上海的安全和對外聯絡，統統由你負責！』

我曉得肩胛上的這付担子不輕，但是心裏却很興奮。回上海後立刻開始準備，蔣、吳、吳三位一一的來，我都是親自押船駛出黃浦江迎接。他們到上海都住在租界裏面，日本人偵騎四出，使他們無法公開活動，於是我便挺身而出，代他們奔走聯絡，同時所有恆社留滬同人，也都全力支持。恆社同人所開設的茶館、酒店、旅社、戲院，以及商店工廠，一律視實際的需要，隨時撥作中央地工人員的交通站和聯絡所。

這麼樣與高采烈的幹了兩三年，確實也做了不少的工作。後來日本人推出漢奸傀儡，組織上海大道市政府，第一任市長薩錫文上臺，不久又換了傅筱庵。傅筱庵是很有名氣的人，他是前清盛宮保盛宣懷的得力助手，在招商局和中國通商銀行等機構大權在握，六七十歲的人還要靦顏事敵當漢奸，有血性的中國人聽了都很憤慨，恨不得把他抓來殺了才甘心。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，重慶方面已有密令，不惜一切代價，即速處決傅筱庵呢。

杜月笙先生的一位保鏢老張，山東人，身胚結棍，頭腦靈活，杜先生赴港以後他便跟我，做事認眞負責。有一天，他跑來問我說：

『萬先生，有一樁生意，要不要接過來做？』

『什麼生意？』

『傅筱庵。』

哈！做掉傅筱庵，刺殺大漢奸，這種大快人心之舉，爲什麼不做？當時我心中很歡喜，但是我聲色不動，我淡淡的問他：

『有什麼門路？』

『巧得很，』老張雙手直搓的說：『我的一個同鄉，名字叫朱生，他是傅筱庵的保鏢。這樁生意，是他自己跑過來兜的。』

我一聽，就曉得這事已有七八成的把握，因爲傅筱庵當了漢奸，他也自知難容於國人，所以他經常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他住在虹口，公館附近十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平常老百姓一脚都踏不進，何況跑去將他刺殺？但如他的保鏢要下手，那便是近水樓臺，方便多了。

因此當時我再問一句：

『那個姓朱的有什麼條件？』

『簡單得很，』老張聳聳肩胛：『事成以後，他要兩萬塊錢。』

『閒話一句。』我拍拍胸脯：『你去叫他相機行事，事情辦好，問我拿錢。』

老張去找朱生了，我也並不怎樣把這樁事放在心上。然而不出幾天，縱使敵僞方面把新聞封鎖得很緊，但是我們仍舊得到消息，傅筱庵被刺殞命，兇手逃逸無蹤。

——朱生確實逃逸無蹤，因爲他始終不曾來領過我那兩萬元的賞格。

我派人去偵知了朱生行刺的經過：十月九日夜晚，傅筱庵坐了裝甲汽車，去應日本人的宴會。散席後又到盛老三家裏，臨時拉來越劇名伶姚水娟，在酒筵之前演出『盤夫索夫』。他和一般朋友喝得酩酊大醉，盡歡而散，清晨三點鐘回家，房門都不曾關好，他便倒在床上一個人睡了。

朱生是有心人，早有準備，等到這個大好機會來臨，他當然不肯輕輕放過，他取出備好的工具：一部脚踏車，一把切菜刀。

他把脚踏車的車鎖打開，切菜刀藏在短襖衣襟裏。趁着傅公館人人都在熟睡，他掩進了傅筱庵的臥室，房門敞開，燈火通明，傅筱庵仰臉朝天，呼呼大睡。朱生掄起菜刀，照準他的喉嚨核，手法既準且快，接連三刀砍下去。這位上海大道市長發聲喊都來不及，紅光四濺，血流滿床，就此嗚呼哀哉。

這時候朱生有點心慌，怕傅筱庵還不曾死，又在他脚上猛砍了兩刀，眼看他身子僵硬，動也

不動，這才拋下了切菜刀，從容鎮定，立刻跑到外面天井，騎上脚踏車，出了傅公館。他請門房開大門，僅祇說了一聲：

『市長差我出去辦事。』

一路上日本憲兵、上海市政府派的警察，都認得朱生是市長公館的人，因此他一路順利無阻，逃離龍潭虎穴。冷風拂面，細細一想，我那邊許下的兩萬塊來不及拿，於是他錢也不要了，把脚踏車蹬得飛快，過外白渡橋，出十六浦，他渡江到了浦東游擊隊基地。游擊隊設法送他輾轉到重慶。

一直到抗戰勝利，杜先生凱旋還鄉，他才告訴我：朱生到達重慶，不言不語，什麼人也不找。他自食其力，擺個香煙攤維持生活。某日被杜先生的司機鍾錫應看到了，報告杜先生，說是朱生在賣香烟。杜先生連忙派車接他來，同時打電話通知戴笠先生，戴先生把他接過去，對於他的愛國熱誠和功成不居，大爲讚賞，送了他五萬塊錢，並且給他找了一個工作。

然而當民國二十九年底，汪精衛賣國通敵，組織僞政府，沐猴而冠之後，便在他們的機關報『中華日報』上，發表通緝名單，八十三位所謂重慶份子中，我也赫然有名。

人家以爲很可怕，我倒覺得蠻光榮，照樣在租界地區來來去去，法租界巡捕房的西探長，我們把他的洋名字叫成『萬浪當』。萬浪當是我的要好朋友，他曉得捕捉我的風聲越來越緊，一再向

我提出警告。後來他看我照舊置若罔聞，爽性採取行動，派一部鐵甲車，一架機關鎗，四名安南巡捕，日以繼夜的守在華格臬路杜公館大門口，一面向敵僞特工示威，看看誰敢來捉萬墨林？一面向我動之以情，再三的勸誡我不可揚長過市，他說：只要我不離華格臬路杜公館一步，他拍胸脯對我負責保護。

杜公館裏悶了一個月，悶得我氣都透不過來，而外面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風聲一天天的更緊。無可奈何之中，被我想出了一個辦法，我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對外放出空氣，說萬墨林逃到香港去了。然後我每天夜裏化裝出去，繼續幹我樂之不疲的地下工作。——我在上海住了幾十年，叨杜月笙先生的光，三教九流，數不清有多少認得我的朋友，因此我要化起裝來還眞不容易，迫於無奈，只好戴頂鴨舌帽，穿身短褂褲，臉上架一副茶晶眼鏡，聊勝於無而已。

二

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吳紹澍手下的一名情報員朱文龍，利用我的祕密通話路線，跟我連通三次電話。他說有極重要的情報，必須由我傳遞。我對這個人素來不大相信，因此頭一次回答他沒有空，第二次則推擋再過一個星期看，第三次被他逼上了，我只好跟他約定時間與地點，見一次面。

原先約好下午四點鐘，但是我爲加强防範，臨時又改約晚間八點，當時正是燈火輝煌，跑馬

廳前正在熱鬧時分。我戴副茶晶眼鏡，儘低着頭，坐部黃包車，到了金門飯店門口，一眼就看到朱文龍，他正站在二十四層國際大廈對面，傍着跑馬廳的那邊，儘向熙來攘往的人羣東張西望。我悄悄走到他身後，往他背上一拍，他驚了一驚，別過臉來看見是我，似笑非笑，神情有點尷尬，我就覺得不是路道，還沒有開口說話，不知道從那裏搶出來四名包打聽，將我團團圍住，雙手向後反剪，頓時就捆了一個結實。

我曉得這附近有美國憲兵站崗，租界裏非法綁架，他們有權出面干涉，於是四個人將我一架，我頓時就拉開喉嚨極喊：

『捉强盜呀！救命！』

果然，兩名美國憲兵聞聲急急的趕來，我竭力掙扎，向他們求救。沒有想到，四個包打聽的頭兒，居然不慌不忙，從衣袋裏掏出硬卡。美國憲兵接過去一看，那上面寫得有『緝拿政治犯萬某人』的字樣，這麼說，他們捉我，是經過租界當局的許可，算是合法的了。美國憲兵沒有話說，望我一眼，走開。

既然如此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我唯有不聲不響的跟他們走。包打聽們把我推上一部汽車，一路風馳電掣，窗外溜過繁華熱鬧的上海街景，我心裏在想，這次落在他們手裏，我算是認了。

汽車開到滄洲飯店，停下來，我又看到一位美國憲兵，存了一線希望，我再高聲求救，祇是

我的聲音還不曾喊出來，嘴巴已經被人緊緊摀住。另外有人解下我四五寸寬的板帶，不由分說，將我嘴巴紮牢。

兩個包打聽下了車又上來，我一看，汽車裏多了一位熟人，朱聖俠同志被他們從滄洲飯店裏抓來了。

從靜安寺路西區的滄洲飯店，包打聽驅車直駛福州路捕房。路上他們怕我再叫喊，拳打足踢，開始請我吃生活。我緊咬牙關忍住痛，悶聲不響。汽車裏地方小，拳脚施展不開，他們打累了，爽性將我塞在車座前，分不清有幾隻脚踩在我身上。我是個大胖子，在車地板上縮成一團，面孔貼在地上吃灰，滋味很不好受。

我仍舊忍住，不開口，不討饒，我想他們既是包打聽，就該曉得我是什麼人物，他們這樣折磨我是對的，因爲本輕利重，我若向他們口一軟，明天萬墨林的言話就要傳遍黃浦灘，夠他們人前誇嘴，洋洋得意半輩子。

到了四馬路巡捕房，可以說得上是舊遊之地，不過昔爲座上客，今爲階下囚而已。放眼一看，一張熟面孔也看不見，四周都是些怒眉橫目，故作駭人模樣的巡捕。當時捕房裏正在等候搜身的鷄鳴狗盜之徒很多，我驀然想起身上有兩封信，雖說不甚要緊，但是搜了出來可能會連累幾位朋友，跟我過上兩堂。於是我說我要方便，趁着如廁的機會，將兩封信撕成粉碎，從馬桶裏冲走。

搜身的結果是毫無所獲，包打聽們不甘心，又押解我上汽車，駛到我自己在上海的住宅，好哇！他們要抄我的家嘞！我當時不但心中坦然，而且以爲這樣更好，因爲我知道在我家裏絕不會抄出什麼證據，但是由此可以使我的家人曉得我碰上了什麼事情，被押到那裏去了；他們自會在外設法營救。

我的妻兒和家人神態自若，毫不驚惶，讓他們翻箱倒屜的搜查，他們的冷靜使那幾個包打聽有點內愧，從此對我比較溫和得多。

查不出結果，人還是要帶走，因此我又被押回四馬路捕房，有人出來問口供，我曉得這是頭一關，供不供招不招無關大局，一定還有更嚴重的場面等着我。心一橫，我便傲然的眼望天花板，不論他們問什麼，總歸是一問三不知。那些小脚色們盤了我一兩個鐘頭，果然拿我無計可施，先交頭接耳的商議，然後開始打電話，電話打好了冷冷的對我說：

『萬先生，我們好好的問你話，你不肯說，我們拿你沒有辦法，只好送你到虹口日本憲兵隊去了。』

虹口？日本憲兵隊？我心中直在冷笑，那邊也沒有什麼可怕的，我知道今朝這一夜我是不會受罪的了。因爲，當時已近午夜時分。

連夜押到虹口，東洋人先擺出笑臉，口口聲聲萬樣長，萬樣短，說是他們很佩服杜先生，當

然也看重我。香烟盒子遞到面前，我也不客氣，接過來點着了，便連連的猛吸。東洋人審案，總是用疲勞轟炸方式來磨人，我正需要他這支烟，好好的提一提神。

親親熱熱的談了一個多鐘頭，東洋人的調調兒來了。只見那個軍官方才還在笑着，至此忽然臉兒一變，砰的將桌子重重一拍，厲聲向我喝問：

『快快的說！重慶來的吳紹澍，他住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

這時候大概是午夜兩點多鐘，東洋人從此翻來覆去，只問這一個問題，他機械般的重複問一句，我便照例的答聲：『不知道。』一邊詰問，我一邊在心裏算，每一次對答，他說十七八個字，我才答三個。無論如何我比他少花費些精神，我不怕他的疲勞轟炸。

三點鐘，來了生力軍，我就曉得正脚色登場了，因爲來者七人爲首的兩名，一個是汪精衞特工總部的專員室主任沈信一，一個是刑房的領班萬里浪。汪僞特工總部的巢穴在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，那裏暗無天日，遍地血腥，是敵僞專門刑逼或處決『重慶份子』及政治犯的大牢，淪陷區裏的同胞，把它看成閻羅王的十八層地獄。

我稍微振作一下精神，但是還算好，在東洋人面前，他們畢竟不曾顯露出荼毒同胞的猙獰面目。七八個人輪流向我疲勞轟炸，反覆的問同一個問題，我簡直數不清自己回答了幾百遍：『不

知道。』

以不變應萬變，他們恨得我牙癢癢的，却是沒奈何。六點鐘，天亮了，東洋人接連的打呵欠，沈信一望着我不懷好意的笑。他揮揮手，命人把我押下去睡覺。

我在杜公館裏幾十年，一向過慣錦衣玉食，席暖履厚的日脚，那曾吃過今朝這樣的苦頭？一上囚床，身子像癱了一樣，我暗暗的告誡自己：

『好好睏一覺，明天，要有大陣仗了！』

一覺睏到十點鐘，還睏不夠四個鐘頭，突然間被人猛力推醒，那人粗聲粗氣的說：

『快起來！要帶你到好地方去了。』

我就曉得是上七十六號下地獄，去就去吧，勉强掙扎爬起來，睡眼惺忪，臉不洗，口不漱，被人推着跌跌撞撞的往前跑，又被押上了黑漆漆的囚車，這是我一百八十九天不見天日的開始。

三

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，本來是做過山東省主席陳調元先生的花園洋房，佔地極大，樓房曲折幽深。上海陷敵，汪記政府徵用了作爲特工總部，主持人是大漢奸丁默邨，副主任李士羣，打手頭目吳四寶，都是心黑手辣、殺人不眨眼的狠脚色。

跟我同時被押到七十六號的，還有呂承天和朱聖俠兩位先生。一路上，我們裝作不認識，一

句話都不曾交談。

輪到我過頭一堂，問話的還是沈信一、萬里浪，不過他們的臉色跟在日本憲兵隊時大不相同，隱露兇光，殺氣騰騰，沈信一尤其向我磔笑着說：

『萬先生，這裏是什麼地方，我想你一定曉得。在不曾問話以前，我先奉勸你一句，凡事老實點講的好，否則，種種苦頭你是吃不消的。』

我聽了，唯有苦笑，我回答他說：

『沈先生，多承你好意關照，你請問吧，但凡我曉得的，一定實話實說。』

他將信將疑，看我一眼，接下來便訊問，一問又是個把鐘點，我儘在『不知道、不知道』的，嘴巴都講乾了，我開始用搖頭代替回答。

沈信一正待勃然變色，格登格登，高跟鞋響。房門一開，進來一個彎標緻的女人，個子長，皮膚白，細眉毛，大眼睛，風姿綽約，骨肉勻停。我一看便知道她是誰，綽號『吳大塊頭』七十六號凶煞神吳四寶的女人，近兩年來她也有個響噹噹的名字，叫佘愛珍。佘愛珍本是好好人家的女兒，上海啓秀女中的畢業生，聽說她吃人引誘破了身，將錯就錯結過一次婚，還養了個女兒，後來不知怎樣給吳四寶搭上，由於她精明能幹，讀書識字，學啥像啥，上馬提雙槍，下馬寫文章，吳四寶吃得死脫，佘愛珍就此成了他的靈魂。

她一進門來看見我，陰惻惻的笑，問一聲：

『萬先生，儂也來啦？』

我把頭一仰，鼻管裏哼了哼。

余愛珍嘿嘿的冷笑，走向沈信一，板起一副公事面孔，大喇喇的問：

『全招出來嘞哦？』

沈信一、萬里浪面面相覷，搖頭苦笑。

『嘸沒用格飯桶！』余愛珍破口便罵，大模大樣的高高上坐，『讓我來問倪言話！』

一世英名，豈可栽在余愛珍這種女流之輩手裏，她問一百句，我便抱定主張，一百一十個不答腔。余愛珍見我不賣她的賬，不由得火冒三千丈，她緊握粉拳，重重的往桌上一捶，於是便一聲嬌叱：

『好，姓萬的，數你有種！來呀，把他拖到三層樓上去！』

被兩名壯漢架着，我更上層樓，在七十六號三樓上，算是見到了黃浦灘上後起之『莠』吳四寶。他本來是個司機，給世界書局開過車，也曾當榮柄根的車伕，對他那位主人，早先我們總是開玩笑的叫他『爛腳阿根』。

如今『爛脚阿根』的車伕見了我，挺胸凸肚，趾高氣揚，我望他一眼，身材魁梧，實大聲宏

，皮膚黝黑，一臉橫肉，外貌上看，頗有幾分威風凜凜的架勢。他是青幫『通』字輩季雲卿的徒弟，見重於季雲卿的老婆金寶師娘，先當司機，後在賭場裏抱檯脚（充保鏢），吃一份俸祿，往後李士羣成立七十六號，招兵買馬，由金寶師娘把他介紹過去，充任『警衛大隊長』，手下只有百把個人。李士羣的客人來了，他要像隨從副官一樣的開車門，侍候斟酒添飯。

這個後來大收賭場煙館保護費，綁票勒贖，暗殺行兇，大做紗布黃金投機生意，跌價虧本，不惜鴨屎臭的掏出手槍，逼着交易所掛高牌價的小癟三，當時在七十六號眞是神氣活現，他見了我，居然大模大樣，疾言厲色的說：

『萬先生，你是高來高去的人物，我吳某人不過爛泥裏面的小水蛇，不過今朝委屈你萬先生到了這裏，爛泥蛇也佈下了天羅地網，就怕你進來容易出去難，插上翅膀也飛不起！萬先生，我奉勸你遇事將就，弗必要太認眞。』

我心裏却在想，憑你這幾句話，也能把我嚇倒嗎？我忍不住的聲聲冷笑，凜然回答他說：

『我已經被你們捉來了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你有什麼打算，我只好悉聽尊便！』

吳四寶倒蠻乾脆，就像應付公事，一連串的提出幾個問題，我答一聲不知道，他便略過不提。直到問題問完，門帘一掀，余愛珍又興致勃勃的走進來了，她一進門便不耐煩的開口問：

『怎麼樣，供出來沒有？』

吳四寶一見她便巴結的笑，也不答話，伸手抄起電話筒，頓時就下了命令：

『喊四個人上來，把萬墨林先生請下去。關照他們好好的做！弗要辜負萬先生的好身胚！』

上海人講『做』，等於北方人喊『揍』，曰『宰』，亦卽我們在台灣所流行的口語：『修理』、『幹掉』。

四

刑房裏緊扃門窗，無燈無亮，各式各樣的刑具，星羅棋佈，煞是嚇人。萬里浪帶了幾名臂圓膀粗，虎腰熊背的小夥計，一個個貌似煞神，眼睛裏像在噴火，他們都在躍躍欲試，準備『做』我萬墨林。

我不聲不響，走到刑房中央，頭頂上一隻電燈，發出鬼火似的燐光，萬里浪雙手叉腰，惡狠狠的站在我面前，他先開口問我：

『那能（怎麼樣）？你終歸還是弗肯講？』

我想權施緩兵之計，先反問一句：

『你們要我講什麼？』

『我問你，』他突然惡狠狠的，上前一步，猛一下抓住我的衣領，厲聲的問：『上海大道市政府，傅筱庵傅市長，是不是你派人去做掉的？』

於是乎，我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多久以前的事情，偏偏他們要舊話重提，『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』？『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』，沒有話講，我唯有挺身挨『做』而已。

我不回答，只見萬里浪作了個手勢，兩名壯漢奔過來，快手快脚，將我全身衣服剝光，剝到只剩汗衫短褲，冬月天氣，寒冽如冰，連我這個胖子都凍得渾身發抖，我怕和他們肉帛相見，忙不迭的喊：

『喂喂，留件汗衫小褲總可以哦？』

我的急喊，却惹起他們哄堂大笑，自此以後，諷嘲謔之聲，不絕於耳。

不管了，我爽性緊緊的閉上眼睛。

被他們推推搡搡，我連連脚跟倒退，算計不出倒退了幾尺幾丈，突然兩手兩脚被人使勁的抓牢，一聲嗨喲，我整個身子凌空飛起來，猛的向下一墜，背脊骨上一陣冰涼，我感覺到自己已經仰臥在一張長板凳上，赤身露體，手脚反折朝下，整個頭顱虛懸在板凳的一端，晃晃蕩蕩，全無着落。正自掙扎向上，痛苦不堪，又有兩名壯漢，重重的往我腹部和胸脯上一坐，兩三百磅的重量，把我壓得氣都喘不過來。

身子被人壓定了，頭部便越來越覺沉重，當時的感覺，彷彿頸子都快要拗斷。就在此時，突然間一大鉛桶冰水澆下來，淋得我渾身都起鷄皮疙瘩，嘴裏直在『哆兒——哆兒』的發出顫呼。

這是頭一桶水。

第二桶涼水灌下來時，滋味更加難受，因爲行刑者太捉狹，他換了一種方式，不像上一桶水那樣，以醍醐灌頂之勢，使我猛吃一驚，猛的受一次寒。這第二桶，他把鉛桶高高的舉起，緩緩的灌下，水勢細長，源源不絕，他眞有本領，控制水流宛如自來水龍頭，他能使下灌水流大小粗細始終如一，而且不管我怎樣閃躲逃避，他一毫不爽的硬把水流灌進我鼻管裏去。

冰涼熱辣，奇嗆，窒息；我從來不曾想到，一個人的皮肉會受這麼大的痛苦。這就是七十六號人間地獄的毒刑之一，或曰灌水，或曰水注。

寒冽，火辣，嗆而不咳，窒息而後復甦，就這樣，週而復始，說來令人無法置信。那一夜，在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由吳四寶請客，頭一道菜，我萬墨林三收三放，前後被灌足了六大鉛桶冷水。

當時我已魂飛魄散，遍體麻木，但有知覺，也分辨不出此身究竟是人是鬼？而我全身，自胃及腸，以至膀胱，容納水份已臻飽和，灌水實在灌不下去了。壓坐在我身上的那兩名壯漢，至此發揮了他們的作用，利用體重，拚命的壓榨我的胸腹，剛從我鼻竇裏硬灌進去的冷水，此刻又像噴泉一樣，自我嘴巴鼻孔裏湧射出來。

灌足便吐，接連六次，我失了知覺，却從口鼻之間，嗆出了鮮紅的血。

『好嘞！』隱隱約約聽到沈信一在下命令：『火速放他下來，他早已吃勿消啦！』

謝天謝地，自此我全身一鬆，昏昏沉沉，已呈虛脫狀態。

我還以爲沈信一慘不忍覩，好心讓我喘一口氣呢？那裏想到，他放我一碼，用意却在想要變本加厲，命我這血肉之軀，忍無可忍。

我纔從灌水板凳上鬆了綁，立刻便被人架上了電椅。

五

所謂電椅倒不是處決囚犯，要人性命的那種科學設備，而是一張普通椅子，椅上雜七雜八放些斷電線，也不曉得那一條通電，那一條不通。上電椅之前，沈信一先威嚇我：

『萬先生，電椅坐上去，性命交關。你要是想說實話，現在還來得及。』

我心裏想，死就死吧，看樣子，我這次反正是死定了的。與其千刀萬剮的活受罪，還不如一下子通電死了的好。一則當時身上的難過，實在叫人無法忍耐；二來我纔祇上過一種刑法，就已經熬不住，再往下去，祇有更加吃不消。一死了之，應該算是天大的幸事。

再也想不到，這隻電椅，却還是『做』人的刑具，不是送終的所在。我被幾名打手一推上去，但見沈信一甩甩手，作個手勢，管電門的傢伙把電一接上，我的背脊、手臂、臀部、大腿，就像有無數條火蛇在往皮肉裏鑽，疼得我肥大的身軀猛然彈起來，回頭看時，椅子上那些斷電線依

然如故，看樣子，大概是電壓很低，根本電不死人。他們是故意拿我尋開心的，睜眼睜着那般殺胚前仰後合，哈哈大笑，我氣得眼睛裏都噴出火來。

『我看你確實也受夠了，』沈信一貓哭老鼠假慈悲，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『今天，我們就到此爲止。』

兩個人架住我，把我連拖帶拉，送進囚室，打開鐵柵門，往裏面一推，我仆倒在囚床上，耳朵裏還聽見鎖鐵門的聲響，然後，我便全部失去了知覺。

第二天醒過來，渾身筋骨痠痛，五臟六腑，好像有針在戳，刑後的苦楚，竟比受刑當時更加難受。我躺在床上向外望，發現除了監牢裏例有的看守以外，另有一名槍兵，一個便衣，一左一右守在我的囚室外邊，他們的四隻眼睛，骨碌碌的緊釘住我，一刻也不放鬆，我知道我這名『犯人』在他們看來一定是很重要的了。後來我更發現，連我大小便的時候，這兩位朋友都和我寸步不離。

讓我休息了兩天，七十六號改換方式，繼續向我進攻。出賣我的朱文龍來了，他站在鐵柵欄外面，假惺惺的望着我說：

『萬先生，你這是何必呢？』

我恨不能把他生吞活剝，但是處在矮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我只好坐在床沿上，兩隻眼睛狠狠

的瞪住他，一語不發。

『你現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』他聲聲冷笑的說：『他們問你的事情，你還是老實講出來。只要你肯講，我一定想辦法幫你的忙。』

『多謝。』

『你又不是吃糧拿餉，用人家薪水的，』他還不死心，繼續威脅利誘：『你何必吃這種苦頭？萬先生，你不要以爲你的案子輕，後台硬啊；我告訴你，倘使你不肯說實話，那麼，滬西和虹口一帶，天天莫名其妙被暗殺了的那些東洋兵，一筆筆的血債，都要記到你頭上。』

『沒有關係，』我氣憤的回答：『反正我人已經在這裏了，無論你們有什麼「笳頭」，只管裝上來就是。我打定了主意，這條身子是給你們直的拖進來，我準備好了橫着讓你們拉出去。』

話不投機，他臉孔脹得紅紅的，老羞成怒，却又不能衝進鐵柵欄裏來打我一頓，朱文龍怒目奮睛，瞪了我好半晌，我裝着視而不見。於是，我聽到他使勁的一跺足，說一聲：

『好！數你有種！』

朱文龍走後，我心裏爽快了些，呼呼的又睡了一覺，再睜開眼睛又是天亮時分，鐵鎖鐵鏈克啷啷響，我從床上被兩個如狼似虎的小漢奸抓起來，心裏嘆了一口氣，唉，又要吃生活了。

這一次，換了一間刑房，事後方知是專門請人坐『老虎凳』的。兩位手足輕快、動作迅捷的

行刑朋友，我一看清楚他們的面孔，不禁大喜過望。原來這兩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小夥計，都認得我，不知怎樣會轉到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來了。

老虎橋，可能是刑法中最厲害的一種了，人坐上了橋子，兩條腿和背脊骨成爲直角，渾身用粗蔴繩牢牢的綑住，於是整個身子無法動彈。

我被他們綑好了，當年法捕房的兩位朋友，悄聲的和我耳語：

『萬先生，用過鈔票嘞哦？』

『嘸沒，』我坦然的回答，又望着他們笑：『我們都是老朋友了，不是嗎？』

那兩位面面相覷，作了個尷尬的表情。問話的人開始提出頭一個問題——

『不知道。』

這三個字還不曾說完，兩位朋友，一個扳起我的膝蓋彎，一個拿了一塊磚頭，硬往我的大腿底下塞。

『哎喲呀！』

我痛極大叫，原來，腿和脚上都綁牢了，膝下加磚，等於要把我的膝蓋頭拗斷，這一陣痛，豈止椎心刺骨！

以爲加這一塊磚頭就已經夠受的了，那曉得苦惱還在後頭，法捕房朋友『公事公辦』，絲毫

不講情面，方磚頭一塊塊的往上加，每加一塊我的痛楚便增加一倍，我由叫而喊，由喊而嚎，由嚎而嗓子嘶啞，由嘶啞而痙然失聲，喉頭直在咯咯的喘。

十二月天，上海已經瑞雪紛飛，行刑室裏冷得空氣都快結冰，而我，却在八塊磚頭連拗膝頭以後，額頭上的汗，像驟雨一樣的濺瀉。

就差沒有討饒了。

神志模糊不清，身體搖搖晃晃，好像聽見外面有人敲門，房門一開，我勉力睜開眼睛看，居然又是熟人。他姓林，叫林志剛，起先在上海市郊打游擊，大家都叫他林司令，不曉得怎樣投身竇靠混進了七十六號。

我實在痛得吃不消了，用盡全身之力，掙出聲音來向他求救：

『哎喲，林司令，幫幫忙！』

林志剛一轉身，看見老虎橋上綁的是我，怔了怔。他大概是『官職』比較高些，從問案人手中一把將公事拿過去，草草的看兩眼，然後揮揮手說：

『把他放下來。』

『放下來？』問案人大惑不解，臉上還有不大服氣的表情：『這個萬墨林是很重要的犯人。』

林志剛生了氣，面孔一板：

『我叫你放你就放。』

兩位法捕房的朋友，直到這時候才幫了忙，他們不等『辯論』結束，快手快脚，把我身上身下的繩子和磚頭，統統解開。

下了老虎橋，頭一個感覺，便是腰部以下，知覺毫無。彷彿它們已不是我身上的骨頭肉。林志剛明明看見我兩隻脚不能動彈，他偏偏下了這樣一道命令：

『把他拽到天井裏去，架着他胳臂，叫他跑步，跑夠兩個鐘頭，再拽他回來！』

我一聽，嚇得魂飛天外，心裏在想：老林，你這不是要我的命嗎？我兩隻膝蓋受了重傷，根本不能動了，你還叫我跑步，一跑便是兩個鐘頭。莫說現在，我一生一世也沒有跑過這麼長的步呀！

但是有兩個身長力大的衞兵奔過來，那裏由我分說、求救，一人捉起我一條手臂，把我橫拖豎拉，筆直向天井裏跑，可憐當時我的兩隻脚，軟緜緜的垂在地上，一路的的篤篤，像是在打拍子。

也不曉得是怎樣熬過那兩個鐘頭的長程跑步，起先我是被他們拖牢在跑的，後來經不起他們一再的催逼吆喝，我拚命的將力氣運到兩條脚上去，於是，漸漸的，我發覺我的那兩條腿，也在

參加他們的跑步了。

整整一個時辰跑下來，兩名衞兵和我一樣，累得氣喘吁吁，一身大汗，我們三個一齊倒在一片草地上，揩汗休息。等我稍稍有了點氣力，我便開始發洩忍了半天的怨氣，我破口大罵林志剛：

『林志剛！枉你披了張人皮！我把你當朋友，向你求救，你反而想出這種惡毒的刑法來「做」我！』

『省省哦，』衞兵之一開了口：『你該謝謝林先生，人家救了你一命！』

『還說他救了我的命？』我怒氣冲冲的說：『這兩個鐘頭的跑步，險險乎送了我老命一條！』

『不跑這一個時辰，』另一個衞兵也說了話：『那你才眞叫沒有命了呢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我愕然的問。

『你不想想，』頭一個說話的衞兵講給我聽：『你坐老虎凳，接連加了八塊磚頭。兩條脚受的內傷已經很重了，不立刻架着你跑這兩個鐘頭，讓你的血脈流通，筋骨活絡，那麼，瘀血堵在血管裏，救治得快，至少也要把兩條腿鋸掉。救治得慢的話，哼哼，縱使你有十條命，也會送掉你九條半！』

方才被臘月寒風吹乾了一身熱汗，此刻，重又驚出一身冷汗來。

我再三的向兩位陪跑的衞兵道謝，道辛苦。

六

休息過了，我被帶到林志剛的辦公室。我先向他道謝，對於他的救命之恩，表示十分感激。他坐在辦公桌後，望我一眼，臉上毫無表情的說：

『萬太太來了，此刻在對面。』

『啊？』我漫應了一聲，心中正是驚喜交集。驚的是她這一來是否會有危險，喜的是九死一生，想不到夫妻還有個見面的機會。

林志剛還在神色端凝的問我：

『你太太有權吧？你的事情，她是否可以當家做主？』

『可以。』我很肯定的回答。

『她有錢嗎？』

『有。』這一次，我更加答覆得斬釘截鐵。

『好。』他手扶桌沿，站了起來，『我現在陪你一道去見她。』

離別不過一星期，但是這一次夫妻相會，等於是隔了一世；太太一看見我，眼眶裏吊着的淚

淚，簌落落的直淌下來。

『不要哭，』我連忙攔止她，並且强顏歡笑，安慰她說：『我在這裏很好，朋友多，上下都有照應，他們對我蠻優待。』

談了些家務事，眼看接見時間快完了，我一面起身，一面低聲關照我太太：

『想我出去，一切要靠林司令。』

我太太會意，遞個眼色給我，又向林志剛深深的點頭。

夫妻剛見面，立刻又分手，我拎了一籃水果罐頭回囚籠，分了一些給看守和衞兵，坐回床上大吃特吃。整整一個星期，我像是沒有吃過東西。

即使經過最嚴密的檢查，我太太還是有辦法，她在食物籃中夾帶給我一小捲鈔票。

心裏有了希望，肚皮亦已吃飽，沉沉的睡了一覺，第二天清早起來，臉還不曾洗好，行刑室的人又來了。我狂呼大叫，請人幫我去找林司令，但是全無用處，只有人嘲笑，沒有人理睬。我被架到了行刑室，又看見了沈信一他們的紅眉毛綠眼睛。

他雙手抱臂，望看我聲聲梟笑：

『今朝我們開門見山，』他疾言厲色的說：『我們這趟費盡手脚，把你提來，原想從你身上，一網打盡全上海的「重慶份子」，那曉得直到今天，你連吳紹澍一個人的地址都不肯招！萬

林，我今朝倒要看看你這一身的骨頭，究竟有多硬！』

話說完，他一揚下巴，四五名打手居然將我擁出了行刑室，七十六號房屋幽深曲折，他們帶我到一個小天井裏，四周靜悄悄的不聞人語步聲。我望望天，天色鉛沉，大團大團的鵝毛雪，上下翻飛，屋頂、地面、禿樹的枝梢，早已是一片銀白。

我心裏在想，你們這是要做啥呀？沈信一那邊，已在發號施令，幾個人跑上來，七手八脚，一刻兒功夫，又把我的衣裳脫光了。

抱着手臂索索的抖，背後有人將我猛力的一推，我被他們推到了雪地裏面，我方以爲他們是想凍死我，嘭的一聲，一條皮鞭不知從何處飛來，嘩啪猛響，我的背脊上早已吃了一記，天寒地凍，皮肉股栗，這一皮鞭眞正打得我金星直爆，痛澈心肺。

沈信一他們存心要我好看，吃一皮鞭豈能了事，轉瞬之間，彷彿四面八方都有皮鞭向我猛抽，嘩嘩啪啪之聲，不絕於耳，那全是從我皮肉上發出來的。我赤身露體，被他們打得東歪西倒，跌跌撞撞，有時實在打得太重，身子一陣踉蹌，膝蓋一軟，剛要跪倒，那刺骨般冰冽的積雪，竟如火辣辣的燙灼。

『說不說？』

……

『不說，再打，再重打！』

耳朵裏一直在聽着沈信一瘋狂咆哮，我以爲他今天是非把我打死不可了，於是再也不顧雪冷雪燙，爽性整個身子往地上一仆。皮鞭還在繼續掃來，密如驟雨，迅似勁風，我背上開始皮開肉裂，鮮血迸流，從點點滴滴，漸至殷紅一片。

『雪裏紅！雪裏紅！』我聽到有人在獰笑，而且那還是好些個人齊同發出的聲音：『哈哈！看呀！這才是眞正雪裏紅呢！』

我腦子裏一陣天旋地轉，又暈死過去了。

七

這一頓鞭笞使我在囚籠裏躺了三天，身子一動到處都疼，事後檢視，確實是遍體鱗傷，體無完膚了。

能夠起床，林志剛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裏去，房門關好，他命我坐在辦公桌對面，跟他密談。

『嫂夫人眞有肩胛，』他首先稱讚的說：『而且，人也爽氣。』

我虛弱的向他笑笑。

『我們的李老闆，萬先生總歸是曉得的囉。』

我深深的點頭，我曉得他說的是李士羣，七十六號當家的，僞特工總部副主任，他是浙江人，留學俄國，本來是個共產黨員，民國十六七年清黨時期，他坐過七次監牢。後來投降了，又跟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搭上，從此一直在做東洋人的狗腿子，是一名地道的漢奸。

『李老闆到廣東去了，』林志剛慢吞吞的說：『不過，老闆娘一樣可以做主。我聽說，嫂夫人已經送了十萬塊錢過去。』

『十萬塊？』我驚了一驚，因爲，這筆錢實在是數目不小。

『十萬塊送進去，』林志剛繼續往下說：『換到李老闆娘一句話。老闆娘說：「關照七十六號，萬墨林塊頭太大，只能問，不可以打。打了他或許會中風的！」』

我聽了，冷了半截，愁眉苦臉的望着林志剛問：

『花了十萬塊大洋，才換了個不挨打呀？』

林志剛笑了，他笑吟吟的說：

『看起來，你老兄的身價很高。』

我頭腦裏亂鬨鬨的，他以後又跟我說了些什麼，我都不曾聽清楚，只記得林志剛喊我回房間的時候，他叮嚀了我一句：

『記牢，以後不管是誰要打你，趕快派個人來告訴我。』

回到囚籠，呆呆的坐了半天，早早離開這個陷人坑，剛剛激起來的一線希望，於今又宣告斷絕，家裏花了十萬塊錢的代價，所得的祇不過是不打而已。唉，這下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撥雲霧而見青天了。

猛然想起一個大問題，驚得渾身冷汗涔涔而下，林志剛說：倘使有人打我，立刻派人通知。派人？叫我派那一個人呢？在我周圍的不是看守，就是衞兵，他們都是吃牢了我的，怎肯聽我的派遣？替我上樓尋救星？

焦急萬分時，被我想起了一個人，日以繼夜，輪流看守我的幾名衞兵之中，有一位老曹，爲人誠實可靠，對我也很同情、接近。當時他正寂寞無聊的站在我門外，湊巧旁人都去吃飯了。我掏出我太太暗中傳遞進來的那一叠鈔票，大概有兩三百塊，我移步鐵柵欄前，輕輕的喊：

『老曹，請你過來一趟。』

『有什麼事？』他走向我低下頭問。

『這一點小意思，』我的右手伸出柵欄外，把那捲鈔票遞給他：『不過是聊表寸心，將來我出去了，還要重重的報答。』

他接過鈔票，笑嘻嘻的問我：

『俗話說得好，無功不受祿。萬先生，你要我做什麼事情呢？』

『簡單得很。』我請他附耳過來，把我太太已經在李士羣家裏打過了關節，林志剛也願意保我的駕，前後經過，一五一十的細細表明，然後我才拜託他：『現在只有一樁小事求你，因爲你是經常在我旁邊的，萬一有誰想要請我「吃生活」，拜託你火速去替我通知林先生。』

『那沒有問題，』他把鈔票收進衣袋，豪爽的說：『假使我不在這裏，我也會另託別人。總而言之，請萬先生放心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只要有那種事，我隨時都安排好人通風報信。』

林志剛和老曹，分別在我面前『寫了包票』，包我不再『吃生活』。然而事後三天，沈信一、萬里浪又想向我下毒手。他們兩個在行刑室裏，喊人來把我提過去。那日剛好老曹當班，他一看苗頭不對，登時拔脚便跑，我心知他是去通知林志剛來『救駕』，態度非常之篤定。

不過那天林志剛還是來遲了一步，他氣急敗壞的找到『做』我的那間行刑室，沈信一和萬里浪早已叫人把我綁起，在氣勢洶洶的說：

『萬墨林，我實告訴你！今天我不打死你，但是我要把你打成殘廢！問你的話，究竟肯不肯說，此刻是你最後的機會！』

恰巧就在這時，我望了一眼別人手上的錶，上午九點鐘，林志剛門都不敲，推開門就大踏步的走進來。在他身後，老曹緊緊相隨。

『把萬墨林的綁鬆開！』他一進門就聲色俱厲的下命令。

『慢來！』沈信一攔住動手解綁的人，他昂然的向林志剛說：『這萬墨林是最要緊的政治犯，不請他「吃生活」，他怎麼肯吐實？』

林志剛那邊，臉孔板得緊緊的回答：

『上面有命令，不准再「做」萬墨林！』

『那一位下的命令？』

『李太太。』林志剛傲然的一笑：『你一定要「做」，也可以，不過你先得寫報告，請李太太簽字批准。』

大概是當着這許多人，沈信一他們覺得坍面子，下不了台，他頓時就寫了份報告，請李太太批准『做』萬墨林。一房間人個個默然無語，靜靜的等待；報告送上去整整三個鐘頭，猶如石沉大海。林志剛一臉冷笑，我心中安如磐石。十二點鐘一敲，沈信一忍不住了，拉起電話筒，打電話到樓上，他直接去向李太太請示。

房間裏靜得一無聲息，受話筒中，李太太答覆的聲音，清清楚楚傳出來：

『萬墨林塊頭那麼大，只好問，打不得的。萬一打出了中風，那個負責？』

沈信一連聲喏喏，頹然的放下電話筒。有人自動爲我鬆綁，我心裏在想，我太太那十萬塊錢，如今總算花到了刀口上。

從此以後就只准問不許『做』，我落得快活。沈信一問話的時候，我除了一聲聲的『不知道』，有時還跟他開開玩笑，吃吃他的豆腐，勸他不要再當漢奸賣國賊的走狗，我說只要他願意，我可以保他反正，轉過來替重慶方面做工作。

他氣得要死，拳頭高高的舉起，終於又想起老闆娘的吩咐，輕輕的落下。

就這麼樣輕輕鬆鬆的，又關了一個星期。當時我還不知道，外面已經因爲我的被捕，鬧得驚天動地。杜月笙先生和錢新之(永銘)先生在香港，早就得到了消息。杜先生命上海恆社同人急速設法營救，但是轉眼之間兩個多星期過去了，仍還不曾聽說我有開釋的風聲。杜先生一急，決定試探一下周佛海那條路，因爲周佛海是汪僞政府的第二號人物，他是『特務委員會』的『主任委員』，位置更在丁默邨、李士羣各人之上。而周佛海在賣身投靠之前，抗戰前夕，也曾身爲杜公館的座上客。

八

杜先生派了一位李先生，帶一批相當貴重的禮物，由香港到上海，轉赴南京，親蹈虎穴，去拜望周佛海。周佛海見了李先生，聽完了李先生轉述杜月笙先生交代的種種，他當時就故示慷慨的說：

『杜先生和我是朋友，他託我辦事，要搭救萬墨林，我只憑他閒話一句！』

於是他堅拒李先生帶去的禮物，立刻打個電報到上海，命令七十六號特工總部：

『萬墨林性命保留，人要優待。』

林志剛先得到消息，跑到我囚室裏來，向我道賀，他笑逐顏開的說：

『恭喜，恭喜！萬先生！畢竟是杜先生有回天之力。周主任委員的電報來了，你從此可以放心了。』

但是三天以後，又有人來喊我過堂，當時我還以爲是請我出去了呢，那裏想到七十六號實在拿我沒奈何了，他們爽性把我移送到四馬路上的總巡捕房，叫他們繼續拷打審問。

一進總巡捕房，立刻就過堂，一位我不認識的探目威脅我說：

『頭一樁，傅筱庵的案子一定是你做的，外面情報多極了，你想賴也賴不掉！』

我正覺得啼笑皆非，半路上殺出來救星；此人赫赫有名，他是劉紹奎；總巡捕房的督察長，官階要比那耀武揚威的小探目，高了好幾級。劉紹奎當然是認得我的，他跑過來就說：

『這位萬墨林先生，做人最忠實了。你們不想想，杜月笙先生去香港，天大的家當都交給萬先生掌管，他怎麼會暗殺傅筱庵？』

輕飄飄的幾句話，擺下來倒有千斤重。『總巡捕房』人人曉得劉督察長撐我的腰，就此對我恭恭敬敬，客客氣氣，不過堂，不提訊，收拾乾淨房間請我住，將我這階下囚禮爲上賓。

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吃足了苦頭，到西馬路總巡捕房正好歇口氣，享享福，案情既不『嚴重』，裏裏外外都有人打點。我那間特別囚室，從此人來客往，親戚朋友川流不息的來探訪。吃的用的和着的，大批大批的送得來，自己吃着不了，推又推不掉，只好分送給那些看守警衞，以及同監的難友。總巡捕房監牢裏上上下下，個個都和我套交情。

親戚朋友見了我，總歸伸出大拇指來，一叠聲的爲我喝采叫好，他們誇我骨氣，不愧爲硬漢，熬過那麼許多毒刑，仍舊咬緊牙關，甯可自家死，一個朋友也不扳。我被他們稱讚得飄飄然，不免也得意洋洋的說幾句門面話，我總是說：

『小時候我也讀過幾年書，那孟夫子說的：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貧賤不能移，是之謂大丈夫」，我若被他們「做」怕了，向他們屈服了；那才眞是「讀聖賢書，所爲何事」呢！』

有時候我又說：

『回想我十五歲從高橋到上海，跟在杜先生身邊二三十年，什麼驚濤駭浪不曾見過，七十六號的那批毛脚蟹，啃得到我才怪！』

可能是樂極生悲，舒服安靜日子過了四十天，不但開釋的消息遙遙無期，而且，我的案子又起了急劇的變化。

因爲李先生還在上海，我一日不出牢監，他的責任就一日不能完結。李先生精明强幹，手腕也很靈活，他不但將我遺下的工作承担起來，而且更進一步的想買通東洋人，做一番手脚，把我暗暗的送到香港去。

正當他進行得有了點眉目，一個事機不密，被周佛海聽到了風聲，他唯恐縱虎歸山，放龍入海，工作上損失重大，杜先生那邊更難以交代。於是他採取斷然措施，下命令給李士羣，叫他派人把我從總巡捕房提出來，再送回七十六號收押。

七十六號派了人來提我，對於我來說，這簡直是個晴天霹靂，將我震得呆呆怔怔。買通東洋人的祕密被他們發現了，我回七十六號當然凶多吉少，他們不是老羞成怒乾脆把我殺掉，便是重施故技，再來一頓又一頓的請我吃生活。

神情黯然的和『總捕房』各位朋友告別，我又戴上一別四十天的手銬，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囚車以最高速度，自四馬路駛往滬西。

第二次進七十六號的門，裏面那批牛鬼蛇神，對我前倨後恭，客氣得多了。一見面他們就聲明，這回只是暫時收押而已，不須提訊，不必過堂，言下之意彷彿告訴我不會挨『做』，請我放心。

驚疑不定的又被收押，老曹不見了，林志剛也避不見面，這是偶然的巧合，但已足夠使我忐

忐不安，成天提心吊胆。就怕他們隨時臉皮一翻，我又有上刀山下油鍋的一天。

一個星期過得比一年還長。那七天裏我夜夜不能安枕，常時會莫名其妙的一驚而醒，醒來只聽見鼾聲如雷，陣陣傳來，囚室裏外，什麼動靜也沒有。

於是到了我在七十六號的最後一夜。睡意方濃，忽然被人推醒，我翻身坐起，揉着腫澀的眼睛，床面前站了好幾個荷槍實彈的衞兵，一疊聲的喊我火速爬起來，我心想這下算是完了，要緊犯人在深更半夜被拖起床，除了槍斃還會有啥事體？

一個衞兵低聲的向我喝斥：

『輕輕的，不要響！』

不響就不響，我柔順的讓他們上了手銬脚鐐，帶出囚房，上樓下樓，轉彎抹角，也不知道走了好久，眼前燈光一亮，咦？我怎麼被押解到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的大門口來了呢？

坐上囚車方始有人告訴我，原來我不是綁赴法場執行槍決的，周佛海請我當夜乘快車到南京。

九

到了南京，仍然請我住監牢，我被分配的房間是南京大牢二十五號。同房間的有馬元放、李逵三兩位先生。大概因爲我是僞政府第二號大頭目的『客人』，南京大牢不『做』我，而且對我

頗有禮貌。

住了一夜，監牢裏派兩名『官員』，帶我去見馬嘯天。這馬嘯天也是個大漢奸，在僞政府司法和特務地界，位置僅次於周佛海。過去我不認識他，但是我聽說過不少有關他的故事：這位無法無天的漢奸官，平時最喜歡聽人叫他『馬青天』，當我去見他以前，我把這一點牢牢的記在心裏。

因此，當我和他一見面，他開口問我：

『你看是南京監獄好呀，還是上海七十六號牢監好？』

我立刻便答道：

『當然是南京監獄好哇，南京監獄是馬青天管的嘛！』

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，他一聽，果然高興得呵呵大笑。笑後他很親熱的跟我說：他私心很景仰杜先生，同時也早就聽說過我的名字。談着談着，他又把他的太太請出來，和我見面，當時更關照他太太說：

『等下叫廚房裏做四隻小菜，送到萬先生那邊。』然後他回過頭來向我說：『碰巧我們見面不是時候，我不便留你便飯，替你接風。』

說老實說，那時候我對他確實非常感激，雖說他是一名大漢奸，但是以堂堂『僞部長』階級

，對我這個階下死囚如此禮遇，實在也是很難得的事。

談了十幾分鐘話，馬嘯天有事，叫我先回去，他吩咐獄『官』好好照拂我。又說：等兩天，他要親自帶我去見周佛海。

等了兩天，獄卒請我去理髮澈浴，換一身乾淨衣服，然後，一部汽車等好在門口，我要去見周『主任委員』了。

是人，見面就有三分情。周佛海的漢奸『官』做得再大，他也不好意思跟我搭什麼架子。何況還有馬嘯天相當的對我表示好感。不過，這個莊諧並作，令人猜不透他眞心的大老倌，也不曉得是開玩笑，還是當眞的，他一開口便劈我一斧頭，相當叫我吃不消。

周佛海像煞有介事的向我說：

『萬墨林，聽說你買了一部卡車，僱了一個司機，專門用來撞殺我，阿有狄椿事？』

我聽了，心中一驚，表面上却照樣嘻嘻的笑，我跟他打個哈哈說：

『哎呀，部長，我以爲你主持特工會，情報一定靈光格；怎麼你們也有這種不確實的情報？』

他聽我這麼說，倒也不以爲忤，沉吟了一陣，忽然又問我：

『喂，萬墨林，你是喜歡打，還是喜歡和？』

『當然喜歡和。』我應聲而答，接着，笑呵呵的又添上一句：『不過，頂好是光榮一點的和

。』

周佛海像個神經病似的，爲這句話居然哈哈大笑，他笑，馬嘯天也陪着笑，我呆了呆，然後也陪他們笑。三個人莫名其妙的笑了一會兒。周佛海首先打住，正正臉色，我就曉得他要點題了。

眼睛盯住我，他慢吞吞的說：

『萬墨林，你自家做的事情，自家曉得。七十六號那兩扇門，向來是進去容易出來難的。要釋放你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不過，杜先生的面子我總歸要賣。這麼樣，從現在起，你先在南京關一陣，我再把你送到上海關一晌，只要關節打好，我自然會放你。還有一層，我周某人說話算數，你也要給我保證，安心的等消息，不要到處託人，徒然增加我的困難，好不好？』

我懂得了，周佛海喊我來一趟，用意盡在於此。當着他和馬嘯天的面，我祇好一拍胸脯，高聲說道：

『部長放心，我萬墨林閉話一句，絕無反悔！』

周佛海臉色又鬆弛了，他轉過臉去朝馬嘯天笑笑，說了句：

『你看，不愧是杜先生那邊的人。』

辭出了周公館，仍舊回到我的第二十五號囚室。這一住，又是二十天，閒來無事，吃飯睡覺

數日廻。二十天後我又要起解了，一汽車坐到下關，被押上京滬路車。路上暗暗的向解差打聽，才曉得這一回是上海日本憲兵隊借提，他們向汪政府借我萬墨林三天。

十

什麼借提三天？我被押到上海，關在虹口日本憲兵隊監牢，一關就是三四個月！剛剛進門，還吃過東洋兵一頓拳脚，又將我打得死去活來。這一次，他們審問的重點，改了方向，他們要追查逐日行刺虹口東洋兵的『兇手』。

關在虹口憲兵隊監牢，二十多個人一間大房間。我踱進去找個空檔一坐，同室難友表情冷淡，望我一眼，馬上又側過臉去。

正納悶，看守的皮靴聲橐橐走遠，於是有許多人一擁而上，把我團團圍住。內中有個青年人，體格魁梧，英氣勃勃，像是這一間房的龍頭，他見了我表現得十分親熱，他說：

『萬先生，我們久仰你的大名，抗日志士咬緊牙關，忍受非刑，不招不供不算稀奇。我們敬仰你是平民老百姓，自家出力又出錢，幹地下工作，有這麼大的功勞，又能表現如此高尚的氣節！』

我聽他吐屬不凡，不覺肅然起敬，立起來請教他的尊姓大名。但見他一聲苦笑的說：

『實不相瞞，我就是王世雄，綽號金剛。朱學範是我的先生，因此，說起來我跟萬先生也有點香火因緣。』

原來他就是鼎鼎大名的『金剛』王世雄，我不禁又驚又喜。他的名號是虹口東洋兵聞聲喪胆的，這一兩年來，虹口日兵被他暗殺了的，正不知有多少，而方才請我吃過『生活』的日軍小隊長，還聲聲相逼的問我曉不曉得虹口游擊隊的事呢。

還沒有來得及向他備致仰慕，金剛嘆了口氣，說是：

『算他們東洋人吉星高照，這一次，我們陽溝裏翻船，三十六個兄弟，被他們一網打盡，統統捉到這裏來了。』

我聽了，跌足嘆息，心恨不已，可是事實如此，又有什麼辦法？我在長吁短嘆，金剛還在滔滔不絕的告訴我，東洋人對待他手段毒辣，水浸狗咬，什麼樣的刑法都受過了，他自稱還有什麼話說呢，只求早死而已。祇是，他對於我也被關到這裏，深感痛心。

兩個人談得十分投機，他又說，他關在這邊已經兩個月了，一切都很熟悉，他好心的問我，要不要和家裏通個消息。

『好哇！』我高興得叫了起來，然而——『唉，既沒有紙筆，身邊又沒有請人送信的錢，這可怎麼辦呢？』

『不要緊，』他神祕的附耳告我：『讓我來替你想辦法。』

於是，在金剛的指導之下，我用草紙寫了一封信，信前附上幾句，請送信的人到八仙橋萬昌米店領取車資五十元。萬昌米店是我開設的，我出了事，米店由我家兄萬兆棠在主持。

第二天吃好中飯，金剛把我的字條貼在掌心，遞空碗出去的時候，我看見他對飯司務做了個眼色，我便曉得家書已經寄走，金剛轉回身，向我輕鬆的聳聳肩。

我這封信由飯司務交給金剛的一位表妹，而由他表妹親自送到萬昌米店。家兄和內人得到我又押回上海的消息，立刻採取行動，一方面託人到虹口憲兵隊打點，免得我再吃苦頭，另一方面請顧尚羣、朱東山先生奔走營救，希望我能立即釋放，不過三天以後消息輾轉傳來，釋放無望。因爲日本軍方和汪僞組織開過會，日方堅持萬墨林不許交保，因爲我的案子已經鬧到日本天皇跟前了，傅筱庵的子孫向日本天皇告了御狀，說我萬墨林跟他們有殺父之仇。

每天深夜看守走遠些，金剛便和他的同伴疊羅漢，人架在人上，偷偷的去撬動天花板。有一次我因爲便急，半夜裏醒來，發現了他們的祕密；我正皺眉，金剛跳下地面，悄聲的告訴我：他們的越獄準備已屆成熟，鑽出活動了的天花板，可以攀登屋面，然後——

『萬先生，』他十分懇摯的說：『你是我們敬佩的人，我們希望你能和我們一同逃出去。萬先生，你贊不贊成我們的計劃？』

『不贊成。』我不假思索，斷然回答。

『啊？』金剛顯然大出意外，他驚異的問：『萬先生這樣說，一定是有道理的。』

『道理很簡單，』我笑笑，緩和一下囚室裏的緊張空氣：『我和你們諸位，誰都不必冒這個險。就算登上了屋面，外頭還有圍牆、電網、警犬、哨兵，我們很難逃出去，這是其一。第二呢，我有把握，我這個官司頂多不過一年半載，等我放出去以後，我會想盡方法來搭救你們。』

他們聽了我的話，顯然是未便同意，可是他們素來尊敬我，又不願當場和我辯論。靜默中，我勸大家先去睡覺，反正來日方長，有什麼話何妨明天再說——終於算是平安的度過了這一夜。

又隔了三四天，我們的囚室忽起騷動，東洋憲兵大批的來，開始大起解。金剛跟他的夥伴向我依依道別，他們那三十六條好漢，已經分別判了刑，如今不必再逃獄了，他們要押解到南市監獄去執行。

事後聽說：東洋人因爲他們咬緊牙關，死去活來的不承認，暗殺證據又不充分。量刑總算還寬大，三十六條好漢一個不殺，金剛判了無期徒刑，他弟弟判十五年，其餘各判十年八年不等。

十一

按照虹口憲兵隊監牢的老規矩，每天清早，犯人可以列隊出去，到小天井裏洗臉漱口。這是一天一次的大好時機，我們正好藉此活動活動全身筋骨，呼吸呼吸新鮮空氣。

突然有一天，虹口監牢氣氛緊張，如臨大敵，衛兵的長槍上插了刺刀。東洋人出來鄭重其事

的宣佈：即日起，取消犯人出來洗臉的規定，任何人未經許可，不得出囚室一步，否則的話，格殺勿論！

大家都在議論紛紜，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事情，問題在於誰也不知道，究竟是何時何地，由那些人鬧出的事。隔了好些天，消息由耳語運動傳來，——居然是金剛他們在南市越獄成功了。

他們一行三十六人，被押解到南市監獄以後，獄卒分配每十個人一間房，每間房有三名東洋兵負責看守。金剛和他房裏的九個人計議定了，某日凌晨，趁開門放出去漱洗的機會，就在一個小天井裏，十個人蜂擁而上，奪下東洋兵腰間佩掛的軍刀，轉眼間殺死了三名守衛，於是一路呼嘯，逃出大牢。

正在爲金剛額手稱慶，暗中佩服他們的胆量和勇氣，一日黃昏，時間不過五點鐘左右，因爲囚室無門無窗，光線十分黝黯。我正躺在床上假寐，頭頂心被人敲了幾下，我方待破口大罵，一睜眼，就像做夢一樣：金剛一臉苦笑，站在我的床前。

『咦？』我大吃一驚，翻身坐起，脫只便問，『你怎麼又來了？』

『唉！』一聲長嘆，連連搖頭，金剛愁容滿面的說：『時也命也，我看我是命中註定了要殺頭的。』

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』我急急的問。

金剛往我的床沿上一坐，先告訴我他們的脫逃經過，三個東洋兵，被他們殺得兩死一重傷，然後順利無阻，翻牆逃出，晝伏夜行，在上海市郊躲躲藏藏個把月，終由於東洋人搜查緊嚴無法覓得掩護。今天下午，他又被日本憲兵捉回來了。

當時，由徐采丞先生、顧尚羣先生和朱東山先生會同出面，找到了北洋政府時期，東北籍的國會議員金鼎勛先生，金先生是有名的日本通，跟日本興亞院的大亨坂田、岡田是好朋友，藉重他的力量，加以若干日本軍閥政閥對杜先生還存在得有雙方合作的癡心妄想，因此，我的釋放已屬指顧間事。我唯恐金剛連累了我，我出不去，他更加無法得救，所以，我忙不迭的問他：

『你阿曾害我？』

『害了。』他坦白的承認，接下來又告訴我，那次我冒險寄付家書，實在是由他表妹代轉的。日方對他表妹，早感懷疑，自他們一行十人越獄以後，日方先就逮捕了那位小姐，嚴刑拷打，她已將一切的一切，全部招供出來。

聽他這樣講，我覺得情況還不嚴重，我進了虹口監獄，託人遞封家書，自是人情之常，這不至於影響我的獲釋。不過，爲了防範萬一，我和金剛約定，往後要爲這件事過堂的時候，我們倆要預先決定應對的方針，我說：

『萬一有這麼一天，爽性我賴，你承認。好哦？』

『好。』金剛一口答應，歇一下他又說：『不過還有一件事，萬先生你要替我報仇。我這次再進來，眼看着是活不成了，旁的事情我可以不問，唯獨華龍路金剛飯店的賬房某某某，不該見利忘義，出賣了我。此仇不報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不能瞑目。』

他傷心慘然，我也不免泫然涕下，爲了給他最後的安慰，我很爽快的說：

『你放心，這件事全在我身上。』

談談說說，哭哭笑笑，不知不覺的度過了一夜。翌晨，陽光刺目，我和金剛同時睡醒，東洋兵又來了一隊，單單把我們兩個喊了出去。

我還以爲是昨夜東窗事發，東洋人要盤問我和金剛他們的關係呢，那曉得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九點鐘，東洋兵叫我去剃頭，剃好了頭便在口供間門外坐候。候到中午十二點，有人送飯來給我吃，我狼吞虎嚥的吃了一飽。下午三點半，叫我去澡浴，週身洗得乾乾淨淨，拿起浴缸旁邊的衣裳來換上，我楞了楞，咦？怎麼會是我家裏的舊衣裳呢？

顏面光鮮，衣冠楚楚，一百九十天的非人生活終於宣告結束。一位東洋軍官問我的話，他語意懇摯的說：

『王世雄（金剛）與你無關，這件事情我們不談。但願你放出去以後，再也不要破壞我們的工作。』

『你放心，』我振振有詞的答話：『我這一出去，身份反倒公開了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你何妨天天派人來釘牢我。』

於是，他笑了，我也笑，他揮揮手，我別轉身就往外跑。出了虹口憲兵隊的大門，親戚朋友家人，成千上百的舊識，正在熱烈歡欣的等着我呢。

一串不知幾十萬響的長炮仗，驚天動地的響了起來。

人泥

您一定要我把這個故事說出來，好的，我就說。不過，我有一個要求，趕明兒您寫的時候，您務必照着這錄音機錄的寫，千萬別添枝作葉，加油加醬，免得讓人說我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了，還在這兒亂嚼舌，閑嗑牙，編些個『荒誕不經、聳人聽聞』的事兒。

一個人活到七八十歲，尤其在這內憂外患，動盪不安的時代，難免會經過一兩樁稀奇古怪、驚險刺激的遭遇；不管自以為是的也罷，說了把別人嚇着了也好。我的看法跟您一樣，確有記一記的必要。否則，我們又怎能表現這個多采多姿、無奇不有的大千世界呢？

一

在您還沒有出生的十多年前，滿清季世，光緒末造，我從家鄉到北平應試，考進士，也就是我沒考中的那一次。當其時，誰也不知道那竟是滿清最後一次科舉，因爲在第二年上，銳行新政的光緒皇帝，便將科舉廢了。

六十多年前，士子晉京赴考，多一半都住在各省設在北平的會館裏面。所謂會館，就是今日類似同鄉會一樣的組織，可是對於同鄉的服務，可比同鄉會要實惠得多。同鄉人在會館住宿，照例不收分文，旅途流落缺乏盤纏，會館可以給他幫補，客死異地舉辦喪事，也由會館一力應承。每個會館都有停放棺木的殯房，陰森森的，排列着許多同鄉人的靈柩，等他的家人接回去安葬。

會館又要住人，又要停屍，需要的面積很大，房屋非多不可。因此，大多數的會館，都是曲折幽邃，五進七進的深宅大院，有的是早年當京官的同鄉，回籍以後捐出的宅第，有的是由京官同鄉醵資建造。會館每年所需的經費，也由那些官老爺們捐助支持。

那回我到北平，正是桃紅柳綠的初春時分，因爲我到得晚，會館裏早就住滿，幸虧管理會館的一位盧管事，是我同縣份的小同鄉，攀談起來，還有點兒遠親關係。不便將我推出門去，就叫我在會館的第三進右跨院，他自己的家裏住下。由這座跨院再往後走，是一二十間裏頭停滿棺木

的殯房，平時，絕少有人來往。縱使在大白天裏，那兒都有着陰風凄凄，砭人肌膚的寒氣。

盧管事住的那座跨院，門前一個天井，一共有兩大兩小四間。中間是一間小廳，他們兩夫婦帶兩個女孩子，住右首兩間。容我借住的左首兩間屋，門上加鎖，屋內床帳被褥一應俱全，却是滿佈灰塵，一股霉味，彷彿很久都沒有人住過。當晚，盧管事掌着美孚煤油燈，送我進房，他就壓低聲音挺神祕的跟我說：

『夜裏，聽見什麼動靜，只管睡你的覺，千萬別爬起來看。』

幾句話，說得我涼了半截。我望望面向天井的紙糊窗，想起天井後頭便是擺棺材的殯房，我打了個哆嗦，問他：

『是不是這屋子不乾淨？』

『那兒的話？』他板起了臉，語氣像是呵斥：『你別胡說八道，我告訴你吧，是——，』他的嘴巴湊近我耳朵：『大仙。』

『大仙？』

『好好兒睡，』他齜牙向我一笑，彷彿要說給別的什麼人聽似的，故意提高了嗓門：『我們家大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，不但保家護宅，就是過往的客人，他老人家都是一例的保佑。』

說完，他回身便走。我呆坐在床沿上好久，背脊骨覺得涼意颼颼。

二

大仙，就是狐仙，狐狸精。現在台灣沒了這玩意兒，可是在大陸，狐仙却是普遍得很，大部份人家，都是祀得有狐仙的。這個風俗，從唐朝初年就有了，當時還有這麼一句諺語：『無狐魅，不成村。』由此可見狐狸精的威力範圍有多廣。

就連我自己的老家，也祀得有狐仙。家家戶戶，狐仙各有不同，在老百姓奉祀的神仙菩薩裏，狐仙似乎跟人最接近；因爲在老人家的嘴中，總把狐仙的事蹟說得活靈活現，呼之欲出。彷彿他就和我們生活在一起，時時都會出現，令人無法否認他的存在。

在這位盧管事的家裏，大仙將以何種姿態出現呢？是白髮蒼蒼的老公公，還是千嬌百媚的小姑娘？我在那夜，反覆猜測，心裏懷着很大的心事。一直捱到三更過後，實在倦得眼睛都睜不開，這才和着衣服，迷迷糊糊的，歪在床上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到了什麼時候，究竟是怎麼把我驚醒的？當時，我張開眼睛，一眼望到了窗子，油燈已熄，窗糊紙上露出了一圈黯弱的天光。我就覺得屋裏有人，不知道他是誰？在那兒？將會對我怎麼樣？乒乒乓乓一陣心跳，我稍稍的欠起身來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只好聚精會神的聽。

那一年我二十歲，個子很高，身强力壯，在家鄉一面唸書，一面也學過些騎射刀弓尺，能夠

拉五十斤的弓，耍幾手拳棒。人有武藝便有膽量，所以當時我怕是怕的，却是心裏也有準備，如果眞有妖魔鬼怪，我想我還可以稍加抵抗。

聽了半天，沒有動靜，我正想闔眼睡了。驀地，後面只隔一層木板的小屋，開始響起繸繸絳絳的聲音。方才我進屋時，清清楚楚的看見，一把生銹的鐵鎖，鎖住了床側的那扇小門，低窄的門扉塵封已久，看樣子那裏面絕對不會有人。那麼，細碎的聲音究竟是什麼呢？我正在納悶，天花板上又是沙沙的一陣響，剛抬頭去望，猛然有大片的泥土砂粒洒下來，我眼睛睜得那麼大，頓時兩眼灑進了好些泥砂，緊手一握，痛澈心肺，我不禁失口驚呼：

『哎喲！』

與此同時，我冷不防遭受襲擊，由於眼睛睜不開，我無從獲知襲擊是從何處而來，但覺一個噎烘烘的身子，往我身上一撲！我曉得情勢危殆，拚命的用兩手兩脚撐拒，然而那人身體相當長大，體重尤其可觀，他騰出一隻手，緊緊扠住我的頸脖；這下我的眼睛張開了，却是眼珠儘往上翻，因爲我窒息、難過，發不出聲音。千鈞一髮之際，我竭盡全身之力，腰肢使勁一挺，襲擊者不曾防到我有這一手，他吃我肚皮一頂，身子歪了一歪，我趁勢手脚兼用，將他死命的抱住。就這樣，我和他在床上經過一番纏鬥，床板都被撞得砰砰的響。這時我多麼希望盧管事出而救援，可是我的喉嚨像被封住了，我無法呼救。

有一度，我佔了上風，一個鷂子翻身，我都把他壓到身下了。但是就在這一剎那，我腦後受了一記重擊，立刻眼前金星迸舞，暈了過去。

三

翌晨醒轉，第一個感覺是大概自己還沒有死，因爲我手脚還能移動，睜眼也能看清楚屋裏的東西。再掐一下自己的大腿，啊喲好痛！那麼，顯然我也不是在做夢。

猛的挺身坐起，四周一看，我驚駭得目瞪口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後面的小屋照舊塵封鐵鎖，床上被褥雖然略顯凌亂，但那是我睡過的痕跡，任何人也看不出，這張床上曾經有過激烈的纏鬥。再望望頂上的天花板，怪哉！天花板整整齊齊的，連一塊修補的痕跡都沒有，從那兒洒得下大量的泥砂來呢？並且，那些洒落的泥砂到那兒去了？是誰給我掃得乾乾淨淨的？——我一直昏睡不醒，我當然知道自己絕無可能將這一切恢復原狀。

坐在床上怔怔忡忡，腦子裏一片迷惘昏亂。昨夜未關的房門被輕輕推開，我定睛覷時，原來是盧管事，笑容可掬的走進來。他眼睛略現紅腫，好像昨夜也是不曾睡好。我心中一喜，心想這樣很好，他可能是被我和那人打鬥的音響吵醒，同時只要他昨夜醒過一段時期，他一定會聽見我們打得多麼兇。

『盧公，』早年還沒有先生的稱呼，我劈頭喊他一聲問：『昨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』

『什麼事？』他怔了一怔，特意强調的說：『我一覺睡到大天光，我怎曉得出了什麼事？』

驟地，我心中起了一絲懷疑。我錯愕的望着盧管事，決定將昨夜的事，暫且隱住不提。我不提，他居然也就不問，祇是催我起床盥洗，和他家人同進早餐。於是我抱着滿腹疑團，一一遵命。

在吃早餐的時候，我暗暗留意盧管事一家的面貌神情，盧先生瘦瘦小小，外貌忠厚勤懇，顯然手無縛鷄之力。盧太太年齡和她丈夫相若，大概都是四五十歲。兩個女孩子，十五六歲左右，瘦弱機伶，一看便知是雙胞胎。一家四口的體重，總加起來，只怕還不及昨夜猛撲到我身上的那人。

這一家人經過昨夜以後，對我的神情反應有了相當的改變。昨天他們見了我親親熱熱，今天却變得帶點畏畏縮縮，最低限度，沒有一個人和我四目相接，不管我望到誰的眼睛，他總是匆匆的避開。

於是我心中的疑惑越來越深，我的多疑並非毫無理由，因爲這一次雖然不是我初出遠門，但是我家道素稱豐厚，此刻行囊中便有着纍纍的黃白之物。這是由於父母望子成龍心切，他們二老叫我帶了三千兩銀子上北平，倘若考不中進士，乾脆找同鄉的門路，花一筆錢，捐個候補道來圖

謀出身。

三千兩紋銀數目不少，我當然不能掉以輕心，但是根據我嚴密觀察，盧管事一家四口絕對不是壞人，要說他們也會起歹心，那實在令人不容置信。何況，會館是同鄉麕集的公衆場所，北平又是天子脚下的皇城，謀財害命，怎可能在這種地方發生？

然而，昨夜的險遇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，它絕不是噩夢。因爲在盥洗時，我攬鏡自照，發現自己的頸子上，有一道顯明的抓痕，同時，我身上處處痠痛，腦門心挨的一記重擊，伸手去摸，早已隆起好大的一個疱。

凡此種種，都證明昨夜我曾經過一次激烈的打鬥，問題是我和誰打了架來？以及那位襲擊者的眞正目的是什麼？我不相信那個襲擊者是『狐仙』，我熟讀聊齋，而且聽過好些狐狸精故事，世界上絕不會有這麼兇惡的狐狸精，牠不媚人、祟人，竟然猛撲上來，非把我置諸死地不可?!

午飯前後，就這麼左思右想，心亂如麻，焦急徬徨，魂驚駭怕，不知道自己究該如何是好？離開這恐怖的會館別院吧，北平城裏人海茫茫，叫我到那兒去找寄宿之地？住棧房原本是個辦法，但是當時我已成驚弓之鳥，萬一又誤投黑店，可怎麼得了？

正在憂心忡忡，走投無路時，盧管事掛着勉强的笑容，推門走進了我的房間。他一見我呆坐

床沿發楞，向我笑笑，往我對面的椅子上一坐，接着便說：

『好不容易，我給你找到了合適的住處，你不妨立刻就搬過去。』

我一聽，這話簡直說到我的心眼裏去了。當下不禁大喜過望，我站了起來問他：

『是什麼地方？離這兒遠嗎？』

『不遠，就在隔壁。』盧管事伸手往前一指，他剛好指到我身後的那間塵封小屋，這一指使我聯想到昨夜的生死關頭。我不知他是什麼存心，有何用意，一時間又有點心慌意亂，結結巴巴，老半天說不出話。

可能是他看出了我神情大變，他儘在苦笑，連連的搖頭，趕忙的聲明說：

『不不不，我說的隔壁，是指我們會館的緊鄰，』他嚥口唾沫，詳細的說：『隔這道牆，有一幢跟會館一般規模的住院，那是我們同鄉曹大人的府邸。曹大人單名一個全字，現任的刑部主事，爲人極其熱情慷慨，愛護鄉梓。我今天見他老人家，提起今年家鄉管京應試的舉人老爺特別多，多到會館裏都住不下了，曹大人聽了非常高興，他說這正是家鄉的福祉，表示家鄉人才倍出。我再說些會館安排宿處的困難，他登時便說，何妨將那些無屋分配的士子們，請到我家來住，讓我聊盡地主之誼，就便結交幾位少年新貴朋友。』

我心中固然是萬分高興，然而不免也有幾朵疑雲；看情形，分明是盧管事主動去爲我找個住

處的，他何必遶圈子說這麼多廢話？還有，盧管事是承認我昨夜的險遇呢，還是誤以爲我得罪了他家的大仙，想把我趕緊推出門去了事？

四

無論如何，他總算解決了我很大的問題。當天下午，我重新收拾行裝，向盧管事一家道謝告辭。會館的一名工役幫着我把行李拎到門廊，和另外兩位被分配到曹大人府暫住的同鄉舉子會合，出大門，向左一拐，再上九級石階，就到了刑部主事曹府。

曹大人五十多歲，圓圓臉，矮矮的個子，接待我們時一團和氣，滿面春風。他一再的說，同鄉情誼，最是珍貴，深怕我們在他家感到不便，他請我們隨遇而安，凡事不要客氣。

當晚，他在內廳擺下一席酒，請我們三個赴宴，席間，他待客極爲慇懃，反使我們深心不安。介紹時，我們知道曹大人有三男六女，除了最小的一位千金，俱已嫁娶。如今只剩第三那個男孩，帶着媳婦孫兒，住在這座大宅院的第二進，其餘的，全已分居出去。

正喝着酒，曹大人在跟我們暢敍鄉情，一個聽差進來報告：三爺回來了。曹大人微一皺眉，笑說：

『叫他到這兒來見客。』

俄頃，從外面走進來一條魁梧的壯漢，濃眉大眼，一臉黃豆似的麻子，他眼露凶光，嘴唇烏

紫。見了我們三個生客，連半點兒笑意都沒有，胡亂點了幾個頭，一語不發，在他父親旁邊掇張凳子坐下。

不知怎的，自他一入席，席上的氣氛便頓時改變，起先大家都在談笑風生；這時候，竟開始有些兒生澀與拘束。五個人默默的吃完了飯，我們向曹大人和曹三爺一再道謝，曹大人命一名聽差掌着風燈，送我們到後面去安歇。

曹府不及會館一半大，可是院深人少，到處都顯得空曠。這幢宅院共分四進，第一進是門廊和轎廳，第二進住曹三夫婦，第三進正中一間大廳，左右兩排廂房，曹大人夫婦居左，曹六小姐跟丫環女傭居右樓上。第三進後面是座四合院，三面平房圍住個小小的院子。我們三人的臥室，就安排在靠右的一列。

和我同來寄宿曹府的，一位是鄰縣的老舉人，黎合廷，五十多歲了，白首應試，興趣不淺。另一位岳鍾棋，同縣人，年齡也有三十好幾。我們三個起先在小客廳裏談了會兒天，後來便互道晚安，分別回房。會試日期，已不在遠，大家都得忙於做最後的準備，因此，往後那些日子，我們除了早午晚三餐進食，很少有機會聚在一處交談。

曹大人撥了一名聽差，專門侍候我們的飲食起居。這聽差叫曹發，四十多歲的人，健談得很，對附近一帶的情形十分熟悉。他饒舌，我好奇，所以我搬到曹家的頭一晚，就從他嘴裏，知道了不少事情。

曹大人是個舉人出身，經過大挑而當了知縣。他精明強幹，博學多聞，手腕又很靈活，因此一直官運亨通，調到北平做京官，已有十幾年了。他的九位少爺小姐，出落得個個都是人才，兒子女婿，分在各地爲官作吏，人人前程遠大，這是曹大人平生最引爲得意的事。就祇這位刻下在家閒居的三爺，自幼頑劣，不喜讀書，專愛結交些耍拳頭、玩槍棒，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。他一心一意想習武，曹大人却把他拘得非常之緊，一直把他留在家中不說，十八歲上，就給他娶了媳婦，接連生了三個孩子，上中下三代，益發將他圈住了不得自由。所以曹三經常都是悶悶悒悒，跟任何人一語不合，立刻怒目相向。由於他的性烈如火，心腸酷虐，從小到大，也不知道闖過多少禍，出過多少岔？曹大人對他這個專愛惹事生非的兒子，可以說是長日不斷的嘔氣淘神。

聽曹發感慨萬分的說這些，我因爲這是人家的家務，只好微微的笑着，不便妄加一詞。曹發的口才在這個題目上發揮，見我似乎不太發生興趣，於是他話題一轉，轉到了我身上來。

『秦老爺，您昨天夜裏可是受了驚嚇？』

我心中一驚，不勝詫異的問他：

『你怎曉得的？』

『間壁的老盧跟我很要好。』他透着點神祕的回答，伸手向後牆一指。

回望他手指的方向，我楞住了。隔一會，我心有餘悸的再問：

『你是說，這間房跟盧家緊鄰？』

『就隔一道單磚牆，』他嘻嘻的笑了，身子挪近我一些，又說：『秦老爺昨晚不是睡在盧家的東廂屋嗎？喏，您算是從牆那頭，搬到牆這頭來了。』

不由自主的，我打了個寒戰。照他所說的，費了老大半天事。我的處境依然還是十分危險，『從那頭搬到這頭』，昨夜的事會不會又重演呢？

這下我又忐忑不甯了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鬼使神差，抑或有心人故意的安排？有心人，有心人，他心中想着的是什麼呢？我初次晉京，一個人也不認識，難道還會跟誰有仇恨，使得他非害死我不可？想到這兒，回憶幼時聽祖母說『鬼打磨』，人在曠地裏遇了鬼，驚駭欲絕，拚命奔逃，可是無論跑多遠，到頭來仍會發現自己還在原地方。

五

曹發大概是看出了我臉上不自然的表情，他搭訕的在爲我鋪床整被，背脊朝着我，閑聊似的說：

『大仙不比普通的神佛，誠則靈，不誠更靈。誰要是眼睛眶子淺，偏不相信，那是註定了要有苦頭吃的。』

這幾句話，就像當頭棒喝，打得我楞不濟濟的。聽曹發的口氣，他彷彿是代表狐仙，在那兒教訓我，或者是下戰書。當時我又怕又急，往窗前椅子上沉沉的一坐，先吸口長氣，調勻呼吸，這才謙遜而婉轉的試探：

『曹發，你是上了年紀的人，見多識廣。有一樁事，讓我悶了一天了，你倒給我破解破解看。』

『你要我給你破解什麼？』他立即轉過身來，兩隻小眼睛，一閃一閃的望住我：『莫非你昨天夜裏眞的遇見什麼啦？』

我向他苦笑，深深的一點頭。

『唔，果然給我料中了吧，』他狡獪的笑着，自言自語說，語調裏透出幾分高興：『我道老盧那麼樣緊張幹嗎？一大早便跑來苦苦的哀求，求我們大人撥幾間屋子，給會館裏擠不下的老爺暫住。原來，其中是有這麼一層緣故的啊！』

我正在玩味他這幾句獨白裏的含意，老曹發抬起頭來望着我問：

『你說說看，昨天夜裏你到底遇上了什麼？前後是怎樣一個經過？』

於是，我將昨夜的驚險遭遇一五一十的告訴他，我說依昨夜那個襲擊者的兇狠，他顯然是要致我的死命。

『不會的吧？』他仍還拿住我，將信將疑的插一句。

『不會？』我連連苦笑，爲了使他相信，我特地袒開自己的領口，露出那塊利爪的招痕；然後，我低下頭，扒開頂髮，把腦門心的大疤露給他看。

『嘖嘖，』他咂嘴咂舌的說：『您都帶了傷，這麼說，事情倒是眞的呢！』

『當然是眞的。』我憤憤的說，因爲我心中還有不盡的委屈。

『秦老爺，』他一本正經，諄諄告誡的說：『您別怪我們做下人的多嘴。越是這樣，你可格外要正心誠意一點，免得眞闖上了什麼。』

『你叫我正心誠意？』我啼笑皆非的反問：『昨天夜裏我既沒招誰，又沒惹誰；都差點被人給害死了，你叫我怎麼正心誠意法呀！』

『您聽我說呀，秦老爺，』他還在苦口婆心的勸：『大仙是家宅的神祇，他老人家是再靈驗不過的了。您不信也得信，否則的話，像昨夜的那一場驚嚇，可不就是最明顯的榜樣嗎？』

豈有此理！他這簡直是在代替狐仙向我示威了。當時我年少氣傲，聽了他的『警告』，回想昨夜的毆辱，我頓時就變了臉色，滿面怫然不悅，我悻悻的說：

『曹發，憑良心說，昨天我還不敢說這樣的話，會館後頭便是殯房，陰氣重，盧家的房子又幽僻，難免有城狐社鼠，怪異邪祟。可是今天搬到了曹大人府上，曹大人是朝廷的命官，府上又

是有名的宅第。就算會館那邊有大仙，我不相信堂堂曹府也會有這玩藝兒！』

『您錯啦，秦老爺！』曹發提高聲浪一嚷，接下去又向我竊竊私語：『秦老爺，我實告訴您吧，咱們老爺爲什麼願意您三位搬過來住？就因爲這兩三個月以來，咱們這邊的大仙也在老發脾氣，拋磚打瓦，飛沙走石。前半來月小丫頭新兒晚間爲六小姐打水，猛不可兒見一條高大的身影，箭也似的由外走廊朝裏一竄，噹啷一片響，新兒手中的淨手盆打翻了，小丫頭嚇得暈了過去，足發了五六天高燒，方才漸漸的好。』

我當時恍惚有所感，嘴上在喃喃的唸叨：

『高大的身影……』

『就從這一次以後，咱們老爺曉得是大仙顯靈了，一點兒都不敢怠慢，後園裏不但建了他老人家的專祠。而且，每頓吃飯都請他老人家上座。』

『請他上座？』我驚異極了，問曹發：『大仙也跟凡人一樣，要吃人間烟火食？』

『爲什麼不？』他理直氣壯的回答，移時，又笑了：『秦老爺，您沒留神，今天晚上，您就跟本宅的大仙在一張桌子上吃飯？』

荒謬！我使勁的搖頭，笑向曹發說：

『我就知道你是在跟我開玩笑，沒的你越說越玄了。』

『是眞的！』他嗓門高得像在喊冤：『您再細想想，秦老爺，我們老爺請你們三位便飯的時候，首席是不是擱着一副空碗筷？』

我一想，果然不差！當時，我和黎、岳二位都還有點納悶，首席的全份杯盞碗筷，顯然是在表示『虛席以待』。吃那頓飯的時候，我們儘在那兒瞎猜，這首座的空席次，是曾大人留給哪一位的？而那一位貴賓，究將何時光降？

其結果，是貴賓始終未到。到了的是曹三，他怒眉橫目的一入席，使我們三人渾然忘了存疑已久的問題。

曹發悄悄的湊近我耳邊說：

『首席上座的正是大仙，你瞧不見他，他可清清楚楚的看得到你。』

我一驚，一陣毛骨悚然。

就在這時，曹發想告退了。他在告退之前，先發出聲聲令我汗毛凜凜的磔笑：

『嘿嘿嘿，秦老爺，都起二更了，您該好生安歇。關於本宅的大仙，沒什麼，您只要記住我的話，正心誠意，信而有徵。大仙不容凡人褻瀆。夜裏，就照昨晚盧管事叮嚀你的，不論聽見看到什麼動靜，你睡你的，千萬別爬起來多事。』

『慢着，』我心裏正急，一把拉住說完了話就要走的曹發，『我還有一點要問問你，你方才

說，曹大人願意我們搬來住，是因爲你們這邊鬧大仙的關係？』

『是——是的，』他自知方才失言，臉頰漲得通紅，他訥訥的回答，『老爺的意思——意思是藉着您三位朝廷貴人的英氣，好讓——好讓我們家的大仙稍稍收斂一點兒。』

『原來如此！』我精神一振，一聲長吁，當下我便有沾沾自喜的神情。心想，擾人不甯的狐狸精，畢竟還是懼憚我們的新銳之氣吧。

談了半個時辰的話，曹發此刻顯得有些意興快快，他深沉的望我一眼，緘默不語，轉身行行的離去。

我送他到房門口，望他提拾風燈去遠，這才掩緊房門，落了木閂。就着室內燈光明亮，我了無懼色，從行囊中抽出父親賜我的防身寶劍，拔劍出鞘，寒光四射。我欣欣然色喜的，將它掛在金晃晃的帳鉤上，有劍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，今晚如果那個襲擊者再來，我想我很可能把他抓到。

在曹府的第一夜，我睡得既熟且酣。這一夜，大仙確實是『自動收斂了些』。

於是，我的胆子益發壯了。我心中始終在想，什麼狐狸精大仙？都是盧某和曹發在故弄玄虛，危言聳聽。

六

曹發不是說過的嗎？曹府內廳裏開飯，首席總是空着，那是大仙的固定座位，後來他又告訴

我，在外面大廳裏宴客，大仙就恕不奉陪。這一點，使我頗感好奇。平時，我們三個寄宿者，吃飯都由廚房直接送來後院，每隔三五天，曹大人會邀我們到內廳一同進餐，談談說說，十分輕鬆愉快。在內廳吃飯，果如曹發所說，首席從不坐人。某次，我有心試探一下究竟，趁在座各人不注意，從桌底暗暗伸出脚去，向首座椅下，一勾再勾。當然，勾來勾去回回落空，由此我更否定了大仙的存在。

在曹府住到十天以上，夜夜安謐如常，我很慶幸，不再躭心事，冒危險，對於在會館那晚的遭遇，我已決心不提、不說、不加研究。因爲這時考期將近，我必須埋頭多讀些書。

一日，吃過晚飯，正在小園散步，平時和我不多攀談的黎合廷與岳鍾棋，忽然過來與我並肩而行。他們兩位面有憂色，幾度欲言又止，我就知道他們必然有事，當下便先開口問：

『是否二位有什麼見教？』

我這樣問了，黎合廷搔搔頭髮，一臉苦笑，望着我說：

『眞奇怪，這座院子很幽靜，自從我們搬來以後，每夜都有些聲響，不是在瓦面，便是在窗前。等我們推窗外望，或者出門探視，却又什麼東西也看不見。』

『我早就發現有這些怪異了，』岳鍾棋也愁眉苦臉的岔進來說：『不過因爲纔來第二天，曹發便告訴我，說這屋子有大仙，他叫我不論聽見什麼，都莫去管它。因此，我一直沒有提起這些事

今天下午廷翁把事情給說破了，我們這才商議，是不是要跟你研究研究。』

大仙，眞是寃魂不散，我以爲他安靜了，豈知他仍還在不斷的騷擾黎岳二位，就差沒有找我而已。聽了他們的話，我心中暗暗的嘆息，一面請問他們二位，究竟聽到了什麼怪聲響？

『像有人在飛簷走壁，』岳鍾棋接口便說，『而且總是在我的屋頂上跑來跑去，他的脚步雖然輕，但是仍能令人清晰的聽見。』

『他還會飛砂走石，拍牆打瓦，』黎合廷低聲的說，『有一回我打開窗子望，剛把頭伸出去，頭頂上就突的落下一大把灰石，砸得我一頭一臉。還有一次，我明明聽見屋頂上有人，欠起身子坐直了，床板一響，他便猛搥我那間屋的瓦面，蓬蓬蓬三下，清清楚楚的，彷彿他在向我提出警告。』

於是岳鍾棋更神祕的附着我耳朵說：

『有幾夜，我還隱隱聽到女人傷心啼泣的聲音吶。』

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急急的問：

『是那個方向？』

岳鍾棋眼睛往上一飄，低聲答道：

『好像是在那位六小姐的繡房附近。』

『可不就在六小姐的繡房裏，』黎合廷很肯定的說，『我年紀大了，說這話不怕犯嫌疑。頭一夜，我聽見屋上有人，壯膽跑出來看，一直跑到六小姐的繡樓下頭，我分明聽到那位六小姐在哭。』

末一句，把岳鍾棋和我，都嚇了一跳，我和他異口同聲的問。

『會是六小姐在哭？』

『一點兒也不錯，』黎合廷深深的一點頭，『過後不久，我還見到六小姐一次呢，她倚着欄杆，佇望後園，人是長得秀麗端莊，只是面容憔悴，神情悽惶，一副不勝哀愁的模樣，眞是我見猶憐！』

那句『我見猶憐』，把岳鍾棋說得噗哧一笑，但他唯恐黎老頭生氣，連忙匿止笑聲，改用不勝憂慮的語調說：

『這裏頭，倒不知有什麼蹊蹺？』

『事不干己不操心，』黎合廷安慰岳鍾棋，說了吾鄉的一句諺語，『不管是狐仙也好，奸邪盜賊也好，只要他不招惹我們，依我看來，我們還是裝着視而不見，聽而無聞。』

這個說法，年少氣壯如我，實在不敢苟同，帶三分反感，也有幾分提醒他們的意思，我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『未必見得就事不干己啊！』

於是，他們倆吃驚了，兩個人瞪大了眼睛在問我：

『怎麼樣？莫非你也遇見過了什麼？』

我本來不想嚇唬他們，然而，吃他們逼不過，無可奈何，我只好將那夜在會館的險遇，以及遷來曹府的情形，一五一十，向他們細說一遍。

果然，我的遭遇把他們兩位嚇壞了。故事說完，一輪皓月湧出東樓屋脊，將他們的臉色，映現蒼白如紙，岳鍾棋開口說話的時候，連牙齒都在打戰：

『這——這可不是鬧——鬧得玩的。』

『其實你該早些告訴我們的，』黎老頭竟然埋怨起我來了，他嘮嘮叨叨的說：『照你這門說法，這那兒是鬧什麼大仙，這簡直是謀財害命，行兇殺人了！』

『那倒沒有這麼嚴重，』我曉得自己說的那些，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是極不相宜，嚇着了他們不說，倘若因而惹出是非，我自己將會更傷腦筋。於是我竭力挽回的道：『直到今天，我對那回子事還是迷迷糊糊的，說不上來那是事實，還是我做了一場噩夢？』

儘管我這麼說，黎岳兩位的臉色仍然不曾轉變，他們反倒用疑惑的眼神，深深的望我一眼，彷彿從此連我也不能相信了。然後，他們交換了一瞥眼色，黎老頭便顧左右而言他的說：

『天不早啦，該回房安歇了吧。』

就這樣，剛剛開始的討論打斷了，我隨着他們快快的回到房裏，滿心懊悔，同時又覺得很孤單畏懼。

七

第二天，黎合廷跟岳鍾棋約好了，向曹大人告辭，他們託稱遇見了朋友，約他們到王府井大街的高昇棧去住。曹大人覺得事出意外，可是也沒怎麼留，還是那麼熱誠而慇懃的，直把他倆連人帶行李，送到了大門口。

於是，曹府後院那一排瓦房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。掌燈時分，曹發好意跑來和我聊了會兒天，我神情恍惚，仍然發現他模樣兒表情不大對，他老是露出那種狡獪神祕的笑容，讓我心裏發虛。

熄燈上床，我把那把寶劍擱在枕頭邊，一伸手就可以拿到。前些天，由於我自己的心理作用，否定了有大仙存在，因而恢復了舊日的好習慣，頭一挨枕頭就睡。如今，黎岳兩位匆匆撤走了，再加上昨晚聽到他們的訴說，心中略有懼意，於是就再怎麼也睡不着了。

翻來覆去大半夜，一面胡思亂想，一面側耳傾聽房上的動靜。三更都敲過了，月落星稀，天光轉黯，我的心裏正煩躁，自己在責問自己，總不能就這麼一個通宵不闔眼呀？不一會兒，我果

然就聽到了聲響，全身汗毛猛一下豎了起來。

黎岳兩位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，是輕悄的步聲，一步步踏在東邊廂房的瓦面。在瓦面上行走的人彷彿十分小心謹愼，他每走一步，就要歇一歇，我想他一定是怕屋瓦下的我們發覺。

我暗暗的抽出了寶劍，輕輕撩開被窩，爲了怕床板響，一時還在猶豫不決，不知道應該怎樣下地？

屋頂上有人在走，這是絕對可以確定的事。問題祇在於這人是誰？他是大仙？野鬼？還是黎岳所說的奸邪或盜賊？最使我躭心的，他是否在會館襲擊過我的那一位？

驟然給我想起了一件事：小時候，在家鄉，老奶奶乘涼跟我們講故事。她老人家有一句話，無論何時都是說得斬釘截鐵的：

『但凡神仙鬼怪，走路絕不會發出聲響。』

想起了這一點，我頓時眼前一亮，勇氣百倍；屋頂上的那人，他不但走路有聲響，而且他顯然還在怕人聽見。那麼，他怎可能是神仙鬼怪呢？我興奮得幾乎要歡呼起來了：

『毫無問題，他一定是人，是個壞人！』

於是，我小心翼翼，輕輕的挪動身子，挪下床來，手上攥着寶劍，穿鞋，踩上泥地。還好，軟乎乎的沒有聲音，我躡手躡脚到了房門邊。

屋頂上的脚步，還在繼續試探向前。

費了好半天功夫，我終於到了小廳門外，夜涼如水，冷風迎面撲來。天際無星無月，黯黯沉沉，我對這附近一帶的地形相當熟，東邊頭一間屋，飛檐尖聳的簷廊下，種有一棵高與屋齊的白楊樹。樹大合圍，枝葉繁密，我倒提寶劍，手脚並用，爬到了樹巔。當時也不知道那兒來的膽量，左脚一跨，踏上屋瓦，右脚再提，我整個身子都落在瓦面，從此，我也開始在一丈多高的屋頂上飛簷走壁了。

飛簷走壁，在北方，尤其是北平的大宅院裏，確實不難。因爲北方房屋的構造，多半是牆垣短茁，屋矯簷低，而一般房屋的建料，又是巨磚大瓦，用特製的油泥，整一片的連起。不但堅固，而且廣濶，承得住人在上面奔跑追逐。

當時我一上屋，定睛看時，一眼便看到那個壞人正好背對着我。因爲，他是在向曹家六小姐的繡樓，步步接近。他身材魁梧，頭大宛如笆斗，乍望過去，竟跟一度同席的曹三爺有點相像。

我大吃一驚，頓感左右兩難，進退維谷。就在踟躕不前的當兒，總算被我看清楚他兩手空空，手裏並無兵器，這時，我的膽量陡然更壯。

他既然不曾發現我，我決心追蹤幾步，看看他究竟是誰？以及，他是在幹那一門子的壞事？

這麼一想，我便連連向前移近了幾步，我脚底下穩妥的在移動，兩眼更目不轉睛的牢牢釘住

他，手裏的寶劍，也是越抓越緊。我時刻準備他猛一轉身發現了我，他準會跟我拼個死活。

當時我究竟是踩着了什麼東西，滑了一下，如今可再也查考不出來了。不過，由於我那一滑，驚覺了他，那倒是毫無問題的。我這一滑差點摔個大跟斗，從瓦面栽下去，訇然一聲巨響，顯然把他嚇一大跳。他猛轉身，看見正在掙扎爬起的我，以及我手上那柄明晃晃的寶劍，急切間，我無法辨清他的顏面，只聽見他喉頭發出一陣低沉的嘷叫，他立刻就『瓦』一滾，身手矯捷，疾如猿猴，他飛快的往屋脊爬去。

我在瓦面恢復直立，一挺三尺寶劍，大踏步的跟在他身後追。

追到屋脊部份，我的肚皮緊貼在脊樑上，在屋頂翹起大半個身子，這時候，我決定『窮寇勿追』了。飛簷走壁，由下攀上易，由上滑溜難，那窮寇輕車熟路，顯然是老手，行家。他就那麼三滾兩滾，連跑帶爬，一霎眼，他已滑溜下大片的瓦面，一躍而登粉牆，再一縱，他沒入會館盧管事那幢小房。

伙劍回屋，重將美孚油燈點燃，我撲打身上的泥灰塵土，啪啪作響。與此同時，我內心裏有深切的憾恨，怎會讓他連蹦帶跳的跑了？與此同時，我也思潮起伏，極力推演事實的眞相，這個壞人決非神仙鬼怪已可斷言，他步趨繡樓，志在曹府六小姐，似乎也是不容置疑之事。然則，他究竟是誰？匿身何處？這兩個問題交織而成錯綜複雜的矛盾：如就外形而言，我疑心他是曹三，

但是曹三怎可能跟曹六有所苟且？而且他更不會逃到會館管事廬家去，倘謂他是常年匿居廬家的什麼人，也許就是那夜對我施加襲擊者，那麼，他就絕不是我認得挺眞切的人高馬大的曹三爺。

經過這一夜令人悄怳迷離的遭遇，其後又有三五天，那個壞人不曾出現。

漸漸的我又恢復入枕爲安的好習慣，距離會試的日期越來越近，我幾乎要服膺黎老頭『事不干己不操心』的人生哲學了——巨大而不可索解的謎團，終於在一夜之間，全盤暴露！

八

眞相大白的前一夜，我入睡較早，四更左右，突然又被怪異的聲響所驚醒，我凝神側耳傾聽，仍是細碎的步聲，彷彿是在往前院屋頂走，不過這次離我臥處甚遠，而且步履匆匆，不像上回那麼步步試探。靜夜中，聽得雖然清楚，但以距離的關係，始終辨不清那人所在的方向。這時候，我稍微遲疑了一下，前次險乎和他猝然相遇，看他的體格和身手，斷乎不是弱者，認眞跟他動起手來，他必然以性命相搏，我是否能夠制得住他，實在大成問題。因此，當時由於一陣心怯，我決心暫時莫要出去，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』他不犯到我頭上，我何苦拿自己這條命來作賭注？

果然，漸漸的，那輕微的步聲聽不見了，我頗感慶幸。睡回枕上，不知怎的想起和悅近人，愛護後輩無微不至的曹大人，我總覺得，不曾將我的發現告訴他，是一件使我深感內愧的事。他

家宅不安，請我們來暫住，等於是暗中在向我們乞助，而我有所發現，不予通知，固然是因爲我作客他家，唯恐無意洩露了他家的隱祕或私情，讓他的面子難看。但若我知情不報，使他不能預先防範，來日果眞出了事情，那我還是不得心安的。所以，經過這一夜個把時辰的思考，我終於決定，明天一早，我便將那夜以及今晚的聽聞所見，坦坦白白說給曹大人聽。

思考了個把時辰，窗外已經顯露曙色，既沒有再聽到任何聲音，那麼天色一亮，曹府的傭工起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就不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。這時，我也倦了，打一個大呵欠，我又沉沉的睡去。

翌日上午，我先跟曹發說：我想去拜見曹大人，有要事相商。曹發聽說我要見他們老爺，臉上頗有狐疑之色，深沉的望我一眼，這才說：

『咱們老爺奉旨到濟南府辦案去了，最少也得半個月纔回得來。』

我心想，多不湊巧。當我打定了主意，向曹大人發出警告，而他偏在這時出了遠門。

故事說到這兒，以前的種種，祇可說是『山雨欲來風滿樓』。到了眞相大白的那一天，才眞是『雷霆萬鈞』，『驚心動魄』，一幕幕慘劇，接踵而至，使我神搖魂飛，沒齒不忘。

三月初十之夜，明月如晝，天地若洗。這一次，我是從喧囂嘈雜，一片大亂中，被驚得從床上跳了起來。我拔出寶劍，推門外望，一眼看見有兩條黑影，一前一後，正在我屋前的院落中追

逐，兩人相距，約摸兩三丈遠，在後面大步追趕的人，嘴裏直在嚷叫：

『逮住他！別跑了這膽大包天的賊！』

一聽嗓門，我就知道那是曹三，曹三會從二進追賊，追到後院，可見滿宅子人，必定全部被驚動了。——果不其然，再一抬眼我便看見燈籠火把，照耀着一些匆忙披衣起床的家人傭工，三兩成羣，分成好幾個隊伍，紛紛趕來合力圍捕。

我急急打量當時的情勢，那賊在向我的廂房奔來，他顯然是打算奔到那棵大楊樹下，然後爬樹上房，再往會館那邊逃。因此，只要我挺身而出，向右挪過去，我便正好擋住他的去路。

當時我也不遑考慮，將手中寶劍攥一攥緊，一個向右轉，飛奔十幾步，便就到達了那株白楊樹下。我想以逸待勞，讓那賊瞎摸亂闖，自己撲入我的懷裏。於是我擺下騎馬式，立定脚跟，等待那賊一竄竄到我跟前，我掄起寶劍，以泰山壓頂之勢，向他頭頂猛力砍去，與此同時，我爲了壯膽，陡的大喝一聲：

『往那兒逃！』

然而那賊練過輕功，身手的矯健令我無法防範。他一看見我從暗中殺出，不等寶劍砍下，他早已煞住脚步，腰肢一扭，身體挫了兩挫。我正待收回寶劍再攻他的下三路，他却一側身子，改往左邊跑，而他身後的曹三追得正急，他一衝上來，差點和我撞了個滿懷。

『賊往那邊跑了！』我怕他一時認不清人，和我瞎糾纏。一面讓過他的衝勢，一面伸手一指，指向那正奔向六小姐繡樓的大膽賊徒。

月光下，曹三氣喘吁吁，掄圓的怪眼，在我臉上閃視一瞥。這一瞥之餘，使我看清楚了他臉上的表情，雙目怒睜，奮眦裂眙，兩頰痙攣，牙齒咬得格格作響。厚嘴唇裏，直在噴濺白沫，我一輩子不曾見過第二個如此激惱憤怒的人。

『快抓賊呀！』

三五個燈籠火把，從後面趕過來，上十名家丁，有人持刀，有人執棍，大概他們也看見了賊往回逃，想要提醒忽停脚步的曹三，於是大呼小喝的喊着。

『別嚷！』曹三猛回頭，一聲低啞嚴厲的叱喝：『不是吩咐了來的？咱們靜悄悄的捉那賊！』

捉賊，爲什麼還要靜悄悄的？我十分困惑，可是，情況緊急，沒有功夫容我發問。曹三深深的望過我一瞥，掉頭再往前追，我略遲了一步，向那賊逃處一望，却正好看見他沿着欄杆石柱，爬上了六小姐繡房外的長廊，他便由長廊下縱，轟隆一聲，落到我那間屋的瓦面。

眼看曹三沿着他免脫之路緊追，時間或恐不及，我明知道那賊一心要往會館逃，當機立斷，再奔回大白楊下，迅速攀援。我用最快的速度，登上屋頂。那賊又在要翻屋脊，我一急，猛追上

去揮劍一陣亂砍，砍得他東閃西挪，連連打滾，這樣，我算是暫時將他絆住了。

那一頭，曹三也沿着那賊方才的路線，拚力追趕，我把賊攔住，正好他趕到。三個人，成品字形站在屋頂上。這時節，我才看到曹三手裏有一把鋼刀，那賊手裏，握一柄刀尖朝上的匕首。在兵器上，我和曹三佔了優勢，但是那賊武藝高強，兼以他是在拚命，三個人纏鬥在一起，刀光霍霍，劍勢颼颼，他能用一柄匕首左遮右攔，還很抵擋了一段時間，有好幾次，那賊的匕首幾乎刺到我的心窩。曹三由於奮不顧身，手腕、面頰，吃那賊劃了幾下，幾道傷口，全在涔涔的滴血。

打鬥的時候，一心只顧刀光劍影，也不知道究竟廝殺了多久，漸漸的我覺得心裏煩躁，連劍法都不顧了，右手掄劍又是一陣猛砍。那賊正步步後退，曹三趁他不備，大喝一聲，飛起右脚，剛好踢中他的腿彎，他在瓦面身子一挫，曹三跟上去又是一刀背，橫砍在他膝蓋上，於是他這才立脚不穩，一個跟斗摔倒，撲落落的往下滾，滾到屋簷，收勢不住，他重重的摔在地面，發出轟然一聲巨響。

緊接着，下面候着的傭人，異口同聲的在歡呼，在咒罵：

『可逮住了！可逮住了！』

『這王八羔子，咱們把他的皮給揭了！』

『別鬧，別鬧，家裏出了這種事，你們還在這兒打鑼打鼓的嚷嚷！』

『……』

曹三這時，先不下屋。他再望望我，雙手抱拳，語音誠摯的說：

『朋友，今天承你拔刀相助，兄弟是萬分的感激。不過，這是我家的私事，兄弟自有了斷的處置，自此以後，一切與閣下無關。現在，就請您回房休息。』

他的話，摯切誠懇，但却是斬釘截鐵，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。我聽了，對於他的用意，似懂非懂，不過我曉得，最好還是遵從他的囑咐。於是我勉强的向他笑笑，跳下房，連地上那一片混亂都不覷一眼，我立刻回房，關好門窗，脫掉衣服。

然後，將燈熄滅；我偷偷的舐破一塊窗紙，向外窺望。

九

曹三鐵青着臉，簡直像個活閻羅，他在關照那一羣神情凝重的家人，意思彷彿是說：從現在起，大家只當作沒有任何事情發生，各自回去睡覺，祇是有一點，今夜的事，誰敢洩漏片言隻語，——他眼睛裏噴出火來說：

『小心我揭他的皮！』

揭皮，揭皮！今夜一連兩次聽人說『揭皮』，倘若世上眞有這樣的事，我倒甯願鼓起勇氣來

聽聽。

曹三的話說完，大部份的家人傭工被他遣走，留在他身畔的，只剩兩名腰圓膀粗的長隨。看樣子，他們大概是曹三的心腹之人。

只見曹三向那兩人一呶嘴，兩名長隨合力，一抄手把地面那賊拎起來。直到這會兒，我才看清楚那人的嘴臉，他已被家人們七手八脚，剝得精光，用小指粗細的蔴繩，馬攢四蹄，牢牢捆起，老長老大的人綑成一團，就像一隻大粽子。月色融融，照耀中庭如同白晝，那賊的相貌凶惡極了，活脫是一頭大猩猩。蓬亂的頭髮，濃黑的短眉，骨碌碌一對小眼睛，塌鼻，缺唇，咻咻的直喘氣，露出一對寬而大的板牙，黑黝黝的，看了令人要作三日嘔。人世間居然有這麼醜陋的男子，天曉得他做了幾許罪惡？

距我那扇小窗不遠，有一座葡萄架，架上覆着銀月的清輝，架裏掛一盞家人帶進去的風燈，燈月交映，那葡萄架對我正好形成一座戲台。我可以極清楚的看得見那裏面的一舉一動，同時，他們在那邊每一句對話，也都逃不過我的耳朵。

曹三背朝裏面朝外，衝着我，兩腿張開，雙手抱臂，用騎馬式，直橛橛的站着，兩名長隨把那惡賊拎到他面前，狠狠的往地上一摔。這時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那賊竟沒有哇哇叫痛，他反而從鼻子眼裏迸出一串冷笑，他語音嗄啞的說：

『曹三，殺人不過頭點地。今兒大爺失了手，是殺是剮全憑你，就說你要折騰我，盧大爺但哼一聲，盧大爺便不算好漢！』

『折騰？』曹三在咬牙切齒，『那未免太便宜你，實告訴你吧，我正在找一樣好玩意兒，——剝張人皮下來，糊我那扇向東的窗戶。』

『剝人皮糊窗戶？敢情好，』那賊了無懼色，聲聲獰笑：『盧大爺就這麼死，也值。曹三，你可知道你那妖妖嬈嬈的老婆，鮮花兒一般的妹子，哎喲，』他猥褻的浪笑：『你知道她倆值多少價啊？』

『掌嘴！』曹三氣得暴跳如雷，揮手大叫：『快給我把這廝的嘴巴打爛！』

那賊還想出口傷人，如狼似虎的兩名長隨，一彎腰，撈起脚上的牛皮軟底鞋，使勁的去打那賊嘴巴，劈劈啪啪，震天價響。那賊背朝着我，腦袋博浪鼓似的左右急搖，這傢伙眞能忍得住，他果然哼都不哼。

長隨猛力的打，曹三瘋狂似的咆哮：

『打重些，打重些，誰不使勁的給我挨，我就要誰的腦袋！』

『可好，』那賊還在含含糊糊的發音：『狗腿子們，今兒我死了，還有你們倆給咱做伴呢。』

兩名長隨更火了，掌嘴的牛皮鞋，像驟雨般密集猛揮。

這邊正在施刑，第三進屋的後廊，突然傳來悲苦的啼哭，和雜沓的步聲。我轉睛一看，怔了怔，幾乎以爲自己在做夢，那怎麼會是曹發？涕泗橫流，他帶領着會館盧管事，哀哀哭泣的向葡萄架奔去。

『三爺，救命，三爺救命！』兩個人都在聲聲的哭喊：『饒了這不曉事的渾小子，老天保佑府上加官晉爵，公侯萬代！』

『爹，二舅！』那賊驀地厲聲在喊：『你們快走！別給我在這兒丟人現世！』

『不不不，』盧管事飛奔過去，一把抱住倒在地面的那賊，用自己的身子護着他，兩名長隨只好停止猛摑，當時就聽到盧管事在悲嚎：『饒了他吧，饒了他吧，可憐他是三代單傳的獨子呀！』

曹發仗着自己是府裏多年老傭人，更進一步，僕身向前，雙手抱住曹三的脚，蓬蓬蓬的在地上磕響頭：

『三爺高抬貴手，高抬貴手，曹發只有那麼一個姊姊，她就生了這個孽障兒子。』

『你們快給我滾開去！』那賊急得在地面瘋狂嘆喊：『快滾！快滾！』

『忤逆！梟獍！』曹三忍不住，掙開曹發，伸脚猛踢那賊，一面高聲下令：『來呀，把這斷

的臭嘴給堵上！』

『喳！』

兩名長隨準是當過衙役的，喊一聲『喳』，頗有堂威。答應過後立刻推開了盧管事，七手八脚，將些破布毛巾往那賊嘴裏一陣亂塞，那惡賊從此只能嗯嗯啊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十

曹三顯然因爲找到了那賊的來路，精神一振；但仍滿臉秋霜，咬牙切齒，他低下頭來問曹發：

『你說，這廝究竟是誰？』

『他——他是盧管事的獨子，我就這麼一個外甥……』曹發迫不得已，坦白供承：『這孩子天生頑劣，他長日惹事生非，自他成年以後，他更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爲。我姊夫本來也是好好的人家，有很大的家當，二三十年裏，供他盡情揮霍，吃官司，付賠償，金山銀海被他全敗光了。最後搞到一家人無以爲生，我姊夫才得到同鄉朋友的幫忙，從富家濶佬，淪爲同鄉會館的小管事。家境敗到這步田地了，偏偏這位小爺還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！』

曹發抽抽搐搐的往下說：遠在四五年前，那賊影蹤音信全無。前幾個月，有一天盧管事一家在會館吃晚飯，那賊忽然自己找了來，他神色倉皇，衣衫破爛，狼狽的情況，爲向所未有。他父

母一則以驚，一則以喜，和他用罷晚餐，將兩個妹妹驅回房中睡了，這才向他問起別後經過。那賊了無羞慚的說：四年多前他在賭場耍錢，輸脫了底，家中拿不出錢來還賭債，而他也有點懊悔，不想再連累父母跟兩個妹妹。當時正有八大胡同的一名妓女，跟他打得火熱，小兩口海誓山盟，夜夜貪歡，在山窮水盡時一商議，決定乾脆雙雙逃走罷了，這就是他當年不告而別，神祕失蹤的經過。

他帶那個跟他同年的北地胭脂，出天津，下青島，輾轉過濟南，到徐州，起先是用兩個人身邊所帶的錢，住棧房、吃飯莊，維持了兩三個月，於是就『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』。心裏煩急，不免將那一心從他的妓女當出氣筒，破口便罵，動手就打。有一天他百事不順遂，心煩意亂，那女人忍受不住，不免也反唇相譏，他一怒之下，掏出匕首把女的殺死。從此他無處存身，四海飄泊，投身幫會，當過土匪小頭目，往後受了朝廷招安，又做到了哨官。只是賊性依然難改，一日和營裏的官長要錢，一語未合，把本隊的司務長給殺了，闖下這樁滔天大禍，官府發下海捕文書，嚴令緝拿，他無處可逃，這才逃回天子脚下，到北平來輾轉找到他父母親。

盧管事夫婦愛子情深，同時礙於他身上繫着幾條命案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叫他在會館的隱祕之處匿藏，起先他就睡在殯房裏面，棺材板上。後來他又不耐與鬼同眠，吵鬧不休，所以由盧管事夫婦和他這位二舅絞盡腦汁，說破嘴唇，勸他暫且住在小跨院西間的後房，也就是塵封已久，鐵

將軍把門的那間小屋。塵封、鐵將軍，乃至於散佈大仙靈異的傳說，都是盧管事和曹發煞費心機，編造出來的誑話，用意在嚇唬別人，好給那賊作掩護。他們曉得那賊斷乎不會收心養性，改頭換面的重新做人，兩個爲這孽障憂患半生的老者，只希望他不要再攪出紕漏來。

曹發在娓娓傾訴的時候，曹三始終都在注意傾聽。那賊的嘴巴被塞住了，耳朵還管用，曹發每一句話他都聽得眞切，於是，他儘在發出野獸般的低嗥。我懂，他不是在抗議、申辯，而是竭盡所能的加以干擾。

曹三聽到最後，臉上的表情越來越憤激，他那對金魚凸眼，幾乎就要爆出匣子來，他看曹發淚流滿面的儘在哽咽了，這時候，他才石破天驚的問一句：

『你們知道，這廝犯下了什麼罪？』

『他偷了府裏什麼，或者是搶了什麼，』盧管事匍伏在地，連連的磕着響頭：『只要小人能力所及，務求三爺手下超生，誰叫小人生了這個賊種來呢？總而言之，只索由小人一一按值賠償罷了。』

盧管事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曹三又爆出一串令人驚怵的慘笑，笑完之後他吼道：

『只怕，誰也賠償不了我的損失！』

說這句話時，他的傷心慘然，至於至極，兩行熱淚，彳亍而下。曹發一驚，盧管事一怔，這

兩位郎舅正在惶急無依，曹三驀地又是一聲大喝：

『來呀，你們把這小子的皮剝了，好給我的太太報仇！』

『給您太太報仇？』

『三爺，難道您是在說——』

盧管事和曹發不約而同的一齊驚問，但是曹三臉上唯有復仇的光燄，和深沉的苦笑。而那兩名曹三的長隨，霍的一下，從十字紋的綁腿上，抽出了寒光四射的純鋼匕首。

『哎呀！』曹發和盧管事，魂飛天外的發出了駭呼。

讓盧管事和曹發跪在一旁，親眼目覩那賊受刑，眞是人世間最慘酷的事，而且，當日那賊被殺的情況，時至今日，回憶起來，我還渾身都起鷄皮疙瘩。

盧管事昏過去了，曹發俯匐地面，悲切慟哭，始終不敢仰視。兩名長隨之一，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捺住那賊，就手往他腦門心猛力一劃！紅光一閃，鮮血四濺，另一名長隨，迅即將一玻璃瓶水銀，由那道傷口，强灌下去。這一來，大風燈照耀下，那賊週身的皮膚，立刻變成鮮紅，他奇癢難當，就地亂滾，手指粗細的麻繩，竟然根根迸斷，同時，那賊嘴裏尖聲怪叫，有如鬼哭神嚎。整個身子，像是裏面塞進了無數爆竹，一一爆炸，而每次爆炸，他的身體都猛彈一下，猛跳一下。最初的幾次，橫着身體跳起來，足有六七尺高。俄而，他跳不動了，滾不動了，赤身

露體，四仰八叉，躺在地面上吼吼的喘息，只剩下兩條腿，猶在不斷的使勁搏踢，急顫，猛抖，痙攣；我的頭腦一陣暈眩，血淋淋一顆肉頭，把創口迸裂，卜的一聲，冒了出來。

兩名長隨心冷手快，一個捉脚，一個拔頭，兩人齊一使力，嘩啦啦一片響，聲如裂帛。長隨之一，於是硬拔出一個肉人，血團，由飽滿而迅速癟縮的一張人皮，被另一名長隨，攔腰一折，像張皮紙，攤在地上。

我正苦於闔不攏睜僵了的眼睛，如幻似夢，心茫茫然。那曹三大概也有點兒怵目驚心，呆呆的站着，不知應該如何善其後？正好在這時候，六小姐的樓頭發出驚呼駭喊，夜靜聲朗，我分明聽見是些女人在叫嚷：

『不好啦！不好啦！六小姐不好啦！』

接着便有許多女人在哭：

『六小姐，妳怎尋了短見啊！可憐……』

於是，曹三雙目一掄，彷彿乍自夢中驚醒，悲憤激怒，他一字一字的迸吐着說：

『兩條無辜，萬丈仇恨！把這壞透了的小子，皮留下！屍身放進磨盤，給我加力的搗，連肉帶骨，搗成稀泥！』

那兩名一等的劊子手又一聲『喳！』我知道他們必定遵辦無疑，但我實已不忍再看。我雙手

掩面，撲回床上，說不出的毛骨悚然，胸腔鬱積，突然之間我大嘔特嘔，吐了一地的酒飯。

翌日，北平全城轟動，刑部主事曹大人府出了離奇命案，從二進到後院，躺着四條屍首：曹三的老婆吞金，曹三自刎，躺在她的身旁。三進繡樓，六小姐懸樑自盡，後院裏，遍地血迹斑斑，留下一張人皮，廚房門口有一個大石臼，那裏面滿滿一臼搗爛的人泥。

這就是北平那個會館緊鄰凶宅的由來。

十一

十餘年後，到了民國初葉，我由河南督軍府，調到北洋政府的農林部任科長，全家搬到了北平。有一天，心血來潮，靈機一動，我驟然想起這一樁往事，於是，我去舊地重遊。

曹大人自於當年那一場官司，被當道參了個『管教不嚴，縱子逞凶』。他突經大變，心灰意懶，失去了做官的興趣，爽性趁此機會，解官歸田，回他的故里退隱納福。留下的那幢凶宅，因爲『名氣』太大，不論出賣、發租或送給別人住，十多年來從來不曾有人問津。可惜富麗堂皇的一幢宅子，一向重門深鎖，闃無人迹。我在門前轉了兩轉，回想當年，仍有怵目驚心之感。正想雇黃包車回家，偶然抬頭一望，昔時的會館，如今依舊巍然屹立，我一高興，立刻排闥而入。

滿目悽涼，一片落寞，會館只剩一座空壳，以及後院廢房裏的成排棺木。新鬼唧唧，舊鬼啾啾。民國初年，政局動盪，再也沒有急公好義的官兒，想得到這種愛護桑梓的不急之務。會館得

不到經濟的支援，只好漸漸的衰落與頹敗，牆壁剝落，棟樑蝕朽，庭院裏的梧桐葉，積年不掃，早與秋草同腐，化爲敗絮，鋪滿一地。

不勝淒然。無盡浩歎。當我漫步從前的盧家別院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我竟巧遇一位故人，那正是我十幾年魂牽夢繞，念念不忘，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曹發。

曹發老中堂，變了，幾乎叫我不認識了，他白髮蕭蕭，腰背佝僂，六十來歲的人，簡直像是七老八十的風叱殘燭。我見了他，驚喜交集，先行自我介紹，他站在我面前誠恐誠惶，說了半天，這才想起，我來我是那年借宿曹府的秦舉人『老爺』。回首前塵，感歎萬端。兩個人相對欷歔久久，時間已屆正午，於是我邀他到正陽樓小酌三杯，以便暢敍，但是他畏畏縮縮，一再謙謝。我知道他是舊腦筋，認爲尊卑有別，不敢接受我的邀請，所以我說：

『曹發，現在是民國時代，民主自由，人人平等。咱們做官的，還是老百姓的公僕呢！你別再客氣了，你該記得，你我不但是故交，而且還共過一場患難。』

許是患難二字，打動了他，曹發連連道謝，回房換了一身乾淨衣服，隨我坐車到了正陽樓。我揀了一處幽靜的座頭，要了四色小菜，一壺陽河高粱，爲他滿斟一杯，自己也一杯斟滿，高高舉起，一飲而乾。然後我跟他說：

『曹發，這一杯酒敬你。想當年我在曹大人府，多虧你一力關照，那夜凶事連連，我受夠驚

嚇，唯恐牽連在內，吃上官司，應試不成倒也罷了，就怕連我那個舉人的功名，都給革了。所以我在出事以後，匆匆的收拾行李，連夜溜出後院門，到德勝門裏的騾馬店，雇好牲口，一天亮就出城，一路攆趕，回到家鄉。後來託人上京打聽這樁案子的結果，聽說你們曹府上下，沒有一個提到當夜有我，這裏面當然也有你在內。因此之故，我這頭一杯酒，算是向你道謝。』

『豈敢豈敢。』他一再謙讓，最後還是把那杯酒乾了。自此我殷殷的勸，他連連的喝，五七杯落肚，那張滿是皺紋灰白瘦削的臉上，開始出現紅光。一高興，他滔滔不絕的向我細訴當年往事，許多謎團，於是一一的揭破——

曹發二十來歲，就跟曹大人當長隨，他只有一個姊姊，賣給河南財主盧某爲妾。盧某對他姊姊極好，正室死了，立刻扶正，生下被剝皮的那孽障，還有一對孿生姊妹。那孽障怎樣敗完了家當，盧某如何淪落爲會館的管事？十多年前的那夜，我已經聽到他向曹三坦白詳盡的供認。

據曹發說：他早知道他外甥匿居會館的時候，經常晝伏夜出，作鬼作怪，但是礙於姊夫姊姊只有這麼一條命根，祇好替他儘量掩蓋，假托狐仙，眩惑大衆。不過他又强調，他跟盧管事始終以爲那孽障無非鷄鳴狗盜而已，那想到他施暴於六小姐，又把曹三的女人脅迫成姦。

曹發承認：我遇險的那夜，他的外甥確有將我置之於死的企圖。這不僅由於我腰纏多金，行囊豐厚，他想謀財害命；更要緊的是我在他匿身處的前屋一住，恰好擋住了他夜夜必出的通路。

曹發告訴我：我住的那間屋，正好是那孽障外出的交通要道，他房裏的天花板與前屋相通，那些三尺見方的天花板都是活動的，所以曹發解破我的疑團，他說那孽障施我以襲擊，必然是從天花板上猛撲下來。

他又洩露了一項過時的祕密，那孽障跟我鬥得正兇，盧管事深怕鬧出人命，悄悄推開我虛掩的房門，手中握一根木棒，當我一時幸運，即將制服他的兒子，他又驚又恐，猛一棒把我打暈過去。然後他叱責那孽障趕緊回到後房，是他，掃去了我房中的泥土砂石，平整一下我的床舖。翌日他想想容我住在那間屋裏太危險，郎舊兩人一商量，這才請准了曹大人，接納我們三位赴考的士子寄宿。

往後曹發又吐露，正在他危言聳聽，誑稱宅裏有狐仙的那些時，那孽障闖進了六小姐的香閨，利用蠻力，和六小姐的疑惑，對她施以强暴。可憐六小姐弱質紅顏，竟遭狂風暴雨摧殘，但她仍然迷迷糊糊，一直都以爲是大仙在作祟。

曹發歷歷如繪的說，及後，曾有一次我鼓血氣方剛之勇，仗劍登屋，差點兒逮着了那孽障。那孽障有點駭怕，不敢再去欺凌六小姐，他繞道而行，撲向曹府二進，因爲二進也有一位國色天香，爲他垂涎已久的美人兒——曹三的媳婦。

第一夜，他對她施以奇襲，果告得手，因爲那天曹三正隨着他父親，奉旨去山東辦案，那孽

障乘虛而入，居然姦佔了曹三的女人。曹三女人遭了他的道兒，不免也在怔怔忡忡，弄不清楚是人是鬼，是狐狸還是大仙？第二夜，那孽障食髓知味，再去縱慾，那曉得曹三當日在旅途之中，言語頂撞，惹惱了他父親，曹大人一怒之下，令他回北平。曹三在二更以後趕回家中，正巧碰上那孽障假冒大仙之名，在跟他女人顛鸞倒鳳。

他猛的一聲大喝，那孽障抓起衣服就跑，一路追趕，就在這時，曹三女人已知自己失身於『人』，羞憤交併，吞金自盡。

六小姐怎會突然自縊的呢？原來那夜她在樓頭眼見捉賊的一幕幕。待至那孽障剝皮而死，她才明白連月佔有她的，並不是什麼衆口騰傳的狐仙，她比她嫂嫂更加羞慚，於是只好一死了之。

曹三剝了那孽障的皮，將那孽障的骨肉搗爲爛泥，他稍稍洩了心中之恨，祇是繼而一想，清律知法犯法，罪在不赦，堂堂刑部主事的家裏，怎可私設公堂，處死强徒？爲了避免他父親的刑責，他留下遺書，自殺身死。曹發苦笑着說，替曹三行刑執法的那兩名長隨，當夜曾自曹三手中得了三百兩紋銀，和我一樣，也是連夜逃出北平城外。不過他倆離城的時刻，比我更早。

至於盧管事，提起他來，曹發便不禁涕泗橫流，傷心飲泣。他說當曹三生剝那孽障的人皮時，盧管事便已猝然昏倒。後來他也曾悠悠醒轉，但他已覺撲鼻而來的，盡是那孽障的血腥。父精母血，感覺特別靈敏，於是他刺激過甚，臥病多月，不久以後死於腦充血。

慘案發生過後，曹發在官府偵辦時期，曾經坐過一兩年的監牢，血案了結，他無罪開釋。回到曹大人府，發現曹府早已人去樓空。轉往會館，驚聞他姊姊帶着那一對孿生女，不知流落何方？於是乎，他百念俱灰，而且無處投身，他只好接替他姊夫的管事職位，守一大幢屋，換一口飯吃，以迄於今。

訴盡往事，喟然長嘆，四小碟菜早已吃得一乾二淨。桌子上，一長串排列了六隻空酒壺，曹發臉上，好半天都在凝結悲酸的苦笑，我也渾渾噩噩，如醉似醒。久久，曹發雙手抱拳，向我一揖，他大着舌頭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『秦老爺，我所有的話都說完了，此刻我已經酒醉飯飽。今日叨擾，多謝您老的抬舉，這一頓酒飯，是我一世都忘不了的。』

我連忙喊茶房結賬，心裏在想，無論如何，我該再雇一輛車，將這飽經憂患的老人，送回殯房裏棺木排列成行的會館。

吉星高照

章君穀著

出版者：皇冠雜誌社
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
電話：七七一六八二二

發行人：平鑫濤
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
電話：七七一六八二二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臺北市寶興街四四號
電話：三七一五九五〇

定價：新臺幣叁拾元
港幣陸元

登記證：局版臺誌第〇九四六號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初版